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七・經部・春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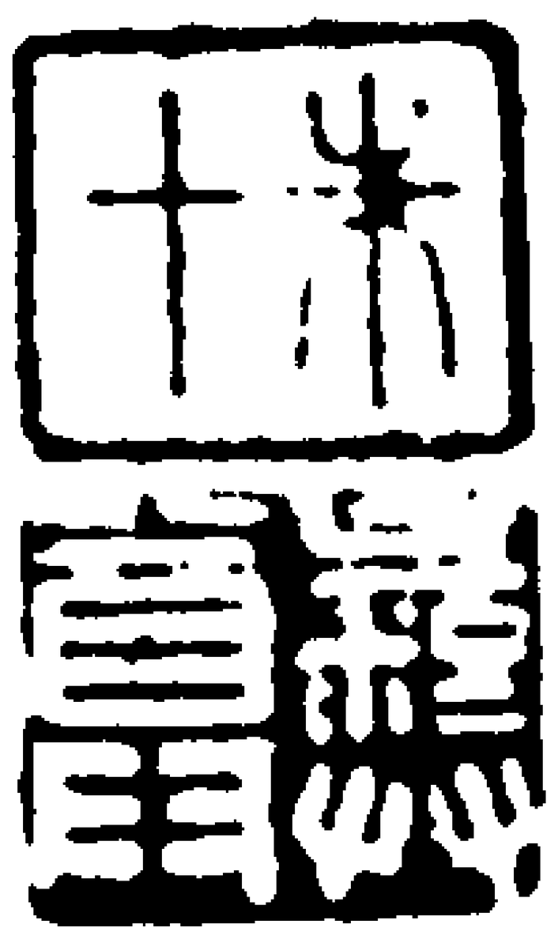
春秋傳注三十六卷提綱一卷(卷一至卷十七)〔清〕嚴啓隆撰……………………一

10/1862

春秋傳注三十六卷烏程學生
嚴啓隆爾東著爾泰甲申後遯（名在後社）
跡自稱山巔乾子始爲是書時胡氏爲（禾字往）
非而不敢盡攻其謬錢尚書愛之遂
之書勸其改作卅編成庶幾起膏肓而
鍼廢疾矣康熙戊子二月竹垞老人抄

竟因書略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



書

虞山老經生蒙叟錢謙益謹奉書于
開止徵君嚴先生門下僕家世授春
秋兒時習胡傳麤通句讀則已多所
凝議而未敢明言長而深究原委知
其爲經筵進講箴砭國論之書 國
初與張洽傳竝行已而獨行胡氏者

書一

則以其尊周攘夷發抒華夏之氣用以斡持世運鋪張金元已來驅除掃犁之局而非以爲經義當如是也竊謂左丘明親受經于仲尼公穀皆子夏之門人以宗法言之左氏則宗子也公穀則别子之子也漢世公羊盛行左氏後出立于劉釋于杜至孔氏

而始備迨于有唐之世學者鑿空好新咸欲舍傳以求經于是入主出奴三傳皆詆無質的而春秋之大義益晦元季有黄澤楚望者獨知宗左氏以通經以其說授之于東山趙汸東山屬辭諸書殆高出宋元諸儒之上而惜其所謂集傳者猶為未成之書

書二

擇焉而未詳也　本朝富順熊過有
春秋明志錄援据該博而於彭山季
氏杜撰不根之說亦有取焉則亦好
新說之過也私心不自量謂當以聖
經為經左氏為緯採集服杜已後訖
于黄趙之疏解疏通畫一訂為一書
而盡掃施丐盧仝高閣三傳之臆說

庶幾春秋一經不至為郢書燕說疑誤千載日月逾邁舊學荒落憤悶遺忘不復省記蓋二十年于此矣荒郤臥病冒絮蒙頭門下忽以春秋大聲擲示忽漫開卷頭目岑岑然俄而目光迸發心華怒生如向所失物取次得之記憶宛然口不能喻唯有歡喜

書三

踴躍而已書之大指在乎據傳以通經據經以訂傳其于文定傳義發凡起例條析理觧如秦越人之診病洞見其臟腑癥結攻伐療治瞭如指掌雖有二豎子不能逃之于膏之上肓之下也今略撮其要義如曰春秋之託始以魯隱之見弑而始其終以請

討陳恒而終又曰文公以前政在諸侯文公以後政在大夫二百四十二年間但有大夫弒諸侯不聞諸侯弒天子經爲大夫作不爲諸侯作也又曰齊桓既覇諸國無一人敢弒君者齊桓殺哀姜之威所攝也楚莊既伯二十餘年之内海内無弒君之患楚

書四

莊殺微舒之威所攝也大夫之惡莫大于趙盾聖人所取無急于楚莊此春秋大關目炳如日星古今未嘗標舉者也謂隱桓二十年間外事皆以鄭莊為綱魯隱半生全被鄭莊播弄此老吏斷獄案問得其主名無可解免者也謂盟會城築無皆譏之例謂

毋弟稱弟史家恒詞齊年鄭語初無
貶例此如良吏平反盡洗酷吏故入
文致之案深文者亦無所置其喙也
此書雖專攻胡氏如古人所謂箴膏
肓起廢疾者覈其實則根據左氏貫
穿全經胡氏弃灰之璅法一切平亭
而諸儒壘守之疑城一往摧倒斯則
書五

尼父之功臣非獨康侯之諍友也非
門下具千古心開千古眼不能信手
開闢發此快論然非僕老眼無華似
亦不能作此賞識也所最可惜者本
是通經著述之書却言為舉業而作
先之以標題舉業繼之以别論經義
先號後笑曲終奏雅高明之士一見

講章面目不待終卷已欠申恐臥矣譬之隨侯之珠光可炤乘而崑山之人用以彈鵲又若圭璋穀璧褱襲敢絜天吳紫鳳顛倒裋褐物之失所莫甚于此猶記兒時先宮保授以春秋錄疑訓之曰此晉江趙恒先生所著也先生著此書顓心屏氣以纊塞其

書六

耳然後執筆書成去其纊兩耳聾矣先輩專勤如此雖可重亦可哂也今門下所撰述縱横千古可以發口游夏輟簡咲趙而乃沿襲流俗夾雜講章徒為趙先生瑱耳之物而已豈不可為歎息哉倘門下不弃瞽言慨然改正削芟蕪梗斷為一書僕雖老耄

尚當溫繹舊聞悉意而為之序如其
不然畢竟以舉業為主經義為客則
僕之斯言或可命侍史繕寫置之末
簡使世之君子有習其讀而不欲竟
者或將為之決眥拭目蹶然而興起
也歲在丙申五月五日謙益再拜

書七

春秋傳注自序

春秋之所紀者事也而非文也其文則史而已何以筆何以削何以絕筆于獲麟何以託始於隱公則竊取之義存焉今其削者不可見就一經而觀之則莫大乎其所絕筆與所託始之意此之不辨而好言春秋譬則狂者之惑方夫且不知東西之易向也而又與言人事之際乎　陰嘗挈其端倪蹤其條件大略一本孔孟之遺言終不離以後人之測議學者從其緒而求之則千聖

之絕業可得也何言之世之言獲麟者倫矣其說百出而不離乎麟而不知麟直其寄也何謂寄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壬寘于舒州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夫陳恒弒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當時季氏之行事與陳恒之行事何異其視哀公與陳恒之視簡公何異齊弒君而魯請討豈真志在討齊哉要使三子之心知弒君一

事為人〻所欲誅萬一有人焉為楚莊石碏之為則亦事理之或然者耳至于三子不可而聖人之心戚矣故于是乎作春秋作而懼與否不可知然哀雖有違越之憂而終不蹈簡公之轍者未必非春秋之所留也若是則宜大書其事以明沐浴之義何以絶筆于獲麟而及以陳恒之事置之言外乎今夫人之有言之所及者淺不言之所寓者深夫比物連類本無預于我之生平而違與我之生平相中未有不聞之汗下

者也若直指其生平而斥之人心懼机反塞今舉陳恒之事而大書之是直指其生平而斥之也歷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至于陳恒之事將見而反為之默是比物連類本無預于三子之生平而適與其生平相中者也適有獲麟之異屹然而止使天下之人一以為紀異一以為紀祥一以為志悲一以為志喜若無預于三子也者而三子之心默然而懼默然而懟默然而悔默然而感是聖人之書全乎机也而出於誠全

乎誠也而一本於厚由是聖人之書有以收亂
賊之心而為萬世經常之本矣何以徵之即以
其託始隱公徵之夫魯隱之元年周平王之四十
九年也平王之始可託惠公之始可託今舉無
所託而獨託始于隱公何哉隱固讓國之賢君
也讓國之賢君宜不以國故弒今反至于見弒
彼直以其君為戲而以弒為常意所欲生則生
之意所欲去則去之耳若是則何難于弒聖人
之託始于隱公若曰當世之君臣宗國之往事固

有若是其可畏者耳故託始于隱公與絶筆于獲麟為一經之本義孟子所謂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是也 隆故疏其條件而曰有一經之經有一經之緯弒君三十六其經也雖非弒君而事有關于弒君者亦皆經若夫王迹之凌夷伯功之升降夷夏之盛衰大夫之專政陪臣之擅權皆緯也經之所係者重緯之所係者輕牽經緯而竝言之則說經者之大誤也而况今日會其侯明日盟其公

今日某侯來赴明日會葬某公此不過內詞所不廢夫子存之以實一經之歲月緯且不足以當之也而況經之為用乎哉 隆故疏其條件而曰有內詞有外詞內詞詳崩薨卒葬水旱螟蝝大雩郊禘朝聘君行之類皆是外詞要茍無關于王迹之淩夷伯功之升降夷夏之盛衰大夫之專政者不告則不書有詳而當乎一經之經有要而止于一經之緯此在學者之自為辨晰而已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但有大夫弑諸侯不聞

自序　四

諸侯弑天子經為大夫作不為諸侯作也故夫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文公以前政在諸侯天下弑君之禍猶緩文公以後政在大夫天下弑君之禍益急　隆故疏其條件而曰有一經之賓有一經之主賓者何文公以前是也主者何文公以後是也至若詞之為用有複有單有一事而僅見一詞者有一事而始終備載者則詳略之用貽爲善乎左氏之言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

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修之葢所以美春秋者大略如此而以歸于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則非後之言經者其說愈煩其文愈鑿至求于或稱爵或不稱爵或名或不名或人或不人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或至或不至離于事而究于文嗚呼聖人之旨隱矣

丁酉菊月烏程後學嚴啓隆書于墨蕉園之澹軒

春秋傳注提綱

一明原

原者何原聖人之德也聖人作經其文則史其所竊取之義又不著於文字之間何故春秋成而亂賊懼萬世之人赫然炳日月而流江河相與尊其義於不悖哉葢以聖人作經實在臨歿之年其道德之盛為世主之所欽卿士大夫之仰所仰及門弟子之所揚榷而奉行之者已非一日而又當贊易以翼經刪詩

書以垂訓之後世但有所筆必知其為聖人之書且懼而作書〻成而無沒〻以自明之意迨乎歿而其書始行以故竊取之義漸為當世所繹思群弟子所講習其所為誅亂臣討賊子之義亦漸悟而得其意之所存于是天地之性各見于人心惕然而動其悔禍之意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賊懼則以戰國之亂方烈于春秋而弒父弒君之禍反不甚作則一治之功已實見于百年之內非虛加之譽

已也然則此書而不作于孔子即有此竊取之義人亦未必懼即作于孔子而有汲汲以自明之意則其自懼也不切而人亦不能終古而為之懼然則亂賊之懼與此書之所以為經全乎聖人之德與聖人之懼而不在乎區區事義之間也作明原第一

一明義

凡讀春秋當首觀其絕筆之義與托始之情而後一經之綱領始挈何故絕筆於獲麟論語

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三子不可此春秋之所以絕筆聖人所甚欲明之甚欲晦之終其身不以告人者也今觀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其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壬寅於舒州六月齊人弒其君壬於舒州夫子懼三子復為陳恒而哀公之不免于齊簡丁是假魯史以作經以默示夫力曉三桓力警哀公之意若將此事寘之言內則所曉三桓與警哀公之意全乎不著若

竟絶筆于此事則于識切當世之意又懼太明〻之不可晦之不可于是巧為之法而絶筆于獲麟使當其事者如逆子之聞雷自驚自懼而自在事外不關痛癢之人則直以為為麟而已矣故麟之説百變以至于今而卒無能得其解者則聖人之所不欲著也今以托始隱公之説証之夫使為周衰而作則何不始於平王之初而始于平之四十九年又何不始于孝公之世惠公之世而必始于隱蓋

以讓國之賢君心可旌乎白水而一不免為賊臣之所弑托始于此則天下知作經之本意確乎其為臣弑君子弑父而作而與絕筆獲麟之意昭然相見于終始之間內自子般以迄昭公外自州吁以迄陽生皆包舉于一始一終之內則春秋一書但有誅亂臣討賊子之一義而更無他義之可言也然則引他義以說經皆如迷者之易方盲者之揣籥其說愈詳其旨愈遠自左氏以來共相誑惑以

至于今不知其幾何年矣隆不揣竊欲起古人而問之

凡讀春秋當明賓主何謂賓文公以前是也何謂主文公以後是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指文公以前而言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指文公以後而言何謂文公以後春秋之初鄭莊為孽攬天子之權以歸諸已其時天子失

馭政在諸侯亂端雖啓尚無煽于臣弒君子弒父之變春秋一書可以作可以無作所謂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也文公以後趙盾專晉攬權任數卒使政歸于臣列國因之各逞其勢各凌其君魯成季氏衛成孫氏齊成陳氏鄭成三卿陳成二慶列國之君各寄虛位于權臣之上而天下之倒置乃極夫春秋以來但聞大夫弒諸侯不聞諸侯弒天子繼不得政已知大夫之難治矣又舉一國之柄

而盡歸之則頃盻之際即為風雲弑一君更立一君何待咄嗟而後辨哉於是不得已而作經所謂政在大夫則雖以庶人之賤犯天下之不韙而不能不為之一議者也是則經為大夫作不為諸侯作也故曰文公以後為一經之主且自晉有趙盾而天下之弑君者十五年間其事八見楚莊一出名正言順以討徵舒則二十五年之内寂然無一聞事皆在于文公之後痛心切骨非復前此之情可

以作可以無作之比然則但言誅討尚未明乎誅討之緩急也而況夷誅討于他義乎哉吾以是歎諸傳家之舉不得其要領也

凡讀春秋當明經緯誅亂臣討賊子其為此經之本義不待辯矣然經所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豈皆一出於弒君葢有旁見雜出以實一經之歲月者矣又將何道以治之乎此非無義也雖有其義不足以當一經之義則爝火螢光終無與于日月之焰也今以弒君諸

條及事涉弑君者為此經之經而以旁見雜出以實一經之歲月者為此經之緯則窃取之義約然在經而不復在緯〻縱有義付之不問可也作明義第二

一明事

春秋之所記者事而已矣而文無與焉文者所以載事不聞文以載義也故必明于事而後可以言義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是盟蔑之事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

公立而求成焉是盟宿之事衛爲公孫滑伐
鄭取廩延已而鄭人伐衛討滑之亂是伐衛
之事若以盟爲義而謂盟即聖人之所惡以
征伐大權爲義而謂伐即聖人之所惡則全
離其事矣如蔡侯鄭伯會于鄧傳言始懼楚
也義在楚始强不在蔡鄭始懼若以懼爲義
而謂懼即聖人之所惡如荆敗蔡師于莘以
蔡侯獻舞歸經言荆始横也若以蔡爲義而
謂歸即聖人之所惡如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經言齊用強也若以譚為義而謂無罪見討為聖人之所恕則全移其事矣如胥命于蒲所以相命者當自有事而即以胥命為其事會曹伐鄭復納厲公而直以蔡衛後先為其事三國伐宋討宋之背北杏也而直以將平師少為其事則全遺其事矣如州吁弒其君完而自立是州吁之事連稱管至父弒齊襄而立無知是無知之事若舍州吁無知之罪而以不稱公子不稱公孫為衛莊齊僖之咎則

全悖其事矣如經書同盟者十有六他盟皆次第數此則一時數故言同而強為之說曰諸侯同欲而書同惡其反覆而書同如會畢即伐急于納厲公期諸侯于棐林所以討伐鄭而強為之說曰地而後伐為疑詞地而後伐以著其美如會王世子于首止以鄭伯之有二心也而復盟宰周公會于葵丘以叔帯之謀未息也而復盟會于宋所以訂弭兵以屈建之言交見也而復盟會于平丘所以合諸

侯以齊人之有異志也而復盟〻與會各自
為事而強為之說曰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
有大美惡焉則曲生其事矣如圍宋彭城以
討五大夫也而專惑于追書之說城虎牢以
偪鄭也戍鄭虎牢尤以偪鄭也而專惑于城
戍
不繫鄭戍還繫鄭之說則反棄其事矣原其
所以繫于以文為義而不知夫義之在事又
不知夫事之在左氏故其奏記高宗曰左氏
繁碎不宜虛費光陰此正文定之所以誤也

今於每條之下專明事實後略說義〻所不及則但詳事實不復說義其傳與經違及理所難信者亦復時有辯晰或左氏不備間採他書以佐之什一千百要之不離乎左氏也

春秋紀事用編年故事嘗雜出要其本末未嘗不具苟循其緒而求之則條理秩如可燭炤而數也有數條而秖言一事者有數十條而秖言一事者有數條而始竟一事者有數十條而始竟一事者如莒人入向無駭入極紀

子伯莒子盟于密莒人伐紀取牟婁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此數條而秖言一事者也如伯姬歸于紀叔姬歸于紀齊侯鄭伯如紀公會紀侯于郕紀侯來朝天王使家父來聘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〻季姜歸于京師齊鄭衛來戰于郎公會齊侯于艾公會齊紀盟于黄齊師遷紀郱鄑郚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紀叔姬歸于酅紀叔姬卒葬紀叔姬此數十條而秖言

一事者也如有克段然後有伐衛之師有伐衛然後有東門之役有東門然後有入郛之兵有入郛然後有長葛之圍有長葛然後有華督之弑此數條而始竟一事者也如馬陵之役吳入州來鍾離會戚會柤會向極之戰長岸敗雞父至于柏舉之師楚人失郢而後通吳之策始遂此又數十條而始竟一事者也迹其首尾而知盛衰迹其盛衰而知升降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所書者不過數十餘事

而已矣又多乎哉此讀春秋者貴乎求其事
而不在乎揣其文也作明事第三

一明文

孟子曰其文則史〻者魯史之舊文聖人即魯
史之舊文以寓作經之大義不聞有所是正
于其文也　自史記曰筆則筆削則削子夏
之徒不能贊一詞於是後世之言經者遂舍
孟氏而專從史記矣要其所以見惑之故則
曰經實有異文如會于稷以成宋亂如鄭棄

其師如天王狩于河陽如會于澶淵宋災故之類有此異文則他處之或爵或人或名或字之類疑皆聖人之筆削甚則舉夫元年春王正月秋七月之類而皆以聖人之文當之於是舍事論文之說沸然而起今試舉史文之可議而聖人之所終不為改者一略數之夫閏月定四時成歲唐虞已然閏無定月氣盈則名斗指兩辰之間天之垂象固可據也周自幽王以後曆官失傳遂置閏月於歲尾

故言閏月不言閏其月以閏為歲尾之定名也若舊史可改則首宜改者宜莫若閏今仍以閏月書是不改者一矣僖公二十八年公兩朝于王所其明年告廟飲至朝王為重則當言公至自王所今仍以圍許至是不改者二矣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公孫敖如京師必在天王之崩後十月乙酉公子遂會雒戎之前今因丙戌奔莒然後挈書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是為奔莒書不

為弔天王書是不改者三矣鄭伯使宛來歸祊義在歸祊不在使宛韓穿來言汶陽田義在言汶陽不在使穿今仍書使宛使韓穿是不改者四矣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義在晉敗秦不在及姜戎齊侯伐我北鄙遂伐曹入其郛義在伐曹不在入郛伐莒取向則莒人之不肯可知公會齊侯於夾谷則及齊平可知今皆仍史文之贅記而書則不改者五矣哀公十二年十有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

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火猶西流則今之八月也舊史可改則宜改者莫急于此今仍司曆之迥而誤書則不改者六矣州吁以後商人以前亂賊之人未知禁告々者得以實聞自趙盾有自辯之言鄭公子宋移獄于歸生而天下始知弒君之名之當避于是晉乘書不以名告鄭公子騑楚公子圍皆以疾赴楚公子棄疾以比弒其君聞而已乃自居于殺比使舊史可改則不書其

名者當直著其名不言其弑者當直言其弑。今皆仍史文之僞告而書則舊史之文固無一字之改矣凡此之類雖可悉數何獨于棄師河陽之事而以為斷制其義于會稷澶淵之事而以為增益其詞也哉然則告有參差史有文質或略或詳或顯或晦總非經義之所存必欲執文以言經而動指為聖人之義是枉為舊史作傳而於聖情了無涉也則正聖情所大戚也作明文第四

一明内外

内者魯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及宋人盟于宿祭伯來之類是也外者他國來告之事鄭伯克段于鄢鄭人伐衛齊鄭盟于石門之類是也内詞詳若君行若大夫出若來聘若來朝若受兵若徃伐若築若城若婚姻若時祭若水旱若螽螟之類無不悉書其義之所係徃徃而細外詞必告而後書或專告魯或徧告以及魯苟非理所宜告與意所欲告則不來

告其義之所係往往而鉅今取内事之最細與外事之最鉅者而各舉一字以爲之言則此可以立義彼亦可以立義斷爛朝報之譏其難免于妄人之口矣當知内事有時或鉅而細者恒多外事有時或細而鉅者恒多分類而觀則若綱在綱秩然可數其有伯主之令而魯往會盟則雖内詞而實外事告崩告卒而魯使往弔則雖外詞而實内事又不可執一論爲作明内外第五

一明告

周禮列國各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掌四方之事者謂他國來告則史得而書之達四方之志者謂我國有事則史得而告之故有國滅而史未嘗滅者則猶得以國之見滅告于諸侯也是以州吁弒君則曰衛人來告亂甲戌已丑陳侯鮑卒則曰國人分散故再赴國人分散則史亦分散也其有本非大故而與魯有涉則小事亦告如莒人入向

莒人伐紀取年婁之類所謂專告在魯者是其有天下之大故告於諸侯如鄭伯克段于鄢鄭人伐衛齊鄭盟于石門之類所謂徧告及魯者是其有本爲天下之大故而彼不來告如鄭高渠彌弑昭公齊人殺子亹鄭傅瑕弑子儀陳陀殺太子曹負芻殺太子衛殺太子伋鄭殺太子華之類則不見經縣不告其王朝大故宜必得書而王室衰微史或不脩或雖備而紀綱已弛不嚴赴告則子克子頹

之難竟不來告其晉楚秦三國春秋之初本
已強大而赴告未通則不告其吳在成公以
前并兼所及已在江淮之際而未通上國則
不告其楚滅江漢間小國無歲無事而南北
方敵則不告惟盟齊之後魯方婚楚則伐隨
伐陳圍陳納頓滅夔之役即頻來告踐土後
魯服晉遂不復告其魯與晉本相終始而晉
方怒魯當晉成初立以後黑壤用賂以前如
晉侯伐鄭及郔荀林父救鄭伐陳之類則不

見經繇不告其有本一事而伐國者示威則伐國者告受伐者示懲則受伐者告其褒公以後赴告日煩雖當兩敵用兵之際而諸侯卒塟及殺大臣等事亦無不告其有兩國皆來告而一國先告則據先告之國詞以書後亦不復贅書其有兩國本皆不告而公親在行君行史從則以事有相涉而亦書凡此皆告之情狀即所以獲見于經之情狀左氏親見舊史舊史本無文故得確知其為不告也

作明告第六

一明筆削

筆削之說出自史記左氏絶無其文當思左氏
春秋時人其親受經于仲尼雖不可知要之
舊史之文則所親見也假令舊史所有聖筆
所無則筆削之說當已早發于左氏矣何待
漢時而後發乎其曰不告故不書者明是舊
史本無而本無之故必有當日之人為之口
授故不告之說最為可憑筆削之說最無可

憑也今試就筆削而辨之夫所謂筆則筆者指其所存者以為言也既指所存者以為言則此語已為虛位既而訛以傳訛遂謂有所改正于舊文則并史遷之意而失之矣故筆之一字直可竟廢所謂削則削者指其所去者以為言也舊史既亡所去之迹終不可見今就外詞以推之夫必有關于乎大義而後存則必無關於大義而後去今若隱五年之衛師入郕八年之宋衛遇垂十年之齊鄭入

郰此亦何關於大義乎又若桓三年之胥命於蒲莊四年之三國遇垂十年之宋人遷宿二十九年之鄭人侵許僖十五年之宋人伐曹三十年之介人侵蕭文五年之秦人入郡宣九年之齊侯伐萊宋人圍滕十年之齊崔氏出奔衛宋師伐滕成十二年之周公出奔晉十七年之齊高無咎出奔莒襄十七年之宋人伐陳宋華臣出奔陳三十年之王子瑕奔晉昭元年之秦鍼出奔晉十四年之莒殺

意恢十九年之齊高發伐莒定十二年十三年之衛公孟彄伐曹十四年之公孟彄出奔鄭哀十一年之陳轅頗出奔鄭衛世叔齊出奔宋之類此又何關於大義乎無關于大義而亦書之則是削之一法實未嘗加於外詞削之為言亦既先失其半矣復就內詞以推之內詞所書無關于大義者什之七以為有削何獨不削不削則無輕削可知惟是內女嫁於諸侯法宜得書而所書者不過紀伯姬

紀叔姬杞伯姬鄫季姬宋伯姬内女嫁為夫人其卒也亦必來告法宜得書而所書姬卒者惟七四時之烝法宜得書而所書烝嘗者惟三每歲孟春之有郊五年一禘之有禘每歲龍見之有雩法宜得書而所書郊者惟九禘者惟二雩者惟二十公不朝正于廟法宜得書而所書公在楚公在乾侯者惟四内大夫卒法宜得書而桓莊四十九年不一書此疑有削然亦意之云然豈能確見其為是哉

攷複　麟後

僖一書秋八月大雩而郊禘嘗祀皆不書則所謂疑經有削者寔是扶桑

是執削之一法以說經是使聖人之意空寄於所不可知之地者不知凡幾而凡見於傳而不見于經者皆得疑為聖人之所削矣然則文何據為去取而于此條則獨削于彼條則獨不當削乎是知主筆削以言經全乎無據不告則不書益確然其有據矣作明筆削第七

一明改

經

經有正事有旁事正事依經旁事軌出如元年春王正月本為公即位而書此正事也而此

春正月確是冬十一月此春正月之稱確是周先王所改稱即是旁事公伐齊納子糾此正事也而子糾小白確是齊僖子非齊襄子即是旁事宋督弒與夷并及孔父此正事也而三大夫確以大臣故并告非為死節書即是旁事會于北杏以平宋亂此正事也而蔡哀侯已入楚此來會者確是世子盻即是旁事圍宋彭城討五大夫此正事也而齊獨不會晉以為討至戚之會齊亦不至即是旁事

旁事皆所當攷然雜之正事則正事之義類不清今以正事歸傳以旁事歸注凡所當攷者悉屬之注庶使讀者燎然無與正事相奪倫焉作明攷第八

丁酉菊月島程嚴啓隆志

諸國廢興原委
諸國官制攷
諸國用人異制攷
大夫爲卿攷
晉中軍楚令尹攷
晉六卿八卿攷
大夫有謚攷 惟齊魯晉衛有謚餘俱無
鄭人反覆攷 附陳蔡許
盟有載書攷

凡告有詞攷

左氏事實間有可疑

左氏說經之誤

諸家彙論互有短長

弑君

逐君

討賊

賊見殺

党賊　　忘賊

大夫爲卿攷

周法惟天子有卿諸侯惟大夫不得稱卿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則以諸侯而入爲卿也諸侯有卿自齊高國始傳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高王朝大夫王以齊有大功特使二大夫下佐齊治王朝大夫不得仍以大夫稱故假卿名以重之僖十二年齊使管仲如京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則高國齊之上卿也侯國之卿名

自此始矣其後晉作三軍遂有上中下軍將佐之說僖二十七年傳云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則凡將佐三軍者皆謂之卿而又别有上軍大夫中下軍大夫之號卿之自别于大夫明甚卿為侯國之常稱亦不自知其僭矣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則列國大夫皆僭稱卿故三十年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則衛亦自置卿三十三年

晉以一命〻郤缺為卿亦未有軍行則將佐而外復聞有卿〻爵始濫而文元年穆伯如齊傳曰凡君即位卿出竝聘魯亦自置卿自是卿之名遍于侯國父死子代世〻卿之禍成矣春秋所書終曰大夫則策書有体終不得以卿僭也孟子曰君一位卿一位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蓋踵春秋之習沿及戰國而云然以為周班爵祿之制則既去之籍未嘗據之以為真也

春秋傳注　卷之一

爲程嚴啓隆輯

隱公一

公名息姑惠公子聲子所生在位十一年遇弒娶夫人不見經盖是爲公子時所取夫人薨又在公薨後故亦不成喪不見經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　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侯郄二年曲沃莊伯鮮十一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得以即位之明年爲元年史官志之以倫一君之終始魯自伯禽受

卷之一

封傳世十三僭有史文夫子作經截之自隱公而始故起隱公元年迄于獲麟共二百四十有二年截之自隱公而始者所謂托始于隱公也已明義茲不復贅

春王正月

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此春正月實是冬十有一月而曰春正月者殷人改朔而不改時故商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周始易之命曰春正以一民聽法久則精理固然也儒者以為聖人之所改則悖矣尚書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戊午師逾孟津漢書律曆志云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國語伶州鳩亦云武王伐殷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今歲攷殷

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歲星在張十三度日宿房五度月宿箕七度越三日即周正月辛卯朔日月合辰在斗前一度與漢書所載正同然則泰誓之所謂春正指此年之子月故冬至正在此月辛卯壬辰戊午已未皆正月之日故日一月也春正月之稱斷自周改正無疑如云聖人所改則哀公十有五年經已絕筆亦有春王正月之書亦豈聖人之所改耶凡若此者明係魯史舊文而一以為裁自聖筆既以擅作之罪橫坐夫子又使竊取之義繫而繁興學春秋者不可以不辨

凡紀事者首紀年次紀月所以備四時其稱王尊周之道義也即位之元年必書春王正月者即位當行即位禮史記一君之始則書

卷之一

王正月以重之然而不書即位者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自以攝位不行即位禮史故無書以為聖人之筆削則義之妄自此始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內盟君舉則書外盟憑告而後書故經于內盟詳而于外盟畧○左氏謂即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今按未王命何不直稱邾人桓十七年盟趡稱儀父是仍未王命也然隱五年已經邾人鄭人伐宋何取是知春秋之初稱謂不定史之所録不得更以意求○邾今山東兗州府之鄒縣蔑今兗州府泗水縣

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君舉則書非義所係所謂夫子述之以實一經之歲月者也

夏五月鄭伯莊克段于鄢鄭告○鄭與魯本有狐壤之隙而亦來告者鄭伯時為王卿士凡所舉動皆得告于諸侯以示威蓋偏告而魯書之非專告魯也○鄢即鄢陵今河南開封府鄢陵縣

此外事之首見也史於外事憑告則書鄭既來告必告段罪故沒其母弟之親而以克亂播于諸侯克段于鄢即鄭伯之告詞不當誤以罪莊讀也聖人作經即本魯史舊文其所罪莊別自有在不以莊之兄弟義為義罪莊若何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卷之一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實始鄭莊當是時周室雖衰王綱未解鄭莊桓公之孫武公之子桓即宣王之母弟於周最親兩世為王卿士蕉以鄭莊才略十倍諸君使其乃心王室則上尊共主下率群侯猶可致周室復興使禮樂征伐還歸天子而今日伐衛明日伐宋相仇相黨迄于射王苟無鄭莊烏至而啓春秋之亂哉揆厥所繇實自克段之日為始有克段然後有伐衛之兵有伐

衛然後有東門之役有東門然後有入郛之師有入郛然後有長葛之圍有長葛然後有華督之弑事之相因不可斷絕經于外事不加筆削從其本始而脩存之未嘗專以兄弟爲義故罪鄭莊不在克段罪克段不在克段之文克段之文蓋鄭伯之告文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車馬曰賵）

惠公之薨已在此年之前猶歸賵者將改葬于今年之十月也改葬不書仲子未死王欲成之為夫人并歸其賵故左氏有預凶事之譏猶稱仲子者所以別于元妃之孟子考宮之稱亦猶

是也宰非冢宰故稱名經據舊文是是非具存不以名稱為褒貶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則仲子惠公之再娶也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適再娶不可為夫人視媵妾則尊故隱桓適庶之說疑惠公既以仲子為夫人遂以桓公為適子惠公薨桓公少隱公立而奉之攝位十一年終欲讓弟公子翬譖之竟弒隱公此固亂賊之

文定亦是此意但咬出宰咺書名以見貶即偏見即杜撰矣

已橫哉柳亦適庶之說先有以亂國人之公（說透骨髓）論也今之歸賵是欲成之為夫人成仲子為夫人所以成桓公為適適子適妾之辨長幼之序君臣之義諸侯不能正則待天子以正之今以天子而成仲子為夫人成桓公為適子是教亂也尚可以為王法乎聖人作經下正及陪臣上正及天子而史氏之言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王室之是非昭然其不可沒矣（所謂雖非弒君而事有關于弒君者亦皆經是也）是即討桓之本論也矣

卷之一

九月及宋人穆盟于宿春秋內不言公或蒙上文或微者或闕文不可為定義外稱人文公以前史尚樸君臣皆用之○其地以國ㄑ亦與焉隱公八年宿男卒來赴則宿或與盟可知然則此亦參盟也○宿國今鳳陽府宿州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為脩好睦隣隱之賢行可知也內事詳君行則書非義所係

冬十有二月祭公來祭伯畿內諸侯

但書曰來其所以來不可知內詞詳非義所係

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謂史因此不詳非以此明厚薄也

舊史内大夫卒則書自隱元迄春秋之末皆然惟桓十八年莊三十一年不一書至公子牙而始書不審其故向疑經削恐未然

庚申平王五十年

二年

齊僖十晉鄂三衛桓十四蔡宣二十九鄭莊二十三曹桓三十六陳桓二十四杞武三十宋穆八秦文四十五楚武二十

春公會戎于潛

潛未詳

此徐州之戎在魯東郊者也三代以前華戎雜居種人稀少不能大為中國患聖王在上聽其叛服以警子孫謹邊鄙而已惠公時與

卷之一

戎有好隱公立而脩之君行則書非義所係春秋謹華夷之辨謂若吳楚然地大民衆而慢宗周是為中國憂蠕〻蠢動之戎似非所急也戎請盟公辭秋始及盟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向莒魯閒小國今山東莒州南有向城屬後于魯向雖來告實同內詞○無駭未賜族止書名然有寔公子而亦止書名者又不可以無駭例○經于外大夫多稱人至文公時始書名今無駭即書名書帥師內外異詞即此已見○極未詳

莒子娶于向〻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

讀細事淂此便開眼目

以姜氏還此亦事之最細者矣何以告于魯而史特書之也哉蓋向屬役于魯者也莒人入向即是犯魯〻亦怒而使無駭入其外邑以報之此莒魯相仇之始事也於時紀方婚魯欲為魯人解小忿之爭故紀莒為盟傳言魯故平而不平致有牟婁之師至八年而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魯之仇始釋入向所以為內詞內詞詳非義所係牟婁是紀非杞詳見後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其書日史遠詳之唐今山東兗州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緰音繻

府魚臺縣境

戎復請盟也君行則書非義所係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外大夫為君逆一經中惟此一條此豈有意即史在

隱公之世或畧或詳不可為典要經因其舊而書之義在姻婦不在逆女也冬十

月伯姬歸于紀以此推之則內女嫁于諸侯舊史之備錄可知然見于經者不

過數條是有削也經于內事有削意或在此

先儒曰譏不親迎也夫自紀伯姬杞伯姬外

書不數人豈外此皆能親迎遂無可謪耶竊

意內女出嫁非有關于後事者不書齊欲滅

紀叔姬以媵妾之賤從紀侯于患難之中不歸宗國而歸于酅鄭孝之風可以旌矣不言伯姬之歸安見叔姬之為媵乎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當為杞惠公之妻二十七年公會于洮其冬又來而惠公即來朝于魯降而稱伯姬之來為惠公也僖公五年惠公甫卒而伯姬又來朝其子以自托于魯二十七年杞子來朝魯入杞討不共伯姬又來以謝過三十一年復為少子求婦于僖公則伯姬之

卷之一

終始勤勞所以為杞之分盡矣將有其末先録其本歸杞安得不書若夫季姬歸鄫志變可知伯姬歸宋賢行可知此以外則終春秋之世不復書親迎之説于斯絶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紀告○紀子伯左作子帛杜謂履緰之字然春秋之初稱謂不定如上邾儀父亦然不可更以意説○密未詳今山東萊州府濰縣昌邑疑其地

傳曰魯故蓋紀欲為魯解忿于莒也魯故則内詞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仲子也隱讓桓為適于成其母喪以赴于諸侯故稱夫人仲子未死而王先歸賵向當疑之今知然者以此年冬十二月薨至五年之九月三年喪畢撤寢廟而圖宮期相值也如云薨已在前則不應緩有考宮之事不書葬者杜云不反哭益將別立宮則不祔于姑可知不祔姑則亦不反哭也當時禮臣于桓母事益亦多有難安者

鄭人伐衛鄭告衛罪○衛伐鄭取廩延不告則不書以此益知鄭之偏告益扶王權以

春秋傳注 隱公一 九

示威矣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所謂有克段然後有伐衛之兵也為王卿士不能尊奬王室率天下諸侯以宗周而內戕骨月日尋干兵天下之無王自此始矣聖人曰東周之罪人鄭其首也

辛平王五十
酉一年崩

三年

齊僖十一晉鄂四衛桓十五蔡宣三十鄭莊二十四曹桓三十七陳桓二十五杞武三十一宋穆九年辛秦文四十六楚武二十一

此處傳闕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正月無事則書二月二月無事則書三月

仍稱王皆史法也○日食必在朔東遷以來日官失傳月之大小不得其度日食或在晦或在朔之明日不可以言朔故自隨隱迄文有不言朔甚或并不言日文以後始皆書日襄二十年後始皆書朔

三月庚戌天王崩太子洩父早卒立其孫林是為桓王

凡崩卒以來赴言凡葬以往會言告崩則弔告葬則會臣子之常也平王崩何以不葬蓋自犬戎殺幽王公私剽掠無遺諸侯職貢不以時至七月而葬之期不可問矣以故秋武

氏子來求賻而魯不會葬非魯不會周不能以禮接諸侯也莊僖頃三王崩葬皆不書疑皆不赴不赴則失弔葬非魯之罪惠定靈三王書崩而不書葬與平王同而事各不同惠王之崩有子帶之難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葬疑在前故不會定王時王室如故魯亦絕無內外憂其亦不會葬大不敬也靈王之葬襄公在楚甫歸季宿當國不以葬天王為事皆事之實不可以概論莊僖頃三王所以不赴不可得

知或曰此有筆削則不然史苟有書聖人不以削天王立義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傳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書姓不言葬不為公故曰君氏此確傳也蓋隱既自處于攝必不敢處其母以夫人乃仲子既死聲子必攝女君於禮亦得稱君且子方為君又無君母死而不書之禮書曰君氏卒固一

卷之一

時之權實亦聖人所不能易也自公羊誤為尹氏始有譏世卿之説抑思王臣來赴惟王子虎有事于踐土劉卷有事于召陵令尹氏縱有此稱未嘗有事于諸侯何故來赴且王子虎劉卷赴不以日則不書日此詳月日明乎其為内夫人之詞

秋武氏子來求賻貸財曰賻父在故稱子不稱名稚也是時王室喪遣及稚子經以求賻故錄之不以武氏子未成不稱使在喪故也

王崩已及半載而魯不會葬乃至求賻于諸

侯王室貧諸侯肆概可知已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凡告君卒必告其名所以重終事其有卒不書名如滕侯宿男杞子薛伯滕子秦伯之類自是告名者之夫傳言未同盟故不書名者誤○諸侯卒則来赴来赴則弔之故凡卒皆内詞○侄與夷立是為殤公

宋穆公和者宣公之弟也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疾還屬與夷而立之使其子馮出居于鄭穆公死殤公忌馮故屢伐鄭

冬十有二月齊侯僖鄭伯盟于石門此亦鄭告也齊無要魯心室不急于告魯○石門齊地今山東東平州平陰縣有石門山鄭欲親齊故越千里以盟

春秋傳注　隱公一　十二

卷之一
齊傳曰鄭伯之車僨于齊鄭往盟也
特盟者兩國自相為盟也内之若密若艾若浮來屢見于經以此逆知外亦有特盟其不見于經者外特盟不徧告也石門何以書告也石門何以獨告當是時東諸侯莫強于齊而魯為次中諸侯莫強于宋而衛為次鄭挾天子之權以親齊輸平于我以親魯居子馮而不拒以挾宋三者既合遂將為所欲為所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攬天子之權以歸諸

已者也鄭將為所欲為遂以盟石門先告諸侯夫諸侯無黨有党則有仇諸侯之黨合則天子之勢孤為王卿士不能尊奬王室偏率天下諸侯以宗周而樹黨尋仇睥睨宋衛間而冀有事天下之無王自此始矣聖人曰東周之罪人鄭其首也

癸未葬宋穆公諸侯五月而葬雖有常期亦須得告〻則會葬故凡書葬皆內詞

葬宋公而不葬天子當日之視天子為何如哉嗚呼此世變之所以始也

卷之一

壬戌桓王元年

四年 齊僖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弑蔡宣三十一鄭莊二十五曹桓三十八陳桓二十六杞武三十二宋殤公與夷元年秦文四十七楚武二十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紀告

有此確証方可訂訛

杞紀之誤也紀莒既盟于家以平莒魯之爭猶復伐紀取牟婁者必猶有所未平也何以知杞之為紀子牟婁在今青州府安丘縣南昭四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則與魯接壤可知杞至僖四年始遷緣陵今尚在陳留雍丘為河南之杞縣莒乃山東之莒州杞莒尚遠何緣

取其界邑况確證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郱即駢邑青州府之臨朐縣鄑即萊州府之昌邑縣在牟婁之北部在安丘縣西南六十里即臨朐縣界在牟婁之東南郱鄑郚是紀邑何獨牟婁為杞邑乎此可以證杞之為紀矣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凡告君見弒必告君名與告卒同

公子州吁衛莊公之寵子也當莊公時已立陳女厲嬀之子完為世子莊之二十三年為魯惠公之年莊公卒世子完立是為桓公桓

卷之一

之二年州吁驕肆桓公絀之州吁出奔桓之十
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
友桓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
公州吁自立為衛君此入春秋來弒君之首
見也春秋誅亂臣討賊子苟書其事即為刑
書不以有稱不稱為義故不告公子即不稱
公子不告公孫即不稱公孫告世子即稱世
子悉本舊史經無異文胡氏就文索義因謂
莊之存日不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故削其公

子齊僖存日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故削其公孫及乎商臣稱世子則又曰楚成存日不以世子之道待商臣故稱世子說既自悖而又舍其誅討之大情紛紛焉就君父而為之說犯教害義亂臣賊子永無自懼之日矣是則說經者之大過也已○曰不稱公子則固衛之告文矣若夫弒君之名人人之所同惡也故晉書趙盾盾曰不然齊書崔杼則殺太史以滅口故鄭公子騑楚公圍子圍皆以疾偽

卷之一

赴而晉欒書不告以名今曰衞州吁弑其君吁方爲君豈亦衞人所敢告乎曰春秋之初亂賊之人未知禁告丶者得以實聞州吁雖弑君而自立然衞猶有人必實來告故傳曰衞人來告亂則州吁弑君之文其即衞之告文可知其後世愈變俗愈狡始有殺太史以滅口矯以瘧疾赴諸侯者若因後不書弑而疑今之書弑爲聖人之文或因今之書弑而疑後不書弑爲實非弑轉輾錯誤不可究詰

則春秋一書終古無自明之日矣當知言弒與否總實告文經以書其事為義不以言弒不言弒為義也

夏公及宋公殤遇于清不期而會曰遇相期也而亦曰遇用遇禮也○清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來告亂公及宋公遇于清夫本欲為盟因衛亂而中止隱蓋痛心于衛事矣邾定公之時有子弒其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

卷之一

隱有失席之心而無其斷是以可惜然而隱之賢詎可沒哉

宋公陳侯桓蔡人宣衛人吁州伐鄭宋告○上稱爵下稱人則稱人者大夫也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〻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

五日而還所謂有伐衛然後有東門之師也宋黨魯故以討馮告以弒君之人而求寵于諸侯諸侯寵之宋又告于諸侯以討馮天下之亂不可止矣

秋翬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孝公子惠公弟隱公之叔父也不稱公子者春秋所稱本無定例來聘之咺歸枋之宛盟折之柔伐衛之溺盟公之處父楚殺之得臣史但書其名豈皆有所謂翬不稱公子亦猶是也如云未賜氏則公子不待賜如云疾之則逆女時何獨不當疾乎○宋來乞師不書當是微者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

卷之一

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夫公知吁之不可與而辭宋辭宋所以絕吁絕吁何事而可以固請而行也哉公有絕吁之心而不能斷卒為羽父之所窺鍾巫之事吾慮隱之將及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以討賊布告諸侯○濮衛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一名帝丘一名洹殺在衛地所以得告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以立君布告諸侯其他繼亂得立如宋御說晉黑臀與周之類自因不告故不書○晉即宣公莊公子桓公弟

看到此處方令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于衛夫石碏告老之大夫也當莊公時故嘗諫州吁而禁石厚父子之際喜怒之意誰能不見于懷況更十六年一旦而有弒君之事願使與弒子:之子反問定君之計焉此其操心亦已密矣逆知吁之必至于亂而不復言

春秋傳注　隱公一　十八

（石大夫首肯）

（此三鈇案方是銘功之寔據）

卷之一

逆知厚之終與于亂而不復禁十六年閒刻刻以討吁為事故雖以告老之大夫嘗與陳之執政有腹心之議而子不知所以一介之使往告于陳〻即應之如左右手也嗟乎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獨一老之臣深慮密計以行其事以衛人討衛罪不假（一案）外兵三月弑君九月（二案）而即得討而又殺（三案）之衛地以滅國人之憤報先君之靈偉哉烈丈夫之所為終春秋之世不再覩矣故曰衛人殺州吁于（即史文即經意妙甚）

至今忠憤之情淋漓楮墨

濮與碏之辭也又曰衛人立晉亦與碏之辭也大惡既除正告宗廟逆先君子而君之喪君有君衛之大亂而不亂者石碏之功也夫

卷之一

隱公一終

起元年
至四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

隱公二

五年　癸亥桓王二年齊僖十三晉鄂六衛宣公晉元年蔡宣三十二鄭莊二十六曹桓三十九陳桓二十七杞武三十三宋殤二秦文四十八楚武二十三

春公觀魚于棠　棠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有魯侯觀魚臺以此得名非東昌府之棠邑縣

觀魚非國事也君行則書〻以為譏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州吁弒桓公而不葬至是晉立乃始克葬

想見老臣當國時事

卷之二

秋衛宣師入郕衛告郕罪○郕人侵衛不告則不書○郕山東兗州東平州汶上縣北有郕國城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至是衛宣公立石碏復用整頓國事而討衆亂之侵告于諸侯以入郕問入春秋來外事之見于經者克段伐衛石門伐鄭等役以鄭莊始亂有關天下之大故也入向盟密年婁等役以雖外詞實有關于魯事故也今衛師入郕既無關于天下之大故又與魯事無關何以亦存于經而不削

乎曰聖人作經筆削之用或可施之內詞而未嘗加之外詞者內詞本詳〻而至于絜或削之外詞本要彼既來告此既直書縱無闕于天下之大故而終不敢遺其一詞者則以魯史之舊文非後人所可擅削也如隱之宋衛遇垂桓之齊衛胥命莊之三國遇垂閔之鄭棄其師僖之介人侵蕭文之秦人入鄀楚人圍巢之類苟求所以存之〻故終不可得則外事之不削可知說者狃于史遷之說動以

筆削為言于是衛師入郕之書亦求所以存之ゝ故然則存于經者果皆大義之所係而春秋而外尚有已亡之舊史乎斯真古今之大惑也已外詞所削之條固可計而數也彼妄為之說者亦何據而出于此哉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已稱夫人又稱仲子者所以別于元妃之孟子始成而祭曰考○據此則已立仲子之宮矣立宮何以不書武宮煬宮季氏所欲立史即得書仲子之宮公于羽數猶疑之則宮亦公之所疑也疑之故不書献羽何以書公所欲变ゝ而得中則史得書

立仲子之宮不書而書考宮為獻羽書也魯
僭八佾隱將于心有不安爲曲既已体出無可柰何
知仲子之不可以天子祀也降而從六隱之
賢其在是矣
邾人儀父鄭人伐宋宋鄭皆得告然此是宋告若鄭告必不先邾也史之所書其先告而即書者後即有告取邾田宋不以取田告鄭人
蓋有兩國皆告據亦不復書也○宋取衛收事小亦適不告非經削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
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

春秋傳注　隱公二　三

卷之二

報東門之後所謂有東門然後有入郛之師也公以州吁弒君而宋比之公子馮出居鄭而宋忌之已有惡殤之意因使者之失詞怒而絶之自是魯宋之交遠焉隱生平得好惡之正而不樂與不肖人游固如此

螟蟲食苗心曰螟食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彄卒彄孝公子惠公弟隱之叔父也即僖伯食邑于臧因以臧為氏其書日史道詳之非見恩有厚也子達即衰伯不見經孫辰字文仲曾孫許字宣叔玄孫紇字武仲

宋人伐鄭圍長葛 鄭告宋曲是時宋已有隙不告魯矣○圍有經年有即鮮此則經年之圍也○長葛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葛縣

以報入郛之役也或曰宋以忌馮惡鄭至于相仇必取其邑而後快宋之惡不待言矣鄭何甘以已之邑聽宋殤之圍而不救乎可疑在此曰此莊之所以為莊而非宋殤所能測也殤一狂且也與之爭勝于長葛彼將愈怒而兵不得解鄭雖勝之猶非箕也莫若委之一邑以洩其怒使披無所忌哉乃陰而為之謀為之謀鄭即

此炤妖鏡也

卷之二

殺殤猶無其迹此鄭莊之深筭百世而下猶未有能知之者也已而宋怒果淺七年冬果及鄭平至桓之二年乃有華督弒其君之事

甲子桓王三年六年齊僖十四晋哀侯光元年衛宣二蔡宣三十二鄭莊二十七曹桓四十陳桓二十八杞武三十四宋殤三秦文四十九楚武二十四

春鄭人來輸平

甚哉隱公之不幸也鄭莊猾賊任威豈肯無故而下于魯哉下于魯所以伸于宋宋與鄭仇而與魯暱欲狐宋莫若離魯適有失詞之

隙知魯君有厭宋之心不愛珍器重寶厚幣甘言醜焉脩敬于下執事使魯之心嘗以鄭為賢而以宋為不肖然後宋之黨日孤已之交日盛此輸平之本志所以愚公而使不悟者也然而公之愚則已甚矣輸平以前公之好惡出于己輸平以後公之好惡出于人觀其欲盟齊則盟齊欲伐宋則伐宋欲入許則入許求如昔年之行事卒不可得何為鄭莊所播弄一至是哉故以隱之賢而不克自行

其意至于殺身而不悟者不幸而有鄭莊之故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山東兗州府沂州有艾山）

魯與齊初未有交也鄭人來輸平而後盟齊侯于艾苟非鄭莊之作合烏至而成齊魯之交哉魯齊合而宋之黨遂孤鄭之黨益盛即欲長為無事之國不可得矣

秋七月（舊史紀年之法雖無事猶書首時）

冬宋人取長葛（鄭告）

乙丑 桓王四年

七年

齊僖十五年 衛宣三 晉哀二 蔡宣三十四 曲沃武公稱元 鄭莊二十八 曹桓四十一 陳桓二十九 杞武三十五 宋殤四 秦文五十 楚武二十五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古者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所生往往猶謂適夫人媵妾所生往往猶謂媵妾叔姬伯姬之媵宜與適俱行與適俱行例不得書此後書者待年于家不與適俱行也然則經以待年書乎曰不然叔姬以媵妾之賤從紀侯于患難之中不歸宗國而歸于鄭經知其終為

以待年書是史家意旌其節是經意

可旌也故特書誠可旌即不待年猶當書矣

滕侯卒小國不嫺于禮則赴不以名至昭三年始告名○不書葬曾不會葬越四年來朝亦不知為何公

夏城中丘在今兖州府沂州東北

役民則書經書內城者二十有四有當役有不當役不可概以勞民責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母弟稱弟其稱名使臣之体也

結艾之盟也內詞詳非義所係

秋公伐邾以及鄭平盟于宿宋鄭俱不告故史不書使誠告則經亦不削矣

宋取長葛而怒滋故與鄭平鄭亦因而平之所以愚宋而公以為果相釋也為之伐邾以自說于宋首鼠兩端總為鄭莊之播弄如此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是時周室衰諸侯不朝往、下聘隱之世二桓之世三僖之世一宣之世一宣以後王室愈衰并不下聘矣此皆紀其實而義自見亦非作經之旨所深注意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言楚丘者皆以爲衛地然戎伐凡伯于衛地之楚丘法不當告即告亦當言衛不當言楚丘今攷曹州東南五十里有楚丘城史亦以内詞故書于時楚丘甚廣自曹以西屬衛齊桓所城是也自曹以東屬魯僖二年城楚丘是也

丙寅桓王五年八年齊僖十六晉哀三蔡宣三十五卒衛宣四鄭莊二十九曹桓四十二陳桓三十杞武三十六宋殤五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衛宣初年于魯無隙其所行事猶相告赴若宋則必

不來告矣○垂即犬丘今山東兗州府曹縣有垂亭

齊欲平宋衛于鄭宋以衛始易君未達衛宣之志請先見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齊所以欲平宋衛于鄭者齊僖志大而才踈不知鄭之合已以圖宋及思挈三國而提衡之三國平而已乃得為盟主也二國慮鄭之不可故謀于犬丘謀之既得而後為瓦屋之盟已而終不得鄭則宋衛之恩而齊僖之妄也外遇而志于春秋夫豈有所謂而書之哉魯

卷之二

史舊文未嘗加之以筆削爾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義在歸祊不在使宛而言鄭伯使宛者史絜文也假令直言鄭人來歸祊何不可今不改即知經仍舊史絕無點正之文○祊在山東兗州府費縣境

此鄭之以祊媚魯也左傳曰欲以易許田

庚寅我入祊既言歸則入可知公命入則史復贅書入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子封人立是為桓侯

辛亥宿男卒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故其卒來赴國小無禮故不告名魯不會故不書葬其後宋人遷宿不復見經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告○春秋之始未有主盟凡三國四國皆得以其意自為盟後世因謂之曰參盟亦猶兩國盟之曰特盟也有特盟勢將有參盟有參盟勢將有主盟世變使然不可專以一人為罪故經書參盟紀事而已不以始參盟為義此以前亦或有之未必此盟是始也其書日史適詳○瓦屋未詳疑與河南懷慶府溫縣相近

齊欲平宋衛于鄭二國許之故盟于瓦屋已而終不得鄭宋衛既去而齊亦小與鄭遠外參盟志于春秋猶垂之志也

八月葬蔡宣公

卷之二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春秋之始君臣同詞此稱人疑是莒君○浮来山莒地今山東莒州西三十里有公来山即是

紀欲平莒于魯故嘗與莒子盟于密莒中変致有年妻之師今魯降心不獨睦隣且以成紀人之好亦隱公之賢行也

頖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不稱氏卒而後賜氏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公命以字為展氏是為展禽之祖其後遂以為常：不復待命矣

丁桓王

卯六年

九年

齊信十七晉哀四衛宣五蔡桓侯

封人元年鄭莊三十曹桓四十三

（陳桓三十一杞武三十七宋殤八秦寧二楚武二十七）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挾卒（自此而下桓莊四十九年內大夫卒不復見經）

夏城郎（今山東魚臺縣境有郁郎亭）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防今山東曲阜縣東有防山又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未知誰是）

鄭既委宋以長葛復平宋以愚之矣即有深

卷之二

謀宜不伐宋今復伐宋者鄭伯復爲左卿士
復假王命以伐之也鄭何以不會齊而使公
會瓦屋之盟齊欲平宋鄭于衛三國盟而鄭
不至鄭若失信于齊也者將無慮齊爲嫌先
令魯侯會齊以探其意齊意協而後會于中
丘耶凡內詞而賓有關于外事者要以外事
之法觀之何者公無取于伐宋也

十年 戊辰 桓王七年 齊僖十八 晉哀五 衛宣六 蔡桓六 鄭莊三十一 曹桓四十四 陳桓三十二 杞武三十八 宋殤七 秦寧三 楚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言盟于鄧為師期則是內參盟矣何以不書疑是齊鄭自盟而魯不與故不書蓋魯與齊鄭相信有素不必復為盟不然傳言妄也

齊魯先會于防謀伐宋之事齊侯許之鄭始與齊魯復會于中丘故知瓦屋之盟鄭不受事疑齊鄭之小有言也

夏翬師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前稱爵後稱人史便文非義所係○詐戰曰敗○菅宋地未詳

翬先會齊鄭為正兵公自以奇兵敗宋師于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兗州城武縣東南有郜城本小國在魯境宋嘗取而邑之遷其君于南以為附庸今為宋邑故鄭取之以歸于我後復有郜子謂之南郜々大鼎亦為宋所取防亦疑在宋魯界上故鄭取之以歸我後為臧氏邑非曲阜縣東之防杜云昌邑縣東南則此乃紀地宋安得奄有之乎

此鄭以郜防酬魯勞也齊當別有酬傳適不載公交鄭以來事々皆誤迨公死而鄭若不聞且與桓為好公之見愚于鄭為可知已以上諸條皆内事故史獨詳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鄭告宋衛之罪

鄭自伐宋還師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從之伐戴〻鄭之與也鄭伐三師以救戴取三師爲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鄭告

鄭以王命召郕人伐宋郕人不會故齊鄭入郕此末事也可不書而猶書則知經於外事不加筆削有可存〻之而已不必事〻而爲之

春秋傳注　隱公二　十二

卷之二

說也

巳桓王巳八年十有一年齊僖十九晋哀六衛宣七蔡桓三鄭莊三十二曹桓四十五陳桓三十三杞武三十九宋殤八秦寧四楚武二十九

春滕侯薛侯來朝適相值故同朝不别書蓋旅見也

諸侯聞於王事則相朝又曰殷相聘世相朝朝固禮所不廢然春秋時惟小國朝於大國是以強弱論也通計二百四十二年滕之朝魯者五杞之朝魯者七曹之朝魯者五邾之

朝魯者六卿小邾之朝魯者五邾之朝魯者二薛紀穀鄧酆郜之朝魯者各一邾牟葛人之朝魯者一魯則猶朝齊朝晉而已滕與薛皆不知何君滕至桓二年復來朝降而稱子至僖十九年經見嬰齊傳始曰滕宣公薛自此朝後終春秋之世不復朝來朝則書內事詳非義所係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即邾今鄭州滎陽縣境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不告則不書

鄭伯欲圖許率齊魯以入之既得許强以讓齊齊不受復讓魯魯亦不受乃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西偏寘使公孫獲處東偏制其民人與其土地雖非滅許與滅許同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薨必地其不地史以見弑不書葬不成喪

隱攝位十一年桓已長矣有讓桓之意而未言公子翬疑公之欲遂有之也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翬懼其言聞

于桓反諸公于桓公而請弒之遂弒公于寪氏立桓公夫隱之讓桓天地鬼神寔臨之矣一不斷而不免為賊臣之所中故遇弒之君之最可憫者無若隱公夫子傷之而托始于隱公以志討桓與翬之意所謂誅亂臣討賊子當自桓公始也然而不曰公子翬弒其君而曰公薨者魯史諱之也凡君遇弒赴他國或以寔聞其在本國必有不敢斥言之義晉董狐齊太史之以直筆稱者以其驟見斥詞

卷之二

故弑君者深怪其事也聖人作經即本魯史舊文不以詞之顯晦爲用故書公薨則見弑可知書見弑則討賊可知經之意在討賊雖百變其情終無益于聖人之意也後之人亦何事而妄爲之說乎

隱公二終　起五年至十一年

春秋傳注卷之三

桓公一

公名軌，史記一名允，惠公子，隱公弟，仲子所生，在位十八年，齊襄使彭生殺之。妻文姜，即齊襄之姊也。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

庚午 桓王九年 齊僖二十 晋哀七 衛宣八 蔡桓四 鄭莊三十三 曹桓四十六 陳桓三十四 杞武四十 宋殤九 秦寧五 楚武三十

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世之君〻薨之日已即位于柩前越明年正月朔旦改元告廟即吉而朝群臣是為即位之禮桓弑隱公自謂當立改元告廟而朝

卷之三

群臣史策書之所以紀實非聖人之所筆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山東曹縣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即位脩好于鄭〻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莊在隱公之世止于玩王在桓公之世遂為亂首桓弑隱公而立雖假適子當立以為名然以十一年之長君無故而剌公子翬之刃桓縱適子何可遽加之兄况鄭莊與隱為交最密者乎桓實

弑君某國者一列于會即不復致討意尚未透

處莊之討急脩好于莊而莊利在許由不復顧隱即與魯桓為會于垂因以假田之說進假者請魯之辭言愈甘情愈苦鄭之要桓益可知也桓既許〻田于垂復要盟于越以成魯鄭之交枋許以為名定桓以為實自是桓為君翬為相無復有能議其後者爾越明年宋督弑君亦即鄭莊為之主亂臣賊子橫行于天下而莫可誰何成一春秋之風俗也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 辛未桓王十年 齊僖二十一晉哀八衛宣九蔡桓五鄭莊三十四曹桓四十七陳桓三十五杞武四十一宋殤十弑秦寧六楚武三十一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以寔告并告殺孔父三大夫皆以大臣故并告非賢之也故荀息從君于昏亦得見經○以君及臣故先書弑其君穆公子馮立是為莊公○孔父名嘉不書名以字告○孔父孔子六代祖本宋緍公愍之孫弗父何之子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遂不有國三傳至正考父生孔父嘉之見殺其子來金父始奔魯國

宋督弑殤公曷為鄭莊為之主也先是宋鄭相惡

千古隱情今日始見

前去有長葛然後有華督之弒至此始透

欲得宋殤而甘心焉莊固謀之熟矣而宋有賊臣曰華督者忌孔父而欲奪其權知公子馮之為奇貨可以易君必以其情告之于馮以探鄭莊之志鄭若不許督何能為鄭許之而後知馮之可恃遂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是則鄭莊為之主爾親鄭而宋服于鄭鄭之利立馮而華督為相督之利馮為君督為相而以其賂歸四國四國

之利自是殤之賊終春秋不能討矣莊一人而成魯與宋兩大國之亂、臣賊子接迹于天下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職鄭莊之故哉

滕子來朝

桓立而來朝也滕之朝魯距此三歲忽降而稱子者舊史文也何為舊史春秋之世小國之于大國脩禮脩物而後可以成朝五等之爵侯次上公若執侯禮以為朝一物不脩即為無禮故杞侯朝魯每責不恭杞降而子或

降而伯薛亦降伯鄭伯曰男此朝之所以甚難而小國之所甚苦者也今曰聖人降之無論聖人作經本無改于舊史乃以周先王所定之爵一旦畀之然則齊可進為公而宋有弒君之亂即可畀之為侯伯乎斯亦不思之甚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督也督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

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書曰會于稷其事已明何復贅言成宋亂乎曰凡史溢文外則本乎告詞内則本乎上命次不言其所為而曰以侯陳人蔡人則以侯陳蔡號于國中刺不言其所為而曰不卒成則以不卒成布買之罪盟不言其所為而曰釋宋公則以釋宋公自旌其功魯史因而書之遵上命也公會諸侯于稷受賂而還本為奬亂之行而以成宋亂播于國中杜氏曰成平

也若曰我之此行以平宋亂耳有功于宋即受其賂而無慙故取郜大鼎侈然以納于周公之廟以為告之祖考傳之後人當有共誇為盛事者然則平宋亂之書于史策曷足怪乎如曰此聖人之斷則所宜斷者何獨在此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宋嘗還郜而得其大鼎故曰郜大鼎

納于太廟旌乎宋也平宋何事而可以旌乎曰桓弒隱公而立實公子暈為之國君十五

而冠〻而始成婚桓三年始議婚則弒隱時蓋年十一二輩秉其幼未有識誑桓而為之者也既挾桓以弒隱公因挾桓以立華督〻立而亂賊之事顯相告于魯國之人若曰齊宋陳鄭之君大夫皆將用之如左右手即有石碏誰復為能濟其事哉故納太廟所以鳴其功鳴其功所以鳴其黨此羽父之狡謀蓋以奪國人之胆而冷當日之人心者也此羽父之所以終無能討也

秋七月杞侯武来朝

桓立而来朝也桓以適子當立號于諸侯故小國諸侯競來朝魯內事詳非義所係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鄭告○鄧乃鄧縣在今許州郾城縣界為蔡地非鄧國之鄧、國在今襄陽府北二十里近楚而遠于蔡、俱楚不應會于此

左傳始惧楚也楚自熊繹受封六世至熊渠已立三子為王已而復去之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為蚡冒又一世

卷之三

至熊通是為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也于桓之六年武王侵隨使隨請尊號于周〻不聽桓八年熊通乃自立為武王今是桓公之二年正熊通始盛之時然不見于經者遠處江漢之南。赴告策書不通中國今以蔡鄭之會始以懼楚告于諸侯傳始言楚史雖記會實記楚之强也蔡鄭南隣楚釋其伐戴之怨而為會情理之常不足為咎中國皆知楚盛而莫可誰何二國雖會亦無益于事焉

第（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 版反內

九月入杞不言主師蓋微者

非有不敬之實也國小禮不能共近不敬耳魯以奇禮責之其後至為公掛而不敢朝吁亦可憫矣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歸而告廟即書至不告即不書

一經中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止八十二皆以告廟故非聖人有所筆削也

復脩戎好也君行則書非義所係

三年

壬申桓王十一年齊僖二十二晉哀九衛宣十蔡桓六鄭莊三十五曹桓四十八陳桓三十六杞武四十二宋莊公元年秦寧七楚武三十二

卷之三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不書王史闕文桓公之世文多闕誤如四年七年無秋冬五年甲戌己丑十二年兩書丙戌十四年夏五之類皆不可以臆說不當因書不書王以索義

成婚于齊也既結鄭為援鄭意叵測故復成婚于齊要亦公子翬之謀議也書公子翬逆女即知為結婚之主書齊侯送姜氏即知齊僖之党桓討賊之義豈在史文之外哉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齊衛皆得告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不告故不書

胥命者相命也齊衛何以相命先是齊與鄭為一党宋與衛為一党宋與鄭仇齊因與衛惡本無怨隙之私徒以宋鄭故耳今宋親鄭齊衛之相隙何為也哉解怨釋仇一言可畢是以相命而不盟也春秋時諸侯相聚非會則盟惟此年及莊公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不至為盟而亦不止于會故有胥命之文外胥命志于春秋以是益知經于外事不加筆削舊史面目依然可知

卷之三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既受兵復求成于魯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此逆文姜也○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送女請期以前皆微者事惟送女為重逆女宜親然聖人不以責諸侯勢常有所不得也故書大夫逆非經所訓所訓者別自有在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凡書夫人至以廟見為義○凡有姑則以婦禮至無姑則以夫人至不言以夫人者夫人自合從公至不必言以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

有年

適有年也

四年

癸酉桓王十二年齊僖二十三晉小子侯元年衛宣十一蔡桓七鄭莊三十六曹桓四十九陳桓二十七杞武四十三宋莊二秦寧八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以書地為遠蓋據獲麟不書地而言不知彼乃獵人之狩此是君狩君狩宜書地

蒐苗獮狩四時之田春秋諸侯廢時田而不

卷之三

舉間出一狩史故當書內詳詞詳非義所係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杜云宰官渠氏伯糾名傳云父在故名未是雖據要是赴詞非義所係○無秋冬史闕

弒君之人王不當聘言聘則貶可知然曰以定亂賊則不然東還之聘不足為榮天子畀而降禮于諸侯猶下堂而見也桓何藉乎此聘哉故王之聘桓王自當貶非謂定桓而貶之也

甲戌桓王十三年五年齊僖二十四晉小子二衛宣十二蔡桓八鄭莊三十七曹桓五十

國人分散則史臣亦散故再赴赴者是史臣非國人也

十陳桓三十八杞武四十四
宋莊三秦寧九楚武三十四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佗殺太子免而自立佗即陳桓弟也

左傳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免母間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殺太子與弒君等何以不書不告故也曹伯負芻殺太子不告則不書陳招殺偃師來告則書春秋之義其罪一施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紀告齊鄭之詐

齊在魯北紀在魯東齊紀接壤紀之地齊所

卷之三
欲也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春秋之世凡滅國者必滅其所近齊欲滅國必在紀必在譚遂必在萊鄭欲滅國必在許宋欲滅國必在曹陳欲滅國必在穎衛欲滅國必在邢蔡欲滅國必在沈楚欲滅國必在江漢閒小國必在蔡必在陳晉欲滅國必在虞必在虢必在耿霍魏秦欲滅國必在西戎魯欲滅國必在鄫必在鄟必在邿必在鄆必在根牟必在邾與莒事雖不同其欲吞食而

并兼之一也齊在春秋之始王迹猶存有圖紀之心而未敢遽婉轉躊躇幾得復失觀其本末情罪可知若今日之僞朝于紀即圖紀之始事也魯紀婚姻之國紀既來告必以情言明年公會紀侯于郕諮謀齊難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魯因為之謀納后之事紀既納后齊即不敢有加于紀故恨魯而來戰于郎迨大齊僖卒齊襄立公以為齊紀之仇自此可釋故會齊紀盟于黄紀亦自謂自是

卷之三

以後將無患與齊無爭也不意莊元年王姬一歸于襄而襄即遷紀之三邑由是紀知必亡紀季以酅入于齊明年而紀始大去其國葢是時桓王已崩即桓后之存亡亦不可知襄之惡更甚于僖則其逼紀而并兼之十八年間諸侯之放恣又一變也事之本末或以來告書或以內詞書史固具舉而經所述之總無改于舊史可知學者從其事而觀之自可以得聖人之意耳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遣及稚子知王室衰然非義所係

前年夏王甫來聘今復來聘疑必有故然傳不能言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忙從王伐鄭三國皆得告故以從王伐鄭為文如據王告則其文又別矣不書戰敗但告伐不告戰也如云諱敗則績于茅戎何獨不諱乎○王不稱天春秋不以稱天為定文春王正月亦不言天豈亦是貶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〻

之為王卿士也舊矣王貳于虢鄭伯怨王一失意至于交質甚則取温之麥與周之禾此君臣之大變聖人之所欲誅而未有會也交質以後脅制朝權既黜復興發兵矯詔自平迄桓于今十有四年矣何德于生民何功于王室而久據若是使王之一二卿士而鄭得以意為制是擅王也又安所用天子為故王奪鄭伯政宜也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之亦宜也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事雖

如據韓敗之說則討鄭之情反不得著矣離文見義正不在文之有無也

不告罪豈可得而掩哉夫二百四十二年但聞大夫弒諸侯不聞諸侯弒天子弒天子惟鄭莊獨雖不成弒與弒君等春秋誅亂討賊則瀦宮瀦室之典舍鄭莊其誰屬從王伐鄭之文即謂之曰討鄭之文可也

大雩

雩者吁嗟求雨之祭也禮有嘗雩有旱雩嘗雩者月令仲夏之月天子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左傳亦云龍見而雩龍見在巳月仲夏則辰月未知孰是然皆不見經則嘗雩不書疑經有削與每歲常行之郊祀同經書大雩者二十又雩者一而皆在于秋之三月則因旱而雩非不時訊慢之謂也在禮天子用盛樂大雩帝諸侯則歌舞而已曾有春秋傳注桓公一十三

舞雩之臺則猶歎舞也而亦謂之大雩者時方旱魃舉國皆呼經言大雩所以志舉國之呼亦非借天子禮樂之謂也其有或曰大旱或曰不雨者不雨非歲事則不言旱〻而不雩則不言雩旱而大雩則書以志災無他義也

螽

冬州公如曹 外相朝但言如

左傳云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今按淳于在今膠州高密縣曹即曹州淳于至曾不必由曹熊過氏曰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田內有盟向州等邑此邑前在圻內分

為采地州公王之卿士食采于州今既入鄭則身無所歸狼狽如曹寓身于魯蓋鄭莊疆理十二邑逐其食采之王臣也覌其事在伐鄭之後而明年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鄭人伐盟向則所以迫州者可知矣此論補傳所不倫故録之外相朝不告寔自曹來則遡言之是亦告之屬也經于外事無筆削史所載經無不書

乙亥桓王十四年

春秋傳注

六年

齊僖二十五晉小子三衛宣十三蔡桓九鄭莊三十八曹桓五桓公一十四

卷之三

十一陳厲公躍元年杞武四十

五宋莊四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實来假朝以出故不言来奔其書名自處畀也

自曺来朝書曰寔来不復其國也實来之文與上涉不相接而以寔為州公名者非州公名則語尤無緒也来朝于魯宜書曰朝直言来不復可知身既失國托處他邦羈旅終身竟成客死此與紀侯之大去復何異哉葢有所以迫之者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閱言大、簡車馬也不言公公親可知以此益知史文無定法

傳曰北戎病齊鄭世子忽救之有功諸侯之大夫戍齊使魯為其班後鄭忽怒令經繼之曰大閱其為脩鄭而舉不言可知內事詳非義所係春秋之始法多濶略魯大夫雖戍齊史亦不書北戎病齊鄭救之不告亦不書

蔡人殺陳佗陳告○國人立桓公子躍是為厲公不告立故史不書後傚此○佗

已踰年猶不稱爵則陳人幸佗之殺不為立謚直以殺賊赴于諸侯穀梁子曰陳佗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雖非討賊聖人曰佗則殺矣公子翬宋華督以有援則不殺陳佗齊無知以無援即見殺天下之人共欲殺賊也如此苟無鄭莊烏至而成魯宋之亂哉

（原本云此段宜作傳注則當雙行細書矣）

○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今不據其說者墓門之詩與穀梁言合則左為謾語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何以書舉以太子之禮也今按文公夫人聲姜生子惡夫人出姜生成公夫人穆姜生皆適子也而或生于為公子時或不舉以太子禮則史皆不書是知同所以書不專適子之故矣或曰齊襄鳥獸行同或慮非吾子也書以正之夫國君十五而冠冠而始成婚齊襄之婚在莊之元年莊年已十四矣襄之長于甥當歲計耳安得有慮非吾子之嫌哉世言

卷之三

齊襄公媱于其妹此為大誤姜益以長姊而媱于少弟故甫田之詩曰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蓋刺姜也展我甥兮之詩亦無事曲為之說矣內事詳非義所係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魯之謀臣因為之畫納后之策齊僖為是終其身抱恨于紀而不敢滅至十年而有郎之師

丙子桓王十五年

七年 齊僖二十六晉小子四衛宣十四蔡桓十鄭莊三十九曹桓五

第一二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版反內

十一陳厲二杞武四十六宋莊五秦寧十一楚武三十六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譏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同來各朝故與旅見之文異○無秋冬史闕

方城外國也而來朝于魯則必將有徧朝于大國者矣徧朝大國皆以名通畀之甚也

八年丁丑桓王十六年齊僖二十七晉侯緡元年衛宣十五蔡桓十一鄭莊四十曹桓五十三陳厲三杞武四十七宋莊六秦寧十二楚武三十七

卷之三

春正月已卯烝烝衆也冬月萬物告成衆芳脩具可將者衆故共祭曰烝

子月之祭常事不書爲下再烝見瀆書

天王使家父來聘

七年之間王既兩聘矣今復來聘者何天子納后必使同姓諸侯主之此不獨主婚而實媒妁故特遣聘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僅主婚非媒妁應無特聘也內事詳非義所係

夏五月丁丑烝

再烝非禮故書

秋伐邾不言主帥蓋微者

邾自隱元年盟于蔑已而伐邾〻魯之交遂絕今復伐邾傳不能言不知何說然十五年邾人來朝十七年復盟于趡邾之脩好者不一而魯屢伐邾虐小之兵蓋實聖人之所惡矣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魯為媒妁故其往逆也仍自魯行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至而靖公不至何歟

卷之三

僅主婚則公可弗至矣

桓公一終

起元年

至八年

春秋傳注卷之四

桓公二

戊寅桓王十七年

九年

齊僖二十八晉緡二衛宣十六蔡桓十二鄭莊四十一曹桓五十四陳厲四杞靖公二年宋莊七秦出元年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自魯往故史得書襄十五年齊姜不自魯則無可書

夏四月

秋七月

卷之四

冬曹伯桓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稱名下于諸侯也

曹伯有疾故使世子朝

己卯桓王十八年十年齊僖二十九晉緡三衛宣十七蔡桓十三鄭莊四十二曹桓五十五卒陳厲五杞靖二宋莊八秦出子二楚武三十九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史適有王非義所係○子射姑立是為莊公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即今兗州府東阿縣一名柯

約而弗遇往從齊也衛與齊故嘗胥命于蒲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来戰于郎曰来戰是三國欲戰非魯欲戰也已戰則不書伐

左氏曰魯以周班後鄭〻人怒請師于齊〻以衛師助之此言鄭之情未察齊之寔也初鄭之怨在桓之六年怨而未有用兵之意也是年冬紀始来朝謀納后之事九年紀季姜帰京師于是僖之恨桓深于骨髓而又不可以明言日挑怒于鄭以激其必報之怨于是鄭人之意决矣故鄭之怨魯者五年而後有

春秋傳注　桓公二　二

卷之四

郎之師此則挑而後舉之寔即齊謀之左叅也鄭雖以班餽為言齊寔戰郎之首史家紀寔自先齊侯而左氏强為王爵之說不幾泥于鄭而又支離于書法乎夫說春秋者半誤于事情亦半淆于書法以魯之悉心謀紀觸齊僖之怒而受師魯不足為甚直也而齊之曲則已著矣直書其事情罪昭然此復何閔于書法而紛紛然就鄭而為之說哉

庚辰　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　齊僖三十晉緡四衛宣十八蔡桓十四鄭莊四十三

看破世情百日

三年 曹莊公射姑元年 陳厲六 杞靖 宋莊九 秦出子三 楚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疑鄭告其稱人鄭不以君盟告

周班之怒一戰已洩齊之恨則未已也鄭款釋而齊固之故復有惡曹之盟齊固之而鄭欲釋故復以北盟來告來告者委咎于齊也蓋至是而傳之愚終為鄭莊之所賣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子忽立是為昭公忽奔突立是為厲公

觀鄭莊之卒即來告魯則惡曹之盟確是鄭

春秋傳注 桓公二 三

卷之四

之來告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時有內亂故未及五月而葬先公世子忽亦不成爵

九月宋人莊執鄭祭仲突歸于鄭國雖內亂主赴告者必猶有人故其執其歸鄭皆來告祭仲時稱其字故不告以名突不書鄭蒙上文非義所係

鄭祭仲足者鄭莊公之長惡臣也隱元年謀共叔段四年取溫之麥五年鄭人侵衛仲以三軍〻其前桓五年為左拒以拒王〻中肩

即無宋執仲與忽必不相容斷不能無事也

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故凡鄭莊之所為半自仲出而世子忽者則固鄭莊之適長子也既為世子又嘗有功不喜仲之所為仲蔵于中有廢立意莊公死仲猶爲相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亦寵于莊度祭仲之可刼而忽之無援于人可以取而待也謀于雍氏以圖之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宋莊公為之召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懾于死許立突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亦執厲

卷之四

公而求賂祭仲許之九月昭公奔厲公立夫鄭任祭仲以亂國一皆莊之所遺而其事之初亂具來告魯以故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己而鄭伯突出奔蔡忽歸于鄭鄭伯突入于櫟皆具見經若夫高渠彌弒昭公立子亹明年齊襄公殺子亹立子儀莊十四年厲公自櫟入使傅瑕弒子儀皆不告魯故不見經要之春秋之炯戒即不書猶在也

鄭忽出奔衛突使來告○凡告君奔者必言君自奔凡告出奔者必告其名與告

卒同間有不名必史文闕

世言鄭莊公已葬則子宜稱伯否則亦宜稱世子今不稱伯又不稱世子是聖人削之也夫經所嚴者適庶也今以突之篡而一則曰伯再則曰伯獨于忽而不得一蒙世子之稱豈聖人之取義若是其遠于人情乎蓋突既歸立而後使告于諸侯正欲泯其世子之稱使已不得以篡著經據舊史〻據告情則但書曰鄭忽出奔衛而已其後鄭忽復歸本是

卷之四

世子則鄭人來告仍曰世子此皆告之實與聖情了不相涉也世之人不明于告而凡所幻惑動曰聖情離經叛道不可方物試知經于舊史無一字之更則二百四十二年之疑情一朝盡釋春秋大義無爲文字之所沒矣

柔會宋公陳侯厲蔡叔盟于折柔魯大夫蔡叔必蔡桓之弟也

○此亦內參盟

折之盟論者以爲宋索賂于鄭魯爲求免賂于宋今知非者魯求免賂則宜公自行非遣

大夫所可辨也且蔡故有君何故不出而使叔盟乎公羊何休註云蔡侯封人無子欲立獻舞則叔疑是獻舞蓋封人已老欲立獻舞如後世所稱太弟者故以蔡侯之命見叔于諸侯以示傳國之意此或然也若為鄭求宋則四會之後宋成尚未可知此何所信而遽與之盟乎

透盡物情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春秋傳注　桓公二　六

卷之四

此則求免賂于宋也宋執祭仲以立突亦執厲公而求賂焉厲公歸索賂無饜宋鄭所以不平也公以郎之戰惡鄭忽而仇之深結于突以致仇忽之意會于夫鍾又會于闞求免賂也宋戎未可知故復為穀丘之盟

辛巳桓王二十年十有二年齊僖三十一晉緡五衛宣十九卒蔡桓十五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陳厲七卒杞靖四宋莊十秦出子四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靖莒子盟于曲池

杞莒之釁左氏不言與隱四年牟婁事無涉經以內盟故書之義不存乎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此燕乃南燕宋所摯也观十三年之戰可知

魯要盟于宋也宋成仍未可知故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子林立是為莊公魯以宋鄭之故無虛月故不會葬

公會宋公于虛

卷之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　屬　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子朔立是為惠公○石經本在武父之前衛上無丙戌字穀梁錯簡于此

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新臺之詩所以刺也宣姜與朔搆太子伋公欲殺之使盜待諸莘壽子竊其旌以先盜殺之太子至盜又殺之于是宣公卒子朔立衛之大亂自此

始矣或言傳不言太子伋其曰太子史記之言也寧知其果為世子乎曰不爲世子則宣姜與朔不必殺伋而後快也然則經不書衛殺世子伋宣蓋諱新臺不告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此言伐內兵詳也不言公蒙上文此鄭伯也而言師足知史之所稱初無定例此以詳內故會盟伐戰備書于經比事以觀之則知曲之在宋矣

壬午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齊僖三十二晉緡六衛惠公朔元年蔡桓十六鄭厲

春秋傳注　桓公二　八

未之正
二曹莊三陳莊公林元年杞靖五
宋莊十一秦出子五楚武四十二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惠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蓋宋來伐我也何以知其伐我乎宋之怒
我甚于怒鄭未伐鄭先伐我也如曰鄭與宋
戰則紀碓註頋助我于鄭則未有情也彼豈能以
微弱之國助不閔休戚之鄭乎不言伐戰不
言伐不言地戰于魯也既伐我齊戰必先外
之先齊不足異矣

三月葬衛宣公

既與衛人戰猶往會葬春秋之初弔葬相通者齊魯衛陳蔡鄭諸國而已苟非小國鮮有卒而不葬者其後邦交遠赴告煩禮之不備者始頻見焉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未桓王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

齊僖三十三年卒晉緡七衛惠二蔡桓十七鄭厲三

春秋傳注

桓公二九

卷之四

曹莊四陳莊二杞靖六宋莊十二秦出子六楚武四十三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更相結也

無冰

東魯之地無冰為異故書

夏五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凡言來盟者來與公盟也○五下無月字或舊史闕或後世失之○語鄭厲公之母弟也

會而未盟故使弟語來盟鄭來盟魯不往盟

是知歃盟者鄭鄭欲固魯也武父之盟尋盟

伐宋此復久要之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四時之祭亦礼也舊史必書今有獨書則有削可知

四時之祭合禮不書所以書必有失也求其

故則鑿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子諸兒立是爲襄公

齊魯雖相惡以甥舅婣故仍來告

宋人以齊人襄蔡人衛人陳人莊伐鄭鄭告

前伐魯此伐鄭皆報宋之戰也

春秋傳注　莊公二十

甲申

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齊襄公諸兒元年晉緡八衛惠三蔡桓十八鄭厲四曹莊五陳莊三杞靖七宋莊十三秦武公元年楚武四十四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備喪具也王室之貧亦可知已

三月乙未天王崩子莊王立越七年始克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鄭丙告○

突稱鄭伯據告詞忽稱世子者以前出奔時尚未成伯突又訃其世子之號以赴諸侯今鄭告歸正合仍稱世子假令復歸之後有侵伐會盟事見于春秋自當稱伯不稱伯適無事也不當

以終不稱伯為貶情○歸與復歸史有煩簡無異議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與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貽公歸厲公聖人之所惡也而稱伯其無改于舊史益可知○今按忽歸于鄭甫三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亹不成忽之為君不以告故不見經明年齊襄公殺子亹立子儀不成亹之為君故亦不以告莊十四年厲公自櫟入使傅瑕弒子儀不成儀之為君故亦不以告

卷之四

儀與齊終不成君皆無謚忽雖不成君而公論不沒謚之曰昭然㘸已不成禮矣子儀君鄭十有四年而不得一謚是厲之惡也彼兩弑君也而不見經疑為聖人之所略故詳辨之

許叔穆入于許許男新臣也許人幸之以字告

隱公十一年鄭莊公入許使許叔處許西偏而使公孫獲制其國今秉鄭之亂復入于許鄭亦不能制焉

公會齊侯襄于艾

左氏曰謀定許此甚誤也齊僖公以魯納紀后甥舅之際積爲仇讐齊魯之不交久矣今襄公立桓將修好于齊以復姻婭之舊且可令紀終無患也故假定許之名以結歡于襄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蓋其事矣若許則其國已復鄭不能爭不待借交于齊魯也何必謀之而後定哉

郲人牟人葛人來朝其稱人或曰附庸之世子

郲之來朝見伐而脩好也牟與葛適同至而

卷之四

旅見焉內事詳非義所係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此是厲公來告非昭公來告故仍稱伯昭方仇魯必不來告也

先是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突既失國知櫟之可圖遂因櫟人殺守櫟大夫及子元而遂居櫟櫟鄭之強藩忽為君祭仲為相弗能拒也且既殺子元于櫟又殺曼伯于京奄有二都分據要害外覘楚勢內察國情須之十九年終于得國入櫟以後之情形所堪詳據者

千古上下情形燎然

如此而經不備書者當其入櫟魯突方覲來告則書至其入國則時移事變南北爭衛即齊桓之盛猶非屬之所誠服也而況魯國手書入櫟不書入國存手舊史之有無不関筆削之義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會而後伐紀事也之常此則急于納突會畢即行會伐連書正是史文之寔穀梁疑詞之說甚訛

突甫入櫟即思復國桓為合諸侯以納之當此之時天下之人以為突失國而忽據之不

卷之四

思忽失國而突據之也宋本突仇亦納厲公

者市交之情狀又不

可以常情測之

乙酉莊王元年十有六年齊襄二晉緡九衛惠四蔡桓十九鄭厲五昭公忽元年曹莊二陳莊四杞靖八宋莊十四秦武二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衛何以忽先于蔡其故不可知非義所保

再納厲公也謀而後伐故先會于曹突出忽

歸突復入櫟忽宜伐突以除其偪也今突伐

忽者再而忽不出一師謂之何哉高伯于是
知忽之可以弑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久役告廟皆史文非義所係如云著兇惡之罪則會襄伐鄭獨非兇惡何以不著其罪乎胡氏動歸之經而自相矛盾多若此

冬城向

向本莒魯間小國服屬乎魯隱二年莒人入
向魯即報莒是也今城向疑為向城故經不
書取直作內詞則向之屬魯可知不知何年
為莒取故宣四年復伐莒取向

春秋事主　亘公二

卷之四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衛告

初衛宣公屬伋于右公子屬壽于左公子惠公譖殺伋與壽而得立二公子故怨惠公至是作亂而逐惠公惠公奔齊立公子黔牟以爲君黔牟衛宣之弟也

丙戌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齊襄三晉緡十衛惠五黔牟元年蔡桓二十卒鄭厲六昭二曹莊七陳莊五杞靖九宋莊十五秦武三楚武四十六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內參盟

此公欲合齊紀之歡冀其不復圖紀也齊僖

第八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 版反內

之欲滅紀久矣公爲納后于王于是終儔之世不復言紀然陽實而心嚮之未嘗不授其意于襄也今襄初立公與紀謂儔既見釋襄必可求遂合齊紀之盟襄亦寔應且懼若非儔寔置紀今日何以得盟以公之愚遇襄之詐何事不為其所責而豈獨一紀哉然公所以為紀之分盡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桓會伐邾十五年邾人來朝脩好于我今復

春秋傳注　　桓公二　　十五

卷之四

爲盟脩莀之好也至秋復伐邾誠不知其何說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此言及確是微者疆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弟献舞立是爲哀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告前之出奔蓋不告○蔡人賢之既特告歸又以字告

公羊何休注云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献舞而疾害季季避之陳封人死還

迈奔喪哭泣三年卒無怨心此不知其何據然于經之事寔則徵有合者十一年盟于折經言蔡叔則封人無子可知然叔長于季叔若可立何害于季豈季是封人之母弟雖少于叔而誼寔當立避献舞之爱而遜國猶有古人之風者耶以叔為献舞則近理以季為献舞則名違予故因何休之説而附會之以俟後之愽聞而能覈者

癸巳葬蔡桓侯于時蔡嘗稱侯献舞為哀侯肸為穆侯

春秋傳注桓公二十六

卷之四

及宋人莊衛人黔牟伐郕不稱主帥蓋微者

左傳宋志也宋有討于郕魯從宋志皆趨之

盟而伐郕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丁亥莊王三年十有八年齊襄四晉緡十一衛惠六黔牟二蔡哀侯獻舞元年鄭厲七子亹元年曹莊八陳莊六杞靖十宋莊十六秦武四楚武四十七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史遺有王非義所係

姜欲如齊而使公與會出耳以會出遂如齊

公如他國自此始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若以他國之史書之則當曰齊人戕魯侯今曰公薨于齊內史文也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蓋魯之所以責望于齊者止于如此昔鍾巫之事立桓

卷之四

公而討寪氏有死者苟殺一人其頑已塞魯于君父之讐素所苟且者如此故桓雖見殺初亦不以為異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之喪既至自齊魯國臣子仍得以禮葬其君此寔事也二傳皆強為之說徒見其支○

隱公十一年經文共七十五條外事僅十八條桓公十八年經文共一百十七條外事僅

十六條于時赴告所通西不及秦晉南不及
楚見于史文者齊宋陳蔡鄭衛諸國而已其
後伯者起世変多告事既煩史文轉劇前畧
後詳揔非聖人所得與焉

卷之四

桓公二

終

起九年至十八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五

莊公一　公名同，桓公適子，夫人文姜子，生即位時年十三，在位三十二年，妻哀姜。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戊子莊王四年　元年　齊襄五　晉緡十二　衛惠七　黔牟三　蔡襄二　鄭厲八　子儀元年　曹莊九　陳莊七年卒　杞靖十一　宋莊十七　秦武五　楚武四十八

春王正月

繼故不行即位禮，史故無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內出奔曰孫。○不稱姜氏，蒙上文，非義所係。

桓公之薨也，夫人寔為之，父兄百官家怒群

卷之五

請故夫人亦不安魯而暫孫于齊其後魯主王姬齊魯式好夫人即歸經不言夫人至自齊蓋不告廟史故無書非聖人之削之也

夏單伯送王姬單伯周大夫世有其人故文十五年猶見即斗伯之後人也若謂魯之命大夫命大夫不世何得更八十二年己百歲以上猶得誣以子叔姬之事乎知單伯之為周大夫則知是送非逆公穀之言非矣

此魯事之大不幸也王使魯人主嫁女之事當先遣使以言之豈不知魯方喪親〻又齊之所殺者乎今一介未通突有送姬之告不

但魯不暇辭并不暇以衰麻之故早築王姬之館于外魯之庸臣皆以例出王姬莫為諫阻使不共之子竟為奉命之人自是童昏之莊不復知有齊之當絕矣莊不知夫人至矣夫子報父仇性也及其童昏又當輔之以義外有主婚之例內無骨鯁之臣使莊甥舅之日親而夫人去來之莫禁禍皆始于送姬之日涓涓不絕終成江河慎始哉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考之王

新築故史特書當此之時必以衰麻之故魯之庸臣蓋亦議而後為之不知主婚之魯之與齊不當僅以衰麻論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弟杵臼立是為宣公陳莊乃與桓王同名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稱天史文略不得執為貶文春秋不以稱謂為褒貶又非可加于天王春王正月亦不稱天豈亦是貶

桓公之薨嘗已赴于王朝矣及其命魯主婚魯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始悟其衰麻不可成乎吉禮也為之錫命以吉之義不在乎桓公

在乎莊公之即吉也

王姬歸于齊

自魯而行故書王姬歸于齊然則齊侯來逆乎曰莊十一年王姬亦歸于齊而傳言齊侯來逆共姬則今日之親迎可知來而不書疑諸侯逆女例不見公不見則不書亦史法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紀告○從其民于他處而有其地曰遷遷宿遷陽亦猶是也

甚矣齊襄之惡也一日而主即遷三邑三邑遷紀無以復存矣以是益知傳之舍紀寔為

卷之五

季姜之故也

己丑莊王五年二年齊襄六晉緡十三衛惠八黔牟四蔡哀三鄭厲九子儀二曹莊十陳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十二宋莊十八卒秦武六楚武四十九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慶父莊公庶兄于次為孟避莊公自居于仲其後史稱仲孫寔即孟氏也

餘丘小國名于發語詞猶於越也餘丘何以伐傳不能言內事詳非義所係

秋七月齊王姬卒

穜亏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疑王姬之自魯往者魯宜為之服也然則齊桓夫人王姬也其卒也何以不書適不告也經于內事所削者女歸時卒之類而已其他則存者寔多不當輕以筆削為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以下夫人至皆不見經摠不告廟故

此聖人之微言也秋七月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何前此之不往哉

卷之五

然則王姬苟存姜之往不至是也

乙酉宋公馮卒子捷文是為閔公

庚莊王
寅六年
三年
齊襄七晉緡十四衛惠九黔牟九
蔡哀四鄭厲十子儀三曹莊十一
陳宣二杞靖十三宋閔公
捷元年秦武七楚武五十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不書氏史略文非貶所及左氏曰疾之非

衛朔奔齊黔牟在衛齊欲納朔率魯以助之莊之忘仇從可知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遲之七年而後塟王室雖貧亦莊王之不念父也

秋

紀季以酅入于齊紀告季紀侯之弟酅紀邑。酅即今東昌府博平縣齊伐魯西鄙公追齊師至酅是也然紀在東恐非此酅

齊遷三邑紀知必亡無可柰何願以一邑附齊以存五廟蓋至是而紀侯之去決矣

冬

公次于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此內次也君行則書然其所以次不可知也

左氏曰將會鄭伯謀紀夫莊與齊襄方順其歡豈有齊所欲滅而莊願謀之者哉莊公之

卷之五

傳文多闕略又多與經違不當強為之說

四年（辛卯　莊王七年　齊襄八　晉緡十五　衛惠十　黔牟十二　蔡哀五　鄭厲十一　子儀四　曹莊十二　陳宣三　杞靖十四　宋閔二　秦武八　楚武五十一卒）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魯地）

三月紀伯姬卒

以此推之則內女嫁于諸侯者其卒也亦必來赴公使予之舊史必書然而有不書者經削之也其所不削當必有義紀視魯為存亡紀伯姬卒而紀侯遂大去其國然則伯姬苟

存齊猶未至廹紀而逐之歟

夏齊侯陳侯宣鄭伯厲遇于垂齊告。鄭伯是僖是矣總不可知然以情理揆之當必是矣所以遇之故傳不能言或曰齊欲圖紀夫齊之于紀且旦夕舉何假乎陳鄭而遇之又何忌乎陳鄭而遇之彼遇自有事齊告遇而不告其事故史但書遇經于外事無筆削舊史所載經無不書

紀侯大去其國紀告

卷之五

非出奔也知其必亡故自棄其國耳繄是紀之地折而入于齊〻國益大雖不言滅與滅紀同以是紀告故以去為文若夫聖人之情則直惡齊之滅紀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齊告

齊既滅紀夫人在殯而不及葬齊為葬之因以葬紀夫人來告于魯經故存之以惡齊襄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人即齊侯史略文

猗嗟之詩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此言魯侯射獵之貫也蓋莊年十八血氣方剛馳騁田獵以快其欲襄遂婉轉以中之要狩于禚誘道爭能巧以娛莊之意而不知襄之有獸心也襄有獸心而莊不知莊之爲莊豈但忘仇而已哉

壬辰 莊王八年 五年 齊襄九晉緡十六衛惠十一黔牟七蔡哀六鄭厲十二子儀五曹莊十三陳宣四杞靖十五宋閔三秦武九楚文王熊貲元年

卷之五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經言齊師傳不言此師為何豈襄欲會姜托之伐國以翱翔其衆邪會禚祝丘歷日而返故書月此與防穀歷月而返故書時呼嗚襄之死可計日矣

秋郳黎来来朝郳國在今兗州府滕縣

郳曾姓出自邾之始封挾挾之七世孫顔有功于周封其小子友于郳為宋附庸附庸稱

名非夷狄也來朝則書內詞詳非義所係

冬公會齊人宋人閔陳人蔡人哀伐衛其稱人史便文

非義所係齊先宋齊爲政也

伐黔牟也三年春齊魯二國伐之不克故聯五國以伐之必納朔而後已

癸巳莊王九年

六年

齊襄十晉緡十七衛惠十二黔牟八蔡哀七鄭厲十三子儀十六曹莊十四陳宣五杞靖十六宋閔四秦武十楚文二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凡君行則國史必從事有相涉亦不待告而後書是時公親將兵史知政者之名字則寔書之爲名與字非義所係且不可知

春秋傳注　莊公一　八

卷之五

昔之抗王者鄭今之抗王者齊王非能救衛也黔牟之立自周而來五國合兵以伐衛二公子知將不免奔告于王以求出師奠師出而五國或將束手去也乃襄之無王大異齊僖之日王師雖出卒放黔牟而納惠公王之命竟不行于天下在昔州吁弑桓宋殤罷之魯桓弑隱齊鄭暱之宋督弑殤四國立之鄭突篡忽桓與諸侯納之今朔復入甚則抗王以党之非邪不植非逆不行文武周公封植

之天下胡一旦而至于是哉率是而言州吁以下皆思伯之文也五國抗王思伯亟也時無齊桓天下寧復有周室哉以是知聖人之所以思桓蓋在此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抗王命以入故史用難詞○黔牟君衛者八年

秋我不得譏不以君終也朔雖在齊我紀其年蓋入國之後史家追叙而録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卷之五

俘伐黔牟所獲也文姜請之理或宜然

甲午莊王十年

七年 齊襄十一晉緡十八衛惠十三蔡襄八鄭厲十四子儀七曹莊十五陳宣六杞靖十七宋閔五秦武十一楚文三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齊地

乙未莊王十一年

八年 齊襄十二弒晉緡十九衛惠十四蔡哀九鄭厲十五子儀八曹莊十六陳宣七杞靖十八宋閔六秦武十二楚文四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不言其所為而曰以俟陳人蔡人蓋以俟陳蔡號令于國史遂以書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經言師而不言公：之師在單與否寔不可知不當據左氏以為之說○郕自此附庸于齊至文公十二年來奔于魯

秋師還

次郎治兵以迄圍郕事之本末揔不可知大略齊欲用兵率師魯莊以役之耳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無知雖立齊犹

春之五

以寔告不稱公孫
告者不言公孫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
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
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
作亂冬十有一月齊侯游于姑棼還見大豕
彭生遂遇賊弒襄公而立無知手弒非無知
而曰無知弒其君無知主弒齊以無知告也
瓜期不代怨未至于作亂襄絀無知恨未至

于弑君然而卒至于是者襄之行有以取之矣

丙申莊王十二年 九年 齊桓公小白元年晉緡二十衛惠十五蔡哀十鄭厲十六子儀九曹莊十七陳宣八杞靖十九宋閔七秦武十三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 齊不成之為君仍以賊告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雖以私〻怨殺然弑君之人人〻得而討之矣故自是以後齊亦不聞討雍廩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夏公伐齊納糾 子糾小白皆僖

卷之五

之子虔襄之庶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語可証○子糾來奔于法宜書而不見經者疑初奔不見公故史不書齊陽生亦猶是也

齊小白入于齊

軍行史從公親在軍事有相涉則史得書○小白出奔莒不告

盟于蔇謀納子糾也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糾魯所出也當是時齊既無君子糾以次當立齊之臣子乃公言之從容盟魯追夏出兵而不虞小白之先入也史記曰小白善大夫高傒及殺無

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彼以不忌白故公言之白少故不必忌此以忌糾故陰召之入糾長故當忌也召之入則盟與伐俱無事矣所謂高才捷足者先得之也嗚呼天下有桓則天下治無桓則天下亂以事言之則一介公子之入國耳以春秋之世運言之則一匡九合天固篤生斯人以濟一時之否阸者也豈以區區長幼閒論得失哉蓋至是而聖人之意畧然存乎治亂之關又不復以

春秋傳注　莊公一　十二

卷之五

齊之國事論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九月乃葬亂故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柦）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公蒙上文。敗則書敗本無諱例。管仲射鈎正在此戰）

此正所謂納糾也已知小白先入猶擁子糾歷時而戰〻而敗乃去之使其勝齊糾仍得入故齊必殺子糾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

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冬浚洙

洙在魯北備齊至故浚之

丁酉莊王十三年

十年

齊桓二蔡哀十一晉緡二十一鄭厲十七衛惠十六子儀十曹莊十八宋閔四陳宣九秦武十四杞靖二十楚文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凡戰不言伐長勺魯地言長勺則伐魯可知史省文非經削也齊人三鼓而後來之故不言戰而言敗

齊師伐魯報乾時之戰公敗齊師于長勺

卷之五

二月公侵宋潛師掠境曰侵此書侵之始

何以侵宋傳不言其故疑黨齊也

三月宋人遷宿宿告。宿自是亡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次于郎以取戒行即見敗故不言伐其寔次郎亦伐也

齊既敗魯乾時即遣大夫帥師臨魯脅殺子糾又乘其再克以伐魯長勺戰敗又以公嘗侵宋復挾宋以次于郎齊之加于魯為己亟矣夫謀伯略者貴遠猷齊不釋魯以為後圖

遷戰喪師非經遠之略也意仲雖見用謀未及施聽其屢敗以觀其悔然後進以作內政寄軍令之法乎三折肱知爲良醫桓其折肱之智也已矣

秋九月荆敗文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蔡告○楚本封號春秋之始往往自稱荆○獻舞以名告者○子號肸監國莊十九年獻舞卒于楚肸始立是爲穆侯

此楚見春秋之始也楚自桓之六年伐隨請尊號于周宜爲聖人所深惡矣而不書者赴

卷之五

告不通舊史不載也今蔡告矣楚本祝融之
後其後鬻熊事文王成王封其曾孫熊繹于
荆命之子爵而居丹陽豈有殊于中國哉所
以淪于夷狄而不返者僭王故也且自莊之
十年迄于春秋之終無日不以猾夏為事竭
中國之力齊桓晉文之强僅乃禦之而終無
以大創于楚于是聖人作經自誅亂臣討賊
子外首以外楚為事矣說者徒見楚之猾夏
無不書中國之禦楚無不書以為聖人作經

辨入宅
毛

專以内中國外夷狄為本義而不知非聖人之意也苟無亂賊則春秋不作春秋不作即歆内中國外夷狄而無從故說春秋者不可以内中國外夷狄為本義且夫春秋之世之甚明者無若内中國外夷狄之一事齊桓伐楚則能外宋襄戰敗則能外晉文戰勝則能外新城之盟則能外晉成爭鄭則能外林父敗邲則能外馬陵救鄭則能外鄢陵偉勝則能外悼公三駕則能外其平楚而與之為好

卷之五

者前則齊之盟後則宋之盟而已是則外楚一事夫固春秋之所甚明也以所甚明者而又作書以詔之抑何贅而不足訓乎惟是弑君一事天下習以為故然有弑父而仍可以為君有弑君而仍可以為相或畏其威或利其利是則長夜之悲聖人之所不忍默耳故說春秋而以內中國外夷狄為本義是違聖人之志而以孟氏之言為不信也是假春秋以言宋事而于當日之春秋固無涉也而又

可以訓乎哉曰然則聖人不惡楚乎曰負其險遠包藏禍心陵視宗周蠶食上國雖庸人亦知惡而况聖人碩作經之本意不在是耳蔡近楚〻圖北方即微息侯蔡必首禍左氏之言曰云〻舍其大而言其細不足信也献舞殁于楚無赴告故不見經子將立追謚其又為哀侯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齊魯雖惡然亦徧告以示威○此書滅之始○譚子名不告

卷之五

齊侯之入也過譚譚不理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夫外患甫定桓何亟亟于此豈長勾秉丘方兩失勢不滅譚國幾無以自立歟然而失其本矣國有大事連稱管至父雍廩之獄尚未斷也彼皆賊也而桓與仲父無一言何大政之不明一至是歟吾慮桓之伯將有甫及身而遽止者爾

古今人尚未說到

莊公一終 起元年至十年

春秋傳注卷之六

莊公二

十有一年戊戌莊王十四年齊桓三晉緡二十二衛惠十七蔡哀十二鄭厲十八子儀十一曹莊十九陳宣十杞靖二十一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齊所遷之鄑在魯之東非宋侵伐我之路疑別有鄑不言侵我者言敗鄑則侵我可知

宋以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之鄑

卷之六

秋宋大水宋告○經書外灾惟齊宋餘國不書者餘國有灾或亦來告魯不往弔也

凡外灾告則使弔之史故得書比歲灾兵宋不廢告魯不廢弔見春秋之始猶有邦交之遺意焉

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婚則王姬自我而行也是時齊魯方惡猶主齊婚者主婚有例法不得辭○傳言齊侯來逆共姬則桓之來魯可知然而不書者不見公也莊元年不書襄逆此年亦不書桓

逆則凡逆女不相見可知隱元傳衛侯來會葬不見公故不書是可例也莊元年王姬歸于齊經言單伯送王姬此獨無送乎何以不書單伯王之尊官故應得書此或微者行故不書凡皆事之異致史有異與聖人之筆削無與宜特辨之

己亥莊王十五年崩

十有二年

齊桓四晉緡二十三衛惠十八蔡哀十三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曾莊二十陳宣十一杞靖二十二宋閔十弒秦武十六楚文八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侯卒無赴告故不見經

春秋傳注　莊公二　二

卷之六

此叔姬歸紀之所以書也叔姬伯姬之媵適齊強暴紀侯遜國伯姬云亡執〻一媵從紀侯于患難之中至是紀侯卒而歸于酅也酅者五廟之所在身為紀婦職在蘋蘩生受其榮死遺其祀婦道之謂何不歸宗國而歸二酅豈宗國之不可歸哉蓋心有所不忍焉爾忠臣節婦千古為烈呼乎誰非不忍之所生哉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仇牧

以大臣死故并告華督亦死而舊史不書必不告也不告者宋之公義不當忌以經削說之。弟御說立是為桓公。閔公不書葬因亂失告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人宋公靳之曰始敬吾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一言之戲即隕其身為君者誠可畏也抑人臣之横何以至于此極乎習以為常殺一人而不自覺此亂臣賊子之所以接跡于域中也

卷之六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宋告。殺宋萬不書疑以復亂故失告

此即蕭叔大心之討賊也今按宋萬弑君而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則萬既居然一宋相矣苟非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奮身而討之則牛與游安得而殺萬亦安得而奔哉其奔則敗而走死也其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華裹之則懼其勇而以計取也醢其身與其人可以報閔公于地下矣然則殺宋萬何以不

書宋亂復熾赴告缺然故葬閔公亦不赴明年春齊桓會北杏以平宋亂則餘兇之猶反側可知談者不明事理反云不正天討不以討賊之名與之則豈有如此勤勞亞於石碏僅一等而反為聖人之所責哉此可以表大心之事矣

庚子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四鄭厲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一陳宣十四杞靖二十三年辛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〇周莊王十二年崩子僖王十三年立經皆不書崩葬

卷之六

春齊侯宋人桓陳人蔡人朌邾人會于北杏齊魯

雖惡然以平宋亂播告諸侯。蔡哀在楚此會
者世子朌也蔡世子邾附庸稱號不一故自齊
侯外槩以人稱

此世道之一變也自隱元迄今四十有二年
曾有四諸侯共戴一國而推之以主會者乎
自桓以英才得賢相有伯天下之心乘宋亂
之未息召四國而會之曰宋如有故各出銳
師以討之于是宋人之亂遂息天下之人推
桓功者此其一矣夫宋非有求于桓也桓憂

寫桓仲起手如畫

公道

宋人之憂任宋人之事而不期乎宋人之見德故桓仲之所以收天下者自北杏始然則桓果有罪乎返太阿之柄還之宗周唯周公其人而又為王卿士然後可苟在蕃服雖太公猶難之也而況齊桓乎此春秋所以深惡乎鄭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齊偏告以威諸侯）

北杏之會召遂人遂人不至夏齊滅遂戍之而還

卷之六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即今兗州府東阿縣一名桃丘

魯盟國也桓既平宋事莫急于收魯而魯以乾時之故怨隙未平桓乃降心以平之柯之盟齊志非魯志也雖與齊盟猶不誠服故兩鄄之會魯俱不與伐郳伐鄭魯無從安既盟于幽又受鄭之逃人不以時執致有西鄙之師蓋桓伯之初魯國猶倔強于桓者如此

辛丑僖王二年十有四年齊桓六晉緡二十五衛惠二十蔡哀十五鄭厲二十一子

僖十四衛曹莊二十二陳宣十三杞共
公元年宋桓二秦武十八楚文十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齊告。齊討宋罪君必自行莊閔僖之世史無定稱往往不書其爵。經于此見曹亦附齊

傳曰宋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夫宋亂未平得齊桓而始息宜戴德之不遑也何反背北杏之會哉良以宋爵上公齊爵侯也桓非命伯而先上公自謂有功遽忘謙德宋不遽為之下耳桓知宋非無名當假周而始服爰請師于周周以單伯會之取成于宋

卷之六

其冬單伯會齊宋于鄄傳曰宋服故也是以單伯定其位次明年齊宋會于鄄不假單伯故曰齊始伯也自是會盟之班序始先齊侯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桓以伯侯伯之命然後侵伐之班序始先齊侯自此以前未有遽然以號于衆者也倡伯之難至于如此在位三十年而伐楚詎可輕為桓病哉

夏單伯會伐宋齊告

三國伐宋單伯會之非更伐宋也傳曰齊請

師于周單伯周大夫于此益見

秋七月荊入蔡蔡非遐絕中國故應來告

蔡哀侯在楚蔡人會北杏故荊復入蔡〻自是折而入于楚終齊桓之世不與盟僖四年齊桓侵蔡或曰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滅息以息嬀歸息嬀怨蔡楚文王為之入蔡此事寔也而曰北杏之故何哉曰此左氏之誣也荊于莊之二十二年熊頵弒其兄堵敖而自立明年是為楚成之元年遣使

卷之六

徧聘列國經有荆人來聘之書為可據也今曰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滅息之年已在敗莘之後又生堵敖及成王成王于莊二十二年長不過九歲世有九歲之人即能弑兄而使徧聘乎然則息嬀事容或有之與入蔡自不相涉荆之入蔡確為北杏無疑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屬于鄄齊告

單伯主會以班齊宋之次而鄭與衛亦附焉義在宋不在鄭與衛故傳特云宋服故也然

桓于此亦失義矣鄭伯突于此年夏使傅瑕弑子儀而入雖不來告齊豈不聞既簒忽又弑儀亂臣賊子執而戮之于勢甚易且鄭之仗楚者厲也非鄭也我殺一厲而別立君鄭必長服于我諸侯聞之畏威懷德孰敢不以齊為歸柰何喜在得鄭不先誅討之兵使厲得幸生因復恣其反覆之詐不獨失義亦并失策則當日之賢侯總無明于大義者耳或曰厲仗楚似亦未可輕殺嗟乎以襄之狂尚

春秋傳注 莊公二 八

卷之六

不難于首止之會殺子亹而轘高渠彌何獨于桓而不能且楚亦何愛于厲也者極其至不過爭鄭而止耳爭鄭之事終亦何能自免哉故齊桓之以柔道致天下于法甚善而獨以之施于鄭者誤也

壬寅僖王三年十有五年齊桓七晉緡二十六衛惠二十一蔡哀十六鄭厲二十二曹莊二十三陳宣十四杞共二宋莊三秦武十九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齊告

難曰齊自爲會不假單伯然甫會復會必爲

鄭舉蓋鄭之反覆宜亦齊之所慮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此齊桓也文姜之復往于齊何為也哉蓋以盟柯之後猶不附齊兩鄄之會莊俱不與齊將有督過之心姜假國事以請于桓以是覘然其復往欲齊雖免曾而終絶姜故自是以後姜不敢復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告○會雖齊先伐犹處後未專征也蓋鑒于北杏而虞謙

春秋傳注　莊公二　九

卷之六

郳者宋附庸獲戾于宋故為宋伐郳宋非力不足以制郳也以為宋有事而不助之即非愛宋之誼也助之伐郳齊之恩意固矣

鄭人侵宋 宋告

此鄭反覆之始事也鄭資楚力以入國既臣役于楚而齊伯方新不服齊慮不足以立國兩會于鄄楚讓即至不得已而侵宋若曰吾非誠服齊也不得已也兩姑之間難為婦自此弗得寧矣夫鄭非好為是反覆也齊伯未

起楚勢方張以為即臣楚諒亦無害而不虞齊之驟伯也一日之誤還及子孫篡國者其亦悔是哉

冬十月

癸卯 僖王四年 十有六年 齊桓八晉緡二十七滅武公稱三十八年衛惠二十二蔡哀十七鄭厲二十三曹莊二十四陳宣十五杞共三宋桓四秦武二十楚文十二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齊告

責其侵宋也齊伐鄭鄭必服齊佻而刔復伐

卷之六

鄭南北之爭自此始矣

秋荆伐鄭　鄭告

鄭厲公之眼楚傳無其迹何以知其資楚力以入國乎曰厲之在櫟者十九年而衆莫敢動蓋必有所恃以自立矣所恃者楚也左傳自鄭伯入自櫟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夫鄭自入國何預于楚而楚得以緩告責之則在櫟之時其所臣役于楚以示强于鄭者不言可知矣然吾以為此謾言也

上已說到從解問處此復更進一步

緩告之事已及兩年至此日而始伐者非為緩告也齊伐鄭而鄭服齊楚亟誅其內向也掩其爭服之情而以緩告布于諸侯鄭之為詞可謂甚巧孰知資楚力以入國情已盡露于此哉世言鄭之反覆倏南倏北者且百年而不知寔自厲公始厲之反覆寔自資楚力以入國始故曰一日之誤憂及子孫蓋國者其亦悔是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襄之六穆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魯寔與盟宜書公會不書公左佚文公羊書公會齊侯宜以公羊為正○同盟者凡盟必次第秋此則一時同秋故曰同蓋伯者所以一人之心經之書同者十有六無異義也自是以後諸侯無敢私相盟

此伯主合盟之首事也凡伯天下必大為盟以合之桓毅而行故其合也甚難而天下之從之也亦遲不相下宋之從桓雖北杏寔自單伯伐宋始魯之從桓雖盟柯寔自今日始陳之從桓自北杏始衛鄭之從桓自會鄄始其未至也必有謀以招致之其已至也必有謀

告與不告諸國向背杜杜目見其中所以譏經者最宜留意

以固結之鄭雖見伐猶告于齊尚示服齊之意宜急盟之以堅其意而魯自盟柯以後其向與背尚不可知亦不可不急為之圖此幽之盟固以合天下之群亦為魯與為鄭也自盟之後魯復受逃鄭則必再盟而始帖盖創業之難〻于後起者如此正而不譎要豈茍且者所得異哉

邾子克卒杜氏謂克即儀父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故今以爵稱與亦意之云然〻使非儀父則前儀父卒時當通于魯今不見經是克即儀父久也且春秋時名克者多字儀桓十

春秋傳注 莊公二十二

卷之六
八年傳王子克字子儀僖二十五年傳楚鬭克
字子儀故左氏雍得擄之通前盟蔑時已五十
二年不書葬魯
不會○子頃立
甲僖王五
辰年崩
十有七年
齊桓九晉武三十九卒衛
惠二十三蔡哀十八鄭厲
二十四曾莊二十五陳宣十六杞共四宋桓五
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三○僖王崩不告故不會
楚孫惠
王立

春齊人執鄭詹齊告鄭罪
齊徵朝于鄭〻不親往而使詹行齊人執之
惡其首畏所以為伐謀之計也
夏齊人殲于遂齊告○此失利事齊亦來告見齊以情待魯

第一二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8 版反內

遂之遺民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饔齊戍
醉而殺齊人殲焉
秋鄭詹自齊逃来
魯不誠服故盟幽之後復受詹逃且魯與鄭
苟不同情則詹亦未必至魯也魯之反覆如
此故明年冬有西鄙之師
冬多麋
乙己惠王元年十有八年齊桓十晉献公佹諸元年衛惠二十四蔡哀十九鄭厲二十五曹莊二十六陳宣十七杞共五宋桓六秦德二楚文十四
春秋傳注莊公二十三

卷之六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侵我于濟西也不言侵史省文因公追以見内受兵惟大國書二十年齊人伐戎蓋為魯治之

秋有蜮　含沙射人陰氣所積

冬十月

丙午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　齊桓十一晉獻二衛惠二十五蔡哀二十鄭厲二十六曹莊二十七陳宣十八杞共六宋桓七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辛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因媵婦而及盟媵不書以及盟故挈書○鄄地在今東昌府濮州

魯不誠服又受詹逃齊宋方聚謀于鄄將以伐魯結以媵婦在鄄適聞其事遂以己意乞盟于齊齊急收魯因而許之經曰遂及齊侯宋公盟是已盟也已盟所以收魯也已盟宜不伐其伐西鄙非督過之心徒以伯体所在

卷之六

不得不薄伐以示警耳說苑繁露皆云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救莊公危也公羊亦云人臣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所以表結者至矣孰知所當論者更在齊桓之放魯哉舍所當論而舉其細者為言此春秋之所以終古而不著也

夫人姜氏如莒

夫人行則書然不知為何事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伐鄙以來齊嘗序宋下今序宋上者

齊自主兵為責魯也

所謂薄伐以示警也魯服齊〻即罷兵

丁未惠王三年

二十年 齊桓十二晉献三衛惠二十六蔡穆侯肹元年鄭厲二十七曹莊二十八陳宣十九杞共七宋桓八秦宣二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連月有災故書時

齊來告此往予也鄰國有災魯不予故史不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齊告

春秋傳注　莊公二十五

卷之六

伯者所以收天下蓋有術也齊桓之術近乎道宋亂未息既會北杏以平之矣已而反覆始定即為伐郳以固之鄭人侵宋即又伐鄭伐鄭亦以固宋鄭人服齊即罷兵是又寬鄭也魯受詹逃則有西鄙之伐魯人服齊亦罷兵既寬魯矣今復為魯伐戎以治濟西之役蓋以齊之强不為已用而為人用又能不念舊惡以柔其心天下之人即有崛強于齊者感其見恤之情而又服其不念舊惡之意不

能不怗志以從于齊此桓之所謂正而不譎也以其近乎術故謂之伯也嗚呼不剛不柔不競不絿柔之足以爲治也久矣齊以柔道致天下而其爲業下于湯武僅一等自桓以下誰能嗣之也哉

卷之六

莊公二終起十一年至二十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七

莊公三

戊申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 齊桓十三晉獻四衛惠二十七蔡穆二鄭厲二十八 辛曹莊二十九陳宣二十杞共八宋桓九秦宣三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子捷立是為文公○是年春鄭虢胥命于弭遂納王殺王子頹鄭方偃蹇于齊故不告王又先告故不見經說者疑為削則無謂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公夫人之史可以不夫人之乎史夫人之經

可以不夫人之予以是益知經之誅討不在名稱之際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己酉惠王五年二十有二年齊桓十四晉獻五衛惠二十八蔡穆三鄭文公捷元年曹莊三十陳宣二十一杞惠公元年宋桓十秦宣四楚堵敖三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赦也眚過誤也過誤當赦過誤而陷大係如後世所稱情輕法重者尤當赦此莊之德意國之重恩書以志美夫復何疑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陳告○此告殺之始傳言太子經言公子必寔公子也史記曰陳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大子御寇傳不言其驟而言公子完至齊之事蓋是田常弑簡公後媚田氏者作為此文以彰前事非當日之寔記也左氏傳採稗官好言卜筮故其文多誣語若此讀者所宜分別視之○公子完出奔齊不告故不書類孫來奔非大夫亦不書大夫奔至元咺而始書

夏五月

不書四月而書五月必傳寫誤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左無明傳下言納幣則此盟必為議婚不言

卷之七

公史文佚也公于是年已三十有四女伯姬且嫁而猶未娶適夫人豈為文姜所制必娶襄女而後可歟齊女待年此年議婚又兩年而後逆為可証也獨所異者齊伯方新公于齊多所慧驁而獨婚事則甚殷公之舉動胡不倫之至是哉

冬如齊納幣公惟朝大國則直言如今以納幣告廟則史寔書之如齊觀社亦以觀社告廟也

齊許之而親往納幣求婚急也居喪納幣非

禮可知

二十有三年 庚戌惠王六年 齊桓十五晉獻六衛惠二十九蔡穆四鄭文二曹莊三十一卒陳宣二十二杞惠二宋桓十一秦宣五楚成王頵元年○二十二年楚熊惲弑其兄堵敖代立今年是為楚成王元年

春公至自齊 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廟

不朝正史宜有書而經所書惟在楚與在乾侯他皆不書經于內事有削又或在此

祭叔來聘

祭叔王朝大夫也不稱使非王命也大夫自

巻之七

聘一經所無疑非禮來聘之故則不可知內事詳非義所係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諸侯祭土祇名曰社祭齊俗因社祭以蒐軍寔夸示民衆襄二十四年傳云齊社蒐軍寔使客觀之是也齊之婚事尚緩設假觀社以求齊穀梁子曰以是為尸女也尸者主為女往爾

荆人成來聘

此即文元年世子商臣所弑之成王也成王弑堵敖而自立使人徧聘列國以窺中原春秋之所惡也而稱人者當其來聘魯不得不以禮接史不得不以人稱春秋即用舊文非襃貶之所及也如曰進而人之則豈有弑兄之人包藏禍心以來聘作春秋者遽為其所責而驟進之以人哉

公及齊侯遇于穀

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

卷之七

蕭叔朝公 蕭叔疑即大心宋之附庸即今徐州蕭縣

蕭叔本朝齊遇公在穀因朝公無可責也内事詳非義所係

秋丹桓宫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子僖公立在明年疑即戎所立之也

十有二月甲寅會齊侯盟于扈

辛亥惠王七年

二十有四年 齊桓十六晉獻七衛惠三十蔡穆五鄭文三曹僖公赤元年陳宣二十三杞惠三宋桓十二秦宣六楚成二

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丹楹刻桷値將婚之時又據御孫之言則爲誇示齊女不言可知公之細事多不書事涉宮廟則亦書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仇人之國也此所謂強爲之說也君苟行史無不書經所惡莊即在史文之内不以有書不書爲分

春秋傳注　莊公三　五

卷之七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凡夫人至必廟見廟見則書至今不言至而
言入疑不廟見然既丹楹刻桷以侈之矣又
使大夫同覿以悅之矣何反以不廟見書此
當存疑未可強為之說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大夫之妻私見曰覿婦人見夫人之名

悅夫人也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
見是不與婦人同覿也今同見則為覿矣覿
之用幣其失為次御孫曰男女之別國之大

御也而自夫人亂之意豈徒病一贅哉自盟高傒至此凡十條皆志哀姜之始至識者已悲婦道之不終矣

大水

冬戎侵曹曹覊出奔陳赤歸于曹曹告○赤疑即僖公然史記書僖公名夷

傳無事寔不當強為之說據經文以言之則覊者曹之當立赤扶戎之勢以逐覊赤因自立以告于諸侯敘當時齊桓雖伯急在救天

巻之七

下之心以自成其强列國之是非多不暇理故雖篡國者一無所忌傲然以告于諸侯

郭公　存疑

壬子恵王八年二十有五年齊桓十七晉献八衛恵三十一年蔡穆六鄭文四曹僖二陳宣二十四杞恵四宋桓十三秦宣七楚成三

春陳侯使女叔来聘穀梁言女叔陳之命大夫此亦因其稱字而意之者也寧知女叔非名且稱字稱名曾無定制

陳使来聘而傳言始結陳好則其事出似于魯觀後公子友如陳報聘又以葬原仲復如

陳其後賊弒子般成季奔陳則季之于陳亦大有意故當因其事而深究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子赤立是爲黔公不書莅魯不會也衛自十六年盟幽以來不復親齊魯亦疑殊衛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史省文也猶言伐鼓于社又用牲耳

志失禮也社者土神屬陰其爵視上公卑于天子而尊于諸侯日食陰勝陽天子伐鼓于社所以責神諸侯伐鼓于朝所以自責用幣

卷之七

于社所以求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皆無所書是當合禮也今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失常禮矣

伯姬歸于杞莊公女杞惠公之妻成公之母桓公之適母○不書送〻者非大夫

嫁女不書有關于後事則書伯姬事寔傳雖不詳而詳于經則有可得而通者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其冬又來而惠始降伯而來朝則從弱之情必假伯姬以自達矣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是時惠公卒其子成公

甫十歲朝其子所以托于公既而成公卒桓公姑容立二十七年姑容來朝魯入杞討無禮則明年伯姬又來三十一年復爲姑容來婦于魯以一婦人勤勞國事者四十年即欲不詳其始事其可得耶此春秋所以賢伯姬而獨書其歸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國門也

志失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春秋傳注　莊公三　八

卷之七

冬公子友如陳此大夫出聘之始○公子友莊之母弟始見經與國政也其後為季孫氏

報女叔之聘陳魯之交甚密季結之也

癸惠王丑九年二十有六年齊桓十八晉獻九衛懿公赤元年蔡穆七鄭文五曹僖三陳宣二十五杞惠五宋桓十四秦宣八楚成四

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報濟西之侵也

曹僖殺其大夫

羈出赤歸而曹殺其丈夫豈非不附赤之人

殺之以除異已狄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左

發例云不稱名衆也此可以明曹之濫殺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言公會則齊宋親行可知今攻齊桓用兵無不親行者然而常稱人將甲帥少之說全乎無援矣

徐即今之徐州與齊密邇而未服齊故伐之

其後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則徐之

服齊必在此伐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 惠王十年

二十有七年齊桓十九晉獻十衛懿二蔡穆八鄭文六曹僖四陳

春秋傳注　莊公三　九

卷之七

宣二十六　杞書六　宋桓
十五　秦宣　九　楚成　五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即今東昌府濮州

為杞伯也伯姬為杞伯而欲會公故公出會之與公款會伯姬無涉左言非事而引非民事不舉以病公誤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文同盟于幽齊告○此盟衛許滑滕不與不知何故疑以衛不與故三國皆不與也

此亦為鄭而盟也鄭自厲公卒本無不服之狀而左氏頃云陳鄭服者據文公十七年傳

鄭子家執訊而與晋書曰我文公四年二月一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今此正是鄭文之六年則前此四年成楚可知所謂有二心于齊也陳自敬仲奔齊二使為卿語言噂喈亦容有之今皆詘服故復同盟齊桓所以致此誠服者當自有在而傳多不詳故不可攷鄭自此委心于齊至僖之五年始有逃歸不盟之事鄭誠服齊之伯勢定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春秋傳注　莊公三　十

春之七

原仲季子之故交季子微察國情知内難將作假葬原仲以自結于陳大夫出境不言所為而史明其事者告于君而後行以葬原仲告也故公羊傳曰通季子之私行

冬

杞伯姬來十二公女豈無歸寧者他皆不書而此獨書自然非歸寧之例

為杞伯也

莒慶來逆叔姬大夫自逆則稱字不稱女

慶莒大夫叔姬公女也大夫逆公女史例不書以公自為之主則書

杞伯來朝杞惠公也即伯姬之夫

杞于桓公時曾一來朝即以不敬見討國小禮不能共近不敬也今雖婚魯懼復不共當須降爵乃始能辨先之以伯姬之會繼之以伯姬之來朝以伯稱獲免于討則伯姬之力也其後僖五年杞惠公卒不赴于魯則情好之不恆可知二十三年杞成公卒更以子赴二十七年杞子來朝秋入杞責無禮也嗚呼杞之朝會可畏如此即欲不戒心于魯其可

卷之七

得哉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公會齊侯于城濮謀伐衛也齊伐衛而謀之魯者將使魯人夙示于衛冀衛之服可無用兵而豈意衛終不服哉不服而後伐之桓之以柔致衛復如此

（乙卯惠王十一年）二十有八年（齊桓二十晉獻十一衛懿三蔡穆九鄭文七曹信五陳宣二十七杞惠七宋桓十六秦宣十楚成六）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齊告○戰不言伐既至于戰則伐可知故啻不書伐齊以王命特告伐衛故特言伐一經中書戰復書伐者惟此衛人懿及齊人戰衛人敗績衛告○凡言及者本國來告之詞必以己及客故知衛及齊戰定是衛告文定每以志戰書及為聖人之貶詞誤甚

齊桓一生討罪執言獨非所急乃至子頹之亂衛朔伐周以言頹亦弗問也今以王命伐衛懿之以事在前人不服罪而遽戰好鶴之懿固不足論貽在齊桓則絕無所以服衛矣故桓之伐衛為可譏若言取賂而還則不然

春秋傳注　莊公三　十二

卷之七

桓雖不肖不宜遠至于是也衛自此亦遂服于齊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子蘧蒢立是為文公○魯不會葬

秋荊伐鄭鄭告公會齊人宋人救鄭齊序宋上者前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乃當時一大事令不及魯故不見經自是以往齊遂專征故此年後凡出師皆先齊即桓伯之次第也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已

異乎秋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然則子元欲蠱文夫人而假伐鄭以威于國中非真爭鄭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彼無爭鄭心則遂之為易說者徒見經書救鄭以為安攘功即在于此而孰知桓之救乃在會檉以後初不以兵之言救為功哉子元伐鄭後竟處王宮成王與子文謀殺子元起非子文為令尹

冬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創作曰築○臧孫辰字文仲桓之孫

卷之七

以築郿故大無減文仲為之告糴

丙辰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 齊桓二十一晉獻十二衛懿四蔡穆十鄭文八
曹僖之陳宣二十八杞惠八
宋桓十七秦宣十一楚成九

春新延廐

夏鄭人侵許 鄭告

許自十六年盟幽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之侵許其齊桓之命歟自是許復從于齊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于莊十二年歸鄑至是歷十八年而卒
魯人義之其卒與葬皆成禮故史悉書

城諸及防

三十年丁惠王十己三年齊桓二十一晉獻十三衛懿五蔡穆十一鄭文九曹僖七陳宣二十九杞惠九宋桓十八秦宣十二楚成八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傳無事實不當強為之說

秋七月齊人降鄣齊告

卷之七
襄既滅紀今復障桓之是舉盖不能無遺議
焉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者為齊濟在魯者為魯濟魯濟之西即濟西

齊人伐山戎齊告

齊伐山戎道經魯濟公往遇之于時山戎病燕桓救燕伐山戎至于孤竹燕齊密邇救之為宜而山戎北戎之别種即古無終國今薊

州遵化縣有古無終地墨胎之故封也僖十年亦稱北戎北戎嘗病齊非甚遠國宰孔謂晉侯謂其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蓋忌桓之詞曷足據哉

戊午惠王十四年 三十有一年 齊桓二十三晉獻十四衛懿六蔡穆十二鄭文十曹僖八陳宣三十杞惠十宋桓十九秦成公元年楚成九

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降班告終魯不會葬

築臺于薛 魯地

春之七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軍獲曰捷獻者史家之恒詞楚且申平曰獻伐山戎還道復經魯以其所獲見遺交道之常不足為怪或曰柳桓或曰威魯盖不知史家之詳內而曲為之詞

秋築臺于秦魯地

冬不雨

己未惠王十五年三十有二年齊桓二十四晉獻十五衛懿七蔡穆十三鄭文十一曹僖九辛陳宣三十一杞惠十一宋桓二十秦成二十楚成十

春城小穀左氏以為穀〻管仲城誤耳魯之小穀非齊之穀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告○遇礼近者為主遠者為賓梁丘近今山東武城縣齊近故以宋為賓非序先宋也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今觀梁丘之後不復會諸侯則是遇别有故不為楚之伐鄭也抑元非争鄭宋已偵得其情故先見于齊侯以姑緩其會邪

秋七月癸己公子牙卒

公子牙者莊公子慶父之母弟也公疾問後

卷之七

子牙〻曰慶父才成季知慶父與牙謀將不利于孺子秉公之未殺以公命酖叔牙叔牙死春秋于大夫卒自隱九年挾卒後歷桓莊四十九年不一書而此獨書之則其有関于國事可知有関于國事者酖也季友既酖牙而公旋殁子般即位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慶父立閔公當此之時國事皆決于慶父子般之卒必隱其情以誑告于齊父謂季一亡人耳夫何能為而孰知自

党音掌

陳以達于齊〻已盟公于落姑而使季歸其國耶齊雖復季父素媢齊〻之信季僅與父等直使季孫湫來省難然後慶父之罪狀與季友之忠賢悉聞于齊〻之于季若左右手而後閔公之弒即聞〻而即有討父之意慶父死而魯始寧則季子之功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也觀君薨之必地則知不地之為弒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未立為世子故莊公有問後之說而史仍書名與子

春秋傳注　莊公三十七

叅之七
惡異諱弑言辛與諱君同○是時季友奔陳而
不書者言婦則奔可知疑亦史内詞例今挨内
大夫奔雅
不及者書

子般孟任子也禮無適子庶子以年是時莊公有四子而般為長故季友之對公也曰臣以死奉般是般友之所立也友去牙而立般勢將去父故慶父之計必弑子般閔二年傳云共仲通于哀姜哀姜將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然則弑般之時未可遽言姜與矣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甫卒慶父哀號涕泣奔控于齊告以昊天降災嗣子不祿而請齊以立閔公之意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則猶齊出也故齊人立之從慶父之請也父之媚于齊若此桓欲一旦而察其情亦豈人情所易致哉

狄伐邢 邢告

狄在中山以南連亘鉅鹿地接邢衛今始見經必驟強也今年伐邢閔二年入衛僖八年伐晉十年滅溫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當

春秋傳注 莊公三 十八

卷之七

齊桓之世而其橫決也如此蓋桓之禦狄必
寔有所未至焉

莊公三終　起二十一年 至三十二年

春秋傳注　卷之

閔公

公名啟方莊公第三子叔姜所生慶公弒子般而立之是時方九歲僖寔長而立閔者利其幼且以婦齊也在位二年遇弒諡法在國遭難曰閔

庚申惠王十六年

元年齊桓二十五晉獻十六衛懿八蔡穆十四鄭文十二曹昭公班元年陳宣三十二杞惠十二宋桓二十一秦武三楚成十一

春王正月

閔幼慶父為政不行即位禮史故無書

齊人救邢齊告

齊告救則史書非謂真能救邢也齊以單師

卷之八
救邢而狄適退齊師無功明年冬狄玩齊復
中邢齊懲前事之失合三師而後敢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乱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来歸不日季友而日季子者魯人賢之故不名
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夫閔方九歲寧知季
子之賢而復之且慶父秉政魯國之人誰敢
為言季子之賢而復之然而請復季友者齊
桓之意也于時季子在陳〻之有心人為之

婉轉于齊以曉齊桓之意桓知季子之當復盟于落姑以復之復季子桓之疑意動矣疑意動桓可用之以逐父矣故季子之奔陳所以用桓曩日之結陳為深有意也

冬齊仲孫来仲孫名湫不稱使不稱名直書曰來君少以臣相見也

前此慶父媚于齊〻不知其賊般也既聞季子之賢盟而復之于是始知有賊般之說桓猶不信而使仲孫省難以察之仲孫歸而告于桓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然後齊桓之意

春秋傳注　閔公　二

卷之八

始決然而慶父則不知也何也仲孫此來必僞親乎慶父也

辛酉惠王十七年

二年齊桓二十六晉獻十七衛懿九蔡穆十五鄭文十三曹昭二陳宣三十三杞惠十三宋桓二十二秦成四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莊公莊之寢廟○春秋書禘者二禘者天子之大祭禮大傳云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周人以文王為始祖立太廟追所自出為帝嚳ゝ不立庙將禘設帝嚳之位于太庙文王就臣子之列而侍享焉其法升歌清廟下而象武來于王成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然列歌雍詩以徹之天子三年喪畢而禘後五年

而一舉是也祫者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太廟遠主當遷入祧因奉祧廟群廟之主合食于始祖之前謂之祫嘗禘則不及群廟當祫則不及帝嚳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魯以周公為始祖立太廟其用禘自成王伯禽始事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祭周公于太廟而己不閏追周公所自出而以因公配之也然則五廟如諸侯止祀因公如諸侯而升歌象嘗九献八佾之儀則居然天子焉故夫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敢观之矣則升歌羽籥之事皆在既灌以後故也惟但僭其儀故得用之于莊公之寢也諸儒謂魯為僭禘并追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則今日之祭將丞周公于莊寢并丞周公所自出于莊殺手足可以辨諸儒之悞故并及

禘者魯之僭祭君薨三年之喪畢徹寢廟而

奉主于新宮然後僭禘以審昭穆此魯事之

卷之八

常史縱書之經不書也今莊公之薨方二十有二月寢未可撤而以吉禮禘于莊公豈非夫人慶父將行即吉之事速其撤以自便哉于時慶父已通夫人將弑閔公而自取其國故其行事如此儒者不察猶言志失禮也其為謬誤豈徒尋文之陋哉

秋

八月辛丑公薨（成季以僖公適邾甫出即歸故不書）

齊仲孫來已具得其情實而慶父不知猶謂是尚可以愚齊也于是即真之謀愈急慶父

使卜齮復賊公于武闈季友使人密告于齊以僖公適邾以避其禍齊桓震怒而欲發兵然後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旬月之間見魯事之津美焉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內大夫出奔非不返者書

始逃死也出奔莒無生路矣使公子魚請不許乃縊夫父之横豈一區區之國論所能懼而使之出哉則齊桓之欲討焉必也桓欲討

春秋傳注　閔公　四

奉之公
而季子始得因其勢以不許而使之縊于是季子之討賊始著于春秋于是齊桓之討賊亦始著于春秋桓之一生雖未嘗有討賊之誠而猶得以其討著于春秋者是亦齊桓之力也是亦聖人之所取也儒者顧言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愈多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奸則是區區之國論能懼父而使之出也此何事也而顧可妄言其本末乎哉慶父死

不見于經季諱之也夫人在邾明年齊桓取

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冬齊高子來盟此言來盟者來與公盟也言來盟則公立可知○不言高傒而言高子者魯人貴之至于久而不絕則不名可知也齊使高傒平魯難不碓使盟故不言使盟

夫人奔慶父縊成季以僖公歸而立之齊使

高傒平魯難與僖公盟而還

十有二月狄入衛衛告○懿公敗而見殺故傳言滅衛〻人立昭伯頑之子申是為戴公其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衛大史為狄因而脫歸夜與國人出僅告入衛而已懿公襄公之卒無史能告故魯不書

春秋傳注　閔公

卷之八

莊之末年狄伐邢明年春齊人救邢使狄因桓救而去則必不敢復中衛其中衛不忌桓也吾是以知救邢之無功狄之入衛殊出不意使懿嬰城固守以待齊師猶可以免而懿既狂且又不量力而好戰齊不及救狄得縱其狂氣方勝之虜銳不可當明年轉而困邢桓雖合三國之師亦不能不戒心于此虜矣

鄭棄其師　鄭告

是時狄方入衛鄭衛相鄰不使宿將重兵以

禦狄頌以素惡高克反使帥師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鄭人惡之為作清人之詩以譏公而以棄師布告列國史曰棄師本告文也或曰是時文公在位文豈肯以棄師之說布于諸侯則又不然周禮列國各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他國來告及告于他國皆得以其公義直為之詞君與執政强而後曲為之詞其由為之詞者變也鄭既作清人之詩以譏公故史亦得直為之詞傳曰史為

春秋傳注　閔公　六

卷之八

書贅為詩即其証也說春秋者不明其故而謂鄭棄其師確是聖人之斷詞因疑聖人作經必有改于史丈之舊使一經之本末迄不得明則其所係不在鄭棄其師之一事學者宜亟思而明辨之

閔公終起元年至二年

春秋傳注　卷之九

僖公一

公名申，莊公次子，子般弟，閔公兄，成風所生。閔公之遇弒，成季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傳言成風聞季友之賢，乃事之而屬僖公，即有其事，然僖公因當立也。妻聲姜，不見經，疑為公子時所娶。在位三十三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　惠王十八年　齊桓二十七　晉獻十八　衛文公燬二年　蔡穆十六　鄭文十四　曹昭三　陳宣三十四　杞惠十四　宋桓二十三　秦穆公任好元年　楚成十三

元年

春王正月

國亂不行即位禮，史故無書。

齊師、宋師、曹師 昭 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

卷之九

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齊徧告○莊公三十二年經書狄伐邢明年閔公元年齊人救邢今齊亦救邢而獨不書狄圍邢者邢被圍遂不獲告見經與否保于告不告益復可知○遷有不告此則齊并告功

狄甫入衛旋即中邢方勝之鋒銳不可遏桓故合三師以救邢而又不敢直前角之駐師聶北以覘其變也駐師五閱月狄鋒益熾邢守益疲故桓與仲計以為狄終不可與戰莫若委邢于狄令且潰而奔師狄人貴貨而賤土既入邢必且縱兵抄掠以飽其欲俟其既

飽而後逐之必頓輜重而不與我戰故桓之兵嘗處于不敢之地有逐狄之名而無損威失重之慮也然則將何以處邢曰遷用財賄齊為之備左祖右社前朝後市齊為之新令其社稷無廢祀人民無廢主以是為可以謝邢斯已矣儒者不知兵泥經文以言桓事以為救而書次其次為貶嗚呼豈知桓之次乃所以為救哉然則桓之策果盡善乎曰否一試之于邢再試之于衛三試之于杞而桓之

卷之九

避狄已為狄人之所滅矣是則桓之失策也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聖人作經以誅亂討賊為正而誅亂討賊寔假大國以為權衛之討吁宋之討萬義非不正也而力不足以威他國數十年間其事仍見無所忌也桓大國也討又不貸婦人婦人之中不貸姑姊妹于是天下之人益知慶父之死蓋寔齊桓之所為始有所忌而不敢肆魯之二世帷薄無羞桓之力也世稱齊桓功

在當日而不知功莫大于殺哀姜殺哀姜而亂賊懼差有當于春秋之義異時楚殺徵舒天下屏息者二十五年其事正類而彼以文顯此以言微後之人因遂忽而不求其意夫泥于文者忘其事忘其事者忘其功春秋所以終古而不著者其在此歟

楚人伐鄭鄭偏告○荆乃州名楚其封國之號也是時楚益强故鄭稱楚人以告自此至二十一年告者嘗稱人至會盂楚始自稱爵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傳言盟于犖不書疑傳有誤

春秋傳注　僖公一　三

卷之九

此與前兩伐迫脅異也十六年伐鄭責之而已二十八年子元伐鄭假伐鄭以威于國中非真以鄭為事也今則楚成殺子元令尹子文為政長主賢臣謀之數年而後行今年伐二年侵三年伐此有成謀非一二偏師所能救也桓知不大合不足以帖楚不帖楚不足以安鄭以故會于檉以固之今鄭且無懼我方有事于南方不以一救為事以故頻年侵伐齊無一旅以相援方且盟于貫會于陽穀

侵蔡伐楚而盟召陵然後楚人不敢復伐鄭是則齊之所以救鄭者耳左傳曰會于檉謀救鄭也旨哉言乎蓋桓仲之深謀而左氏能言其概者如此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哀姜孫于邾魯與邾有怨出不意以敗之此與會檉各自有事未可執以病僖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賜汶陽之田及費自賞定魯之功非為敗莒也因敗莒而始頒之耳

卷之九

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稱姜史闕文

七月齊人以歸十二月夫人之喪始至魯疑祔葬之非宜故遲遲往逆也時無君子以斷之終以迎歸塟小君致夫人失禮之源自此始矣

癸亥惠王十九年二年齊桓二十八晉獻十九衛文二蔡穆十七鄭文十五曹昭四陳宣三十五杞惠十五宋桓二十四秦穆二楚成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

以詞法言之凡內城則直書城外城則或言三師或言諸侯或言列國大夫未有直言城者也況魯有楚丘在曹州東南五十里子貢傳亦以定之方中為僖城楚丘之詩不必定況是詩要之僖實城楚丘矣桓城楚丘封植衛國衛人忘亡時適相值事誠有之若以此詞為外詞且謂削諸侯以病桓封衛之詞則終不敢何也桓寔未嘗封衛也如以封為桓罪則秦晉圍鄭燭之武曰既東封鄭又欲肆

卷之九

其西封豈晉文亦嘗封鄭手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志失禮也

虞師晉師獻滅下陽虢偪告○先虞者虢恨在虞○下陽一邑也而曰滅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下虢之宗廟疑在此都故以滅告

晉自唐叔虞始受封八傳至穆侯封其少子成師于曲沃又三傳至武公曲沃愈强反滅晉莊十六年王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其子獻公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晉國愈大然

不見于經者始多內亂不通東諸侯齊桓雖伯令不及晉赴告猶不至也今伐王之畿內國滅其下都號為之赴于諸侯晉始見經號之來赴以齊方圖伯冀能為之聲罪于晉而齊之力寔未足以制晉且方南事楚置晉不問三年之內晉遂復假道以滅號還執虞公而滅虞養成晉强晉遂以伯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齊徧告當時盟者○貫惟四國穀梁言諸侯皆在非

卷之九

齊侯之服江黄非謂江黄之果足助楚也江黄至而楚之四顧皆可虞貫之盟陽穀之會將故形之以亂楚人之意非欲諱其往來之迹也當是時桓日以楚爲事楚亦日以桓爲謀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即楚之用間也豈有齊桓之衆動而不爲楚人之所得况復爲之徧告于諸侯哉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告鄭徧

甫伐復侵〻而即去鄭不勝其求自將服楚此子文之成筴所以肆鄭而圖中原者也

甲子惠王二十年

三年齊桓二十九晉獻二十衛文三蔡穆十八鄭文十六曹昭五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二十五秦穆三楚成十五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不言旱者時不閔乎歲事也故亦不雩

穀梁言雩時一書勤雨也此殆不然史有詳略初無定情不得執以求義

徐人取舒徐告○徐偃王稱王是穆王時事經未嘗以其僭王而夷之凡言荊吳徐

卷之九

趙為夷夷者有妥也○舒楚東小國在今廬州府舒城縣後有舒蓼舒庸舒鳩皆此舒之屬

莊二十六年齊嘗伐徐徐遂服于齊今取舒通伐楚之徑也其後楚伐徐齊使大夫救徐則今日之為伯令可知矣

六月雨

書以志喜舊史情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齊偁告○今山東平州陽穀縣

甫盟復會所謂將故形之以亂楚人之意者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盟者往盟乎彼也凡涖盟皆盟其君聽伐楚之期也舉魯一國則他國之來受命者可知矣

楚人伐鄭鄭禍告

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鄭伯欲成以齊人之不救也孔叔知齊方勤我以其方為貫之盟陽穀之會所以伐楚以救鄭也蓋齊之勤鄭者三年而後出師即鄭伯亦安能諒之哉

卷之九

乙丑 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 齊桓三十 晉獻二十一 衛文四 蔡穆十九 鄭文十七 曹昭六 陳宣三十七 杞惠十七 宋桓二十六 秦穆四 楚成十六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文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經言春王正月特託出會時言之耳至次陘時已更時日非謂正月次陘迨夏屈完始至也○蔡雖潰猶服于楚

侵蔡伐楚為鄭伐也師進次于陘示將戰也當此之時桓之力實可以戰諸侯之心亦度桓之必出于戰故楚成熟計之而不敢與齊戰知使八國之中有一人焉知桓之不欲戰

則楚之盟不可得矣

夏許男新臣卒即許叔子業文是為僖公

或曰卒于師或曰卒于國非義所係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出史從事得倚書○或言不稱使權在屈完豈有屈完既來猶復中止不盟之理其受君命不言可知傳取楚國之牘以寔經條故事多不寔當時直來乞盟無半抗語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示屈服也盟于召陵屈完盟也桓受完盟而不與屈完共為盟故不言桓而但曰盟于召陵蒙屈完之文傳言屈完

卷之九

與諸侯盟盖不寔也所盟者何盟不伐鄭也何以知其盟不伐鄭乎儀而滅弦儀而伐黄而滅黄儀而伐徐而敗徐至于鄭則不復加兵者十有五年猶曰召陵在彼也然則桓為所愚乎曰明知見愚而亦姑聽其愚以終伐楚之局則又桓之所以愚鄭以愚天下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君行史從事得備書○及者齊及之也不言齊蒙上文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

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夫濤塗之言雖私其國不聽則已何至執而伐伐而侵至于陳成而後釋哉當是時楚雖帖服蔡仍不來而陳人復有見欺之意不折其謀後將焉保桓所為過而深慮乎陳也何以知桓之深慮乎江黄新

卷之九

服而齊與之伐陳所以曉陳之意者可知已陳一不忠而執其臣伐其國所以曉江黄者又可知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傳曹人侵陳公孫兹叔牙子列國皆稱人雖知非君以魯遣大夫也大夫會兵自此始

前伐陳以兵役久令且歸至是即合七國侵

陳桓之疑陳蓋可知也陳自是終桓之世不敢有二心

丙寅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 齊桓三十一 晉獻二十二 衛文五 蔡穆二十 鄭文十八 曹昭七 陳宣三十八 杞惠十八 宋桓二十七 秦穆五 楚成十七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告○二子出奔不告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姬嬖譖殺申生重耳奔狄夷吾奔梁夫

卷之九

譖殺申生者驪姬也而曰晉侯使以殺太
申生之故來告則九告而及于諸侯者必舉
事之本末而悉言之或寔或誣史書其事不
能有所可否于其文矣故凡史之詞皆不可
以褒譏說經據舊史是寔無所褒譏也故凡
世之以褒譏說聖文者皆妄也又如同一事
也而有書有不書〻者既出于告則不書者
必出于不告衛殺太子伋鄭殺太子華曾無
異于晉與宋也而晉與宋則書衛與鄭則不

書是豈有所筆削于其間哉然則説經者當自有在去其褒譏之見與筆削之疑而一以事之是非為歸則聖人之情當不出乎吾人之意耳

杞伯姬來朝其子

此伯姬即莊二十五年為杞惠公之妻者也惠公卒不見于經魯不往予其子成公甫十歳卒其子以自托于僖蓋所拮据國事者如此

夏公孫茲如牟

年小國魯不往聘蓋實娶也告君而後行故亦書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凡舉盟事不必復舉會此因王世子特舉會事知鄭有異故復盟本二事非因會而盟也

周惠王太子名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于惠王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而立之齊桓率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鄭雖

與會然嘗不朝桓疑其有二心于帶以爲叛
齊之計也復合諸侯而盟之鄭果逃歸不盟
蓋王使宰周公謂鄭伯欲撫鄭以從楚輔之
以晉使其自異于齊以輔帶也當是之時桓
以適庶之故爲王室憂而王反右楚携鄭伯
以敗桓盟苟欲立帶其顛倒至于如此故桓
之所處極難任其事任其勞任其罪越兩年
而後乞盟苟非甯母之盟卻子華而收鄭心
則因而佐楚以窺中原桓之功且大壞故以

春之九人臣而任國事苟無聖主鮮有克濟其功者也坐是天下多避事之人王室雖微鄭猶喜于王命王之猶足繫人可知也自惠王此舉天下縣是益輕周自是以還王室之虛名不復造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告以示強

左傳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此影響之之言也弦恃四國已豈不事齊弦之所恃蓋恃齊也

鄭既逃歸不盟必己私事乎楚探弦之不設
備而私告于楚以來之楚兵遽出桓不及救
鄭以此為媚楚之媒楚因是以免鄭之罪小
人之情狀固如是耳如傳所載則弦自為滅
鄭自為逃于當日之情形復何涉哉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晉稱告曰滅殺晉不告

初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
伐虢虞既貪而許之今復假道于虞虞復許

卷之九

之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滅虢滅虞

皆不告而獨告執虞公者晉假虞公之罪以

告于諸侯飾罪在君告不及國且脩虞祀而

歸其職貢于王則其所以罪虞者必以不貢

為辭脩虞祀明不絶祀亦復僞言不滅也晉

始見經而所得見于春秋者祇此滅下陽執

虞公二事世濟其譎卒就伯功抑世道之又

一變哉

丁惠王二六年齊桓三十二晉献二十三衛文
卯十三年之蔡穆二十一鄭文十九曹昭
八陳宣三十九杞成公元年宋
桓二十八秦穆六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討鄭之逃首止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人圍許所以救鄭諸侯徹圍而救許且不急鄭一以結許恩一以寛鄭罪總桓之以柔治也

卷之九

冬公至自伐鄭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七年齊桓三十三晉献二十四衛文七蔡穆二十二鄭文二十曹昭九陳宣四十杞成二宋桓二十九秦穆七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

前伐鄭以救許解圍故復伐鄭孔叔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我知其所繇來矣故少待我

夏小邾子來朝

郳者邾之別封今得王命為小邾子來朝于

魯必始爵也自是以後經不復稱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鄭告

鄭本入濤塗之譖欲以殺之今假說于齊以殺申侯非實說齊也若實說齊則鄭已誠服可無寧毋之誠盟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

將復合諸侯大伐鄭也鄭猶懼楚故僅使太子華聽命為兩事之局而管仲即以郤華收

春秋傳注 僖公一 十六

春之九
之夫鄭之背齊非愛楚而惡齊也鄭近楚而
遠于齊楚之力嘗足以庇鄭齊不合諸侯不
能制楚師老財殫有不繼之憂故鄭之計以
為寧得罪于齊毋開釁于楚仲知震之以兵
不若綏之以德綏之以德無若郤子華鄭所
為心服而返盟也英雄舉事而不違于物情
之至當烏能順物而各厭其懷哉

曹伯班卒子襄立是為共公○昭公班僖公赤之子赤卒在莊三十二年不見經不告

公子友如齊

聘伯主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 己巳惠王二十五年崩 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五衛文八蔡穆二十三鄭文二十一曹共公襄元年陳宣四十一杞成三宋桓三十秦穆八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人盟諸侯自此始其後遂以共為常

此王人襄王使也前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卷之九

齊桓公復合諸侯若將為之討帶然者帶誅息而後發喪故書天王崩在十二月桓以柔致鄭〻卒乞盟又值惠王之崩也

夏狄伐晉晉告○據傳晉伐狄又敗狄宜得見經皆不書者晉以重耳故出師則不告也重耳奔狄晉獻公為之伐狄〻亦侵晉至于采桑里克帥師敗之于采桑里克心在重耳不逐北而還師狄因以晉為可輕也今年夏遂復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太廟周公之廟凡奉新主必合食于

始祖之庙其祭曰祫魯僭禘寔祫也

致哀姜也禮夫人薨三年之喪畢則奉其主以配食于公是之曰祔合禮之常不悉書也哀姜婬于慶父與弒二君齊人取而殺之于夷義不當祔魯亦有疑故遲之至今然終致之廟則魯無執禮之臣故也以是木主故曰致穀梁劉向皆主成風嗚呼豈有生人而言致者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子襄王立

卷之九

難故也是以綫不言薨者薨已在前不告喪

魯不會也

僖公一終

起元年

至八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

僖公二

九年 庚午襄王元年齊桓三十五晉獻二十六卒衛文九蔡穆二十四鄭文二十二曹共二陳宣四十二杞成四宋桓三十一卒秦穆九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子茲父立是為襄公不言葬疑迫葵丘之會不及致諸侯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宋子襄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王世子殊會宰周公不殊會皆史文所必然不足為義○宋稱子未葬出會也葵丘在今開封府考城縣

卷之十
王位甫定齊桓復會以固之王使宰周公賜齊胙故亦與會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未嫁而書其卒必已許他國為夫人且將嫁者也不言子疑非信女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言諸侯則宰孔不盟可知。齊桓之世晉不與盟
葵丘之會寔可無盟既會兩月而復盟者桓知宰孔之有異心慮叔帶之謀之未息也故宰孔歸而諸侯復盟且為之申王禁以風示

于帶初命曰誅不孝指叔帶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指惠王也叔帶繇是終桓之世無敢冀于王

甲子晉侯佹諸卒晉君卒始赴于魯○國乱不成喪魯不會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荀息告

晉獻公卒荀息以先君命立驪姬子奚齊為君中大夫里克等憤申生之故欲立重耳殺奚齊于喪次荀息復立驪姬娣子卓以葬獻公其君之子云者君未葬未成君史不得以

奉之十
君稱也

辛未襄王二年十年齊桓三十六晉惠公夷吾元年衛文十蔡穆二十五鄭文二十三曹共三陳宣四十三杞成五宋襄公茲父元年秦穆十楚成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魯朝伯國自此始○凡朝大國迄以告廟僖以周公之後始屈朝齊蓋不告廟故此年十五年皆無公至之文以為信而安之故不書以示義者哉

始朝桓也齊桓既伯定為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之制以為諸侯事伯主之禮故七年友如齊此年公如齊十三年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七年桓卒故僖再朝要之寔僭禮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告○周司寇蘇公之後曰蘇子國于溫故稱溫子國雖滅溫子猶存故其後復有蘇子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叛王事在莊十九年奉子頹以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晉告○獻公已葬卓已成君故不同于奚齊而曰弒其君○弒在前年十一月而以今年正月書者赴始及魯寔則惠之入國已在此書之前

里克復弒其君卓誅納重耳公子夷吾先路秦之急納之是為惠公是時齊桓倦勤不以晉為事而秦穆夫人寔晉獻女急為晉謀齊

卷之十

隰朋雖共納君寔秦力也夷吾入于晉方亂不告不見經

及其大夫荀息晉弃告

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及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所謂斯言之玷者以其從君于昏自死不能償責也後之人以為聖人之所

取則誤矣夫三大夫之死所以獲書于經者以其為大臣故告之苟非大臣雖死節不関於鄰國矣召忽之不書糾非君忽不得以大夫例故不書蕩意諸之不書宋昭國人之所忽以意諸為昭公之黨也不以告故不書叔仲惠伯之不書公子遂為政諱弑君并諱殺惠伯故不書然則非不書者皆見責書者皆見旌也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等雖不見經其為能死自若也因惠伯蕩意諸召忽

卷之十

之不書而謂其有可訕誤矣因荀息之亦書而謂其有可取尤誤矣因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等之不書而謂君之私人不得與于死難之節尤誤矣夫雖私也苟能死焉在非賢如使君之私人不得與于死難之節脫有忠臣孝子忽然而出于左右贄御之間奮其忠孝之性以與賊鬬而不得以為功從君於死而不得以為節是教天下以叛也是使左右贄御之人終不得為君子也為之君者不亦難

乎故責大臣者當自荀息始表死節者當自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等始書與不書概非所云公羊氏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邪說誣民與于亂天下之甚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齊告○北戎疑即山戎

晉惠殺其大夫里克晉告

里克殺奚齊卓子欲納文公惠公賂秦先入謂里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伏劍而死晉自滅

春秋傳注　僖公二　五

卷之十

下陽始見經既而殺申生執虞公狄伐晉里克殺奚齊卓子晉事頻告今殺里克丕鄭父亦見經自是春秋所書半出于晉外事之詳非復昔時之志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壬襄王申二年十有一年齊桓三十七晉惠二衛文十一蔡穆二十六鄭文二十四曹共四陳宣四十四杞成六宋襄二秦穆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晉告

丕鄭父里克之黨聘于秦還晉并殺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聲姜始見經其聘與娶必在為公子時也

夫人必齊公族女僖佐齊桓終始無間桓故會夫人以罷異之事不近禮當在所譏然非義所係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黃告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今按貫之盟陽

卷之十

穀之會江黄皆在而楚人獨先怒黄者僖五年楚滅弦傳云江黄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然弦子奔黄而不奔江則黄之棄楚必更篤于江矣當時齊雖伯鄭猶有二心况小國乎江雖睦齊未必不邀事于楚而黄獨以不歸楚貢為見伐之端齊不救黄為可痛也當是時仲必已死故桓乖負心如援左傳明年平戎于王之言無論仲必不平戎即黄亦斷無不救矣

癸酉襄王四年十有二年齊桓三十八晉惠三衛文十二蔡穆二十七鄭文二十五曹共五陳宣四十五杞成七宋襄三秦穆十二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黃告○國雖見滅史猶具官仍得編告

當齊桓之用江黃也秖欲亂楚人之意而已小國之存亡所不顧也以故楚人伐黃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苟懷依戚之意雖倦勤俯遽不能救一黃哉君子之論人也觀其負心與不負心而已苟負心雖功蓋天下不能贖

春秋傳注 僖公二 七

巻之十

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子款立是為穆公

甲戌襄王五年十有三年齊桓三十九晉惠四衛文十三蔡穆二十八鄭文二十六曹共六陳穆公款元年杞成八宋襄四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

春狄侵衛衛告

侵楚丘也衛遷楚丘見于傳而不見于經故後世疑其說然齊桓禦狄更無他策惟有遷之一端而已於邢於杞皆出于遷何獨於衛

而不遷乎今之侵衛是侵楚丘足知遷非長策苟討日前徒尺寸之避耳邢雖遷疑屈服于狄故夷儀後不復見侵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穆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曰會于鹹淮夷病杞病今按杞都雍丘即今開封府之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境淮水之南距雍丘七八百里安能西越陳梁

卷之十

東越郯徐深入敵人之境而為寇哉竊意狄方侵衛杞實震鄰桓素畏狄不欲與爭故會諸侯于鹹為遷杞計耳下云諸侯城緣陵即會鹹之諸侯可知緣陵即今青州府之臨淄縣齊遷之山東所以遠狄如曰淮夷之故則豈有方啟遠害反處之近淮之地也哉○按左氏十一年夏揚拒泉皐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〻奔齊〻侯使管仲平

戎于王十三年齊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諸侯戍周仲孫湫致之此一事數見于傳似非無稽然以理斷之多不可信戎伐京師東周之大变萬無不告諸侯之理既告則魯史必書今不見經可疑一也子帶召戎王討子帶帶必不敢奔齊即奔齊齊無平戎于王之理況使管仲平可疑二也子帶襄王之罪人齊所欲討既奔齊縱不加討反使仲孫湫言

卷之十

而歸之有是乎〔理〕可疑三也然則會鹹確是遷杞遷杞確是避狄所謂淮夷病杞且謀王室者全乎影響之言不知左氏何據而云此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再聘也

乙亥襄王六年十有四年齊桓四十晉惠五衛文十四蔡穆二十九卒鄭文二十七曹共七陳穆二杞成九宋襄五秦穆十四楚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即臨淄之說世或疑之以為自杞縣至
臨淄千有餘里齊欲遷杞而安之何甚遠至
是然襄二十九年城杞〻在淳于淳于在今
膠州高密縣自臨淄復遷高密故易為力且
魯嘗侵杞晉治杞田杞魯接壤即此可見今
日之遷確在山東之域矣然則何以不言遷
既城緣陵杞自往遷不須復告我魯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內女嫁于
諸侯非有故不書故季姬初歸
不書〻不繫鄫自父母國言之

卷之十

援左氏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明年九月季姬歸于鄫先儒非之以為下書歸鄫則姬是未嫁僖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防而送以季姬歸之耳今按魯秉周禮斷無女自擇配之理鄫既小國迫使來朝加之以非禮事多有之明年復書季姬歸于鄫謂既朝而後歸之記事之變不當定以初歸讀也或曰此錯簡也宜在遇防之前則亦或然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按左氏卜偃之言則沙鹿晋地然不繫之晋當闕疑

狄侵鄭 鄭

桓慎用兵不敢一以狄遇彼知桓之慎而益

肆其鋒且越晋衛而侵鄭是桓之惡也

冬蔡侯肸卒 子甲午立是為莊公○蔡侯獻舞卒於楚不告魯故不見經肸雖事楚其卒也猶告于諸侯久而後告但記告時不能以月日識也魯不會葵中國群而絶之至文十五年莊公甲午卒并不来告矣

丙子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 齊桓四十一晋惠六衛文十五蔡莊公甲午元年鄭文二十八曹共八陳穆三杞成十宋襄六秦穆十五楚成二十七

卷之十

春王正月公如齊

再朝桓也五年一朝之法始于齊桓晉因之以為例

楚人伐徐徐告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子是為仲孫氏

此子文之勝算也楚聲言伐徐齊必大合諸侯為救徐之舉迨齊出而楚已還往返無事聊出二師伐厲而已齊師既還楚復以偏師

伐徐諸侯之師勞者未息不可以復出齊獨出則楚已敗徐去故齊兩出而兩無功致于人而不能致人反為楚人之所笑者也是役也楚逸而齊勞諸侯之師寶應且憎明年會于淮有夜登丘而呼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齊告

厲楚之與國楚師既退聊伐厲以致怨如云救徐則謾語也

春秋傳注　僖公二　十二

卷之十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或曰桓會不至其書至桓德衰矣貶伐楚飲至伐鄭飲至何獨壯丘之會久不當飲至而强為之說邪

季姬歸于鄫

因既朝而復歸之也記事之變不嘗書以初歸鄫之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字既殁則稱字蓋大夫之始祖有特廟者也隱慝之說殆未必悲亦未確為展氏

冬宋人伐曹宋告

此齊桓之世也宋襄何人而敢為伐曹之舉且以討舊怨播于諸侯哉明知桓之倦勤而不忌故敢生其代興之志耳舊怨在莊十四年曹莊公從于齊桓伐宋曾閱三君又三十五年矣必非宋襄之所怨也故討舊怨宋襄之托詞托詞而托于齊桓同伐之詞則尤不忌之橫詞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告

齊師既退楚復出師以伐徐徐不嬰城至于

春秋傳注　　僖公二十三

秦之十

見敗桓之救徐益為楚人之所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惠及秦伯穆戰于韓獲晉侯晉告戰獲不告伐故不書伐○秦自周孝王始封伯翳之後子于西戎三傳為秦仲又十傳為穆公世與晉為婚姻而不赴中國故自此以前不得見經今因晉告而見之秦事遂與晉相終始其後秦亦自告列于東諸侯矣○韓即今西安府之韓城縣是將地屬晉

齊桓之世令不及西故秦晉之事之見于春秋者蓋寡然二國之患仇已自積也晉侯之入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〻侯

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穆夫人請之仍歸
晉侯獲書而歸不書者晉告獲不告歸也秦
晉之曲直本無関于天下之故經于外事不
加筆削故亦得附書如曰聖人之意云何則
不敢知

丁丑襄王八年十有六年齊桓四十二晉惠七衛文十六蔡莊二十二鄭文二十九曹共九陳穆四杞成十一宋襄七秦穆十六楚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春之十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子無佚不見于經季孫行父其孫也無佚早卒不知在何年然自此以後魯之奉命以出者公子遂叔孫得臣公孫敖三人而已使無佚尚存既為世卿何故不使是無佚卒于友卒之前待行父長而後使襲卿也行父奉使在文六年行父生宿〻生紇早卒不見經紇生意如意如生斯〻生肥季氏專魯實始于此○大夫卒書名此兼字者程子曰生而賜氏與仲遂同此言似有據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嫁于諸侯而書其卒非有故不書紀伯姬宋伯姬是也非大歸不書子叔姬杞叔姬是也今不書鄫季姬歸而書其卒豈遣歸寧

而卒于魯致歸寧例不書故不得知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子得臣嗣是為叔孫氏所謂啟此則有後于魯國也

季子魯之功臣報功可也其立仲孫氏何居亂賊之後亦為世卿與宋之華氏等魯之亂自此始矣且宿及意如苟無二氏橫亦未能至是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邢始與會

卷之十

左氏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此時鄫有何患而齊忽謀之且至合九國以謀之淮近徐會于淮蓋謀徐也徐被楚急或欲城鄫地以遷之則不可知城鄫所以為徐而左氏以為謀鄫顯為影響之談矣

戊寅

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齊桓四十三卒晉惠八衛文十七蔡莊三鄭文三十曹共十陳穆五杞武十二宋襄八秦穆十七楚成二十九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公行史從外事即書英六皆皐陶後

英氏楚之與國伐英氏報婁林之役也

夏滅項君行史從外事即書

項為齊滅魯滅不可知然齊滅之說稍為近理項即陳州之項城楚旁小國也伐英氏不足以示武因滅一國以張之不言齊蒙上文齊徐共舉也如云魯滅則僖公長君立權未嘗一日落誰敢不繇君命遽滅一國又去項城殆千里乃能一旦而滅之邪左氏言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蓋因緣于會下之事而強為之詞不知執辱之羞桓不遑加

卷之十

于我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今泗水縣古之姑蔑魯地也齊出師還道

經魯地姜氏假齊光寵因其在境而會之與

前會陽穀同意不言公及夫人者公方在軍

必與同會不待言也以為請而免之桓何人

止僖何事也豈以一婦人言遽更其喜怒哉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之盛極于桓其衰也亦始于桓繼嗣不定五公子爭立十月乙亥卒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赴六十七日屍蟲出于戶不忍言也桓公子為諸侯者五人長無虧被殺無謚孝公昭立十年卒衛公子開方殺其子而立孝公之弟潘是為昭公立二十年卒立其子舍商人弑舍而自立是為懿公立四年被弑國人立其兄元是為惠公國內之亂起三十四年始息餘子七人孝公時為七大夫于楚

春秋傳注　僖公二十七

僖公二終

起九年至十七年

第一〇一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一

僖公三

己卯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 宋襄九齊孝公昭元年晉惠九衛文十八蔡莊四鄭文三十一曹共十一陳穆六杞成十三秦穆十八楚成三十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告○宋并戰甗敗齊告功于諸侯而戰甗在五月伐齊在正月者蓋告時追其出師之日言之○桓公卒齊人立無虧魯不知已殺迫夏出師救之則立與奔與殺齊皆不告獨宋以伐齊告耳告并戰甗而史分二條者中有內詞為間事

經于外事之書有一事而兩存其義者伐齊

卷之十一

戰[illegible]之類是也公子無虧能戍曹于閔之二年則甚長可知猶不聞以世子稱易儲之意已為群婦人之所窺矣鄭姬最寵故屬其子于宋襄又以豎貂易牙之謀許立孟武是使豎貂易牙立無虧于內而使宋襄立孝公于外也亂之萌豈待閔哉襄欲繼桓以成伯業而所首事者若此顛倒悖亂不在伐齊之日而在受託之時經之書此一以見桓伯之不終一以知宋襄之不足伯也

夏師救齊

魯數救無虧知無虧已殺不成救而還紀其出師亦書曰救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宋告不言齊及宋而言宋及齊者宋告則言宋及也諸言變文者非

無虧既殺齊人將立孝公四公子之徒猶不服宋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宋立孝公而還四公子者昭公潘懿公商人惠公元公子雍是也毋罷各有黨故能與宋戰〻敗宜奔

卷之十一

不言弃疑傳有闕然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楚寘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則當其敗時牙蓋奉雍以走楚矣

狄救齊 齊告

狄何人也敢煩救齊哉彼特假救齊之名以亂齊齊已立君而乃以救齊說然則所謂救救孝公也孝之愚以為真相救遂與狄親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即其驗矣使救四公子之徒則狄乃孝仇也救齊之名誰為之告

而何以得書于史哉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孝公既立然後得葬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衛立○狄稱人因邢挈書史以成句

狄欲并楚立而有之其本謀也尤可恨者挟邢以來邢自還夷儀曾不中狄豈真愛邢哉抑豈夷儀果遠狄真不得至哉邢知雖暫還終不得免犬馬珠玉蓋歲幣焉狄固臣妾畜之矣一旦驅之使來踴躍赴命是亦狄也衛與邢同被狄患幾亡復存曾不是恤反為狄

卷之十一

驅幸人之亡以固其國固非邪之本願哉然而衛之仇不可解矣

庚辰襄王十一年十有九年宋襄十齊孝二晉惠十衛文十九蔡莊五鄭文三十二曹共十二陳穆七杞武十四秦穆十九楚成三十一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嬰齊書名宋告之也他執不名即是不告如云滕亦有罪則負芻之罪十倍于滕何反不名

齊之伯先有功德于諸侯諸侯自歸之初未嘗以威劫也宋方定齊即欲稱伯召滕不至即執嬰齊是時天下言伯者三齊孝公自以

為桓子也故齊之盟居之不疑宋襄公以為
齊之後伯宜在己故有曹南之盟且求諸侯
于楚〻成之所忌者桓耳桓死何忌故有盂
之會而執宋公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
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俱告宋
宋急圖伯召此二國而盟之必并召鄫〻稍
後故使邾人用之也曹本已盟覩用鄫之事
誼必不甘致不服宋秋宋人圍曹

卷之十一

衛人伐邢　衛告

報邢狄之伐也衛之伐邢春秋不非

冬會陳人蔡人莊楚人鄭人盟于齊陳侶議故

先陳楚欲

愚齊故處後要之衆寔推齊為主盟史因其地

以國故不見首齊之人言經者當見其寔○因

國稱人為君為大夫雖不可知然業欲愚齊無

違大夫社盟孝公之理蓋必君也不言公疑闕

文公羊

有公字

傳言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

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此陳蔡魯鄭共

愚一齊以媢楚而孝公不知春秋之所甚惡

而不忍見也先是齊桓之存也獨蔡服楚陳魯鄭皆奔走于齊楚之銜恨己非一日今桓死而楚獨强萬一倍前日之悲一旦而加矣于陳〻必不支建而問鄭及魯鄭及魯亦無以自立此鄭伯之所以首朝而陳亦假倚好之說以行媚于楚齊楚盟而天下忌其外楚之說楚因得為所欲為此陳穆之巧謀魯與鄭皆預知之而齊卒不悟者也何以知其不悟乎天下素從齊也曰倚齊桓之好則是仍

春秋傳注　僖公三　五

卷之十一

尊齊尊齊而五國之人共表盟于齊以孝之愚驟見推服恪然自以為主盟而不復生其拒楚之意不知楚人之已入為盟因得操其進退之權而不可禦也故曰有子而愚與無子同天下所以思晉襄曰鄭則已朝于楚矣魯未見其如楚也安見此謀之亦預曰盟于薄即釋宋公齊伐我而魯乞師楚即應之如響非有深文豈及是哉嗚呼此晉文之所不可少矣

梁亡梁之史臣仍為徧告

梁亡者前已垂亡至是始畫也左傳十八年冬云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至是始曰梁亡揆之事情正復相合然經不言秦滅而曰梁亡則取非一國不得專以秦言梁界秦晉之間在今同州郃陽縣東四十里秦既取其新里晉亦割其他城焉爛瓜分難言滅者傳止言秦是不偹之說也梁既亡宜無告者豈其遺臣尚有奔控于四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六

卷之十一

方者欲凡國滅而猶見于經皆此類也

辛巳襄王十二年二十年宋襄十一衛文二十齊孝三蔡莊六晉惠十一鄭文三十三曹共十三陳穆八杞成十五秦穆二十楚成三十二

春新作南門

夏郜子來朝隱取郜于宋是郜已亡今復有郜是為宋所遷也遷在春秋前故不可攷此郜即南郜也來朝之故不可知當時小國往往有挾于魯而來朝者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鄭告

滑在今河南偃師縣南鄭衛間小國也隸服

于鄭今叛鄭而服衛鄭使士洩堵寇帥師入之經于外事無筆削史書則書

秋齊人孝狄人盟于邢齊犹自以盟主徧告諸侯○齊不稱爵史無定稱秋稱人因齊挈書

邢以衛之師告難于狄：無以謝邢召齊人討之齊以狄嘗救齊深與之結遂翩然而與之盟以太公桓公之身並犬羊于壇坫之上天下之人悲其事而憤其愚而齊猶以為：邢討也以彼其人即敵不為衆人之所笑其

卷之十一

可得哉

冬楚人伐隨　楚告。隨今德安府之隨州

隨于漢東為大國桓六年楚武王侵隨八年伐隨然卒無可加于隨者隨之力猶足以禦楚也楚成既強隨乃屈服今以漢東諸侯叛楚鬬穀於菟伐隨取成而還亦書于經者前此楚雖強不通赴告伐鄭滅黃等役亦受兵者告耳今既盟齊楚自以與中國通勝則告慶且以威諸侯故盟齊以後伐隨伐陳圍陳

納頓滅夔圍緡脩見于經至踐土之後而楚之行事多不得書則魯已從晉赴告復不通非謂彼在南方寂無一事也學者不明赴告之理輙以經所見者為言寧知經據舊史之據告文彼若來告事即在經彼若不告事即在傳說經者亦何取乎過事而為之說哉

壬午 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

宋襄十二齊孝四晉惠十二衛文二十一蔡莊七鄭文三十四曹共十四陳穆九杞戊十六秦穆二十一楚成三十三

春秋侵衛 衛告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八

春之十一

齊狄盟于邢今年侵衛為邢故也衛自是益
敵滅邢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告○此盟疑非三盟之君故皆稱人

宋求諸侯于楚〻人許之為鹿上之盟宋時
自稱盟主故序齊上齊之盟齊已自為盟主
矣今宋求諸侯于楚召齊人而與之盟齊不
知可否也既而悔之故有緡之師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執宋公以伐宋自盟齊以來楚之凡役皆赴于魯今既主會又伐宋微然偏赴于諸侯以故僖元以來楚並稱人非是楚告至出稱子皆是楚之告詞○執不言楚史不費詞是楚可知杜言諸侯疾宋故經見共執之文非是

陳蔡鄭許曾五國之君楚所許宋之諸侯也許之因將執之宋人不知貿然往會迨楚發怒五國之君錯愕不知所為必不能無狐疑之意楚因悔其行之過而使魯人走請以釋之且以慰諸侯

冬公伐邾

卷之十一

據左氏須句風姓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因成風以來奔公為之伐邾明年復伐邾取須句夫須句雖小亦一子也須句子來奔何以不書而反以取邑書然則須句一邑公以壻鄫子之故銜恨于邾兩伐邾取其一邑與須句子來奔之說了無涉也至文公七年又書伐邾取須句須句之為邾邑可知左氏之言有全失之證者斷之以經即破耳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

盟于薄釋宋公不言宋捷者是宋可知○薄宋地楚將五諸侯伐宋扰役久于宋地者改釋宋公故次于薄以待魯侯○盟不言其所為而曰釋宋公蓋公以自旌其伐宜申獻捷非魯也魯欲款于楚公羊傳曰楚執宋公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曰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曰子不與我國我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神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是楚之情也然則何不執以歸宋大

國也與獻舞異執之以歸諸侯必叛且宋亦終更文君更文君終不得宋故釋宋公楚之情也魯故款于楚則其來獻捷何也齊伐山戎則有捷晉滅潞氏則有捷郤克勝齊則有捷鄭獲蔡燮則有捷楚之伐宋臨之而已何捷之有哉欲釋宋公而無名假獻捷於魯而使盟于薄以釋之其言甚容非外人所得知經據直書從可知也不然楚何人也苟不欲釋豈一盟薄之魯公所能要楚而釋之哉

癸未 襄王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 宋襄十三齊孝五晉惠十三衛文二十二蔡莊八鄭文三十五曹共十五陳穆十四杞成十七秦穆二十二楚成三十四

春公伐邾取須句

內取邑則書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告○曹怒宋陳蔡吳楚獨許從宋○滕始與于兵蓋執嬰齊後必己屈服

身見執辱暫屈侯時猶可洒也不度德不量力遷思伐鄭以雪之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勝負相當法不書敗不言公蒙

卷之十一

上文雖有間事猶一役也

邾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邾亦復之以矢古者人死則以死者之服升屋而號曰皐某復邾敗死者衆不及盡用服乃以死者之矢而號之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宋告○傳言楚子伐宋以救鄭而經不書伐者是時楚非不告然宋來告敗史主宋文故楚子稱人而公傷股不書不與楚共傷日同詞者彼是晉告則言之此是宋告則諱之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弗聽及楚人戰于泓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夫楚伐宋不戰則已戰則宋必敗半渡不擊未成列不擊咎襄之詞人百其說假令擊之亦必不勝也

甲申 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

宋襄十四卒 齊孝六 晉惠十四 衛文二十三 蔡莊九 鄭文三十六 曹共三十六 陳穆十一 杞成十八卒 秦穆二十三 楚成三十五

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告以鳴得意故并告圍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十二

卷之十一

齊之盟孝己自謂盟主矣宋襄求諸侯于楚而不求諸齊又要齊為鹿上之盟今見執辱伐以哂之增其羞忿既而宋襄卒孝激之也傳言討其不與盟于齊雖得其情猶為未悉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子王臣立是為成公不書葬者魯附楚不往會葬傷于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楚告○此伐陳是成得臣伐陳歸子文使得臣為令尹○陳伐頓不告頓故也頓素從于陳令轉服楚陳人伐之楚

為之伐陳城頓而還二十五年楚又圍陳納頓子于頓則陳頓之相惡蓋可知也傳曰討其貳于宋攷之經傳陳無貳宋之迹焉得執之以為名陳已在楚而猶以伐陳開諸侯猶隨之志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也即僖五年來朝之子弟姑容立是為桓公不書葬魯早杞不會葬不告名杞即于夷赴告多不中礼貶爵以赴以便後人夷禮之說謂不告名魯人諱其無禮事容有之如謂因夷禮而貶則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十三

卷之十一

聚之者誰時主邪伯主邪魯史邪聖人邪抑又

無稽之甚矣

乙酉襄王十二十有四年齊孝七晉惠十五卒衛文二十四蔡莊十鄭文三十七曹共十七陳穆十二杞桓公姑容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秦穆二十四楚成三十六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鄭告

據左氏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不聽王怒使頹叔桃子出

狄師伐鄭夫出狄師則鄭因王之所惡也何爲狄師攻王〻復出居于鄭邪蓋是時齊桓死晉文未伯叔帶之謀復啓鄭方右王帶將以狄攻王先出狄師伐鄭頹叔桃子正叔帶之黨其曰王出狄師者蓋宣言于外以使鄭之背王耳左氏于叔帶事多道聽之言故前之召戎後之通于隗后皆不足據讀者按事理以稽之則傳多誣矣妄確然可知不必信以王出爲說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十四

卷之十一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王告。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此告詞之攄也凡告有詞々有駕有皇王問畢故傳特譏之

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攻王々出居鄭避狄難也左氏頋曰王德狄人以其女為后太叔通于隗后王替之頹叔桃子以狄師攻王則姦矣夫出狄師方在夏也傳言攻王輙已在秋中間時日所閱幾何宮闈之際叔媿之間豈能朝夕而亂哉左氏好言女德言多誣

妄皆此類○天王出居于鄭其入也不見于經然則當以何時入曰左傳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逆王四月王入于王城此其事也竊意文公甫入内難未寧豈能作此度外事而太叔居温憑藉狄勢事亦何可驟行直待盟于踐土天王自鄭之汜下勞晉侯晉始朝王為定王計于是會于温討叔帶請王狩以安人心又明年盟于翟泉翟泉在洛陽王城之内王既復辟

春秋傳注　僖公三十五

卷之十一

諸國大夫寧王〻令王子虎要盟以固之事之顛末確有可尋者如此今于温之會曰討不服不服者誰于河陽之狩曰非其地且明德也復何所謂于翟泉之盟曰謀伐鄭衆謀鄭何取乎翟泉而盟之然則二十五年所云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等傳全是錯誤而經兩言王所前是踐土後是河陽下云執衛侯歸京師王之復辟必在河陽之後出入昭然王亦無容贅告矣

晉侯夷吾卒凡重耳入立是為文公不言塟不成喪魯不會也

夷吾卒于前年九月而書于此年之冬者惠文之際蜩螗沸羹惠卒文入皆不暇告既定而後告喪未必文公之意是以凡卒皆月日確則書日此不月者國别有君事久不悉告卒而已殺懷公何亦不書告以時度之則無懷公夫柩前即位子圉之立已在惠卒之時矣懷不告卒誰當告者今九月之後不以卒聞是無君也且不成君者不諡既殺之于高梁誰諡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十六

卷之十一

之懷以是而言左氏之言惠懷者妄也

丙戌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齊孝八衛文二十五卒蔡莊十一鄭文三十八曹共十八陳穆十三杞桓二宋成二秦穆二十五楚成三十七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人來告必告邢之罪狀史何得突書其名以其文帮燬卒錯簡及之如云聖人所書則滅同姓者何獨一衛且邢實致滅不宜專罪衛文

十九年衛人伐邢報莵圃之役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二十一年春狄侵衛是再使狄也邢再使狄未能滅狄當先報邢聖人平情無專責衛之理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子鄭立是為成公

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姑自逆婦當以有故公不自主則不書者必自主也事因非礼賤內事詳故又之以為義所係則非

宋成殺其大夫宋告之。傳不詳其事不書大夫之名氏殺者非一人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楚告。頓子奔楚不告

楚業城頓頓復迫于陳至于出奔楚故圍陳以納之何以書楚復告慶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成莒慶盟于洮天下

卷之十一

無伯復私相盟。衛雖己塟未改元仍稱子慶莒大夫魯莊公壻

莒以元年鄭之怨尚未平衛文款平之未及而卒成卒子之盟于洮以成父志莒子不出故明年復有向之盟

丁亥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晉文二齊孝九衛成公鄭元年蔡莊十二鄭文三十九曹共十九陳穆十四杞桓三宋成三秦穆二十六楚成三十八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俞之父也

莒子至衛成可不出故以大夫終之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傳曰討是二盟也按中國有伯則諸侯無敢私相盟孝自盟齊以來猶自以為盟主貿貿然討魯之私盟是孝之情也說者謂齊伐盟于邢以謀衛難衛故仇齊而魯與之盟齊以此怒公則遠矣果因是而怒則當衛滅邢之後何不出一師以伐衛而乃遷怒于平莒之魯哉

夏齊人伐我北鄙此齊侯也而曰人杜云孝公未入魯境先使微者伐之侵兵少公出追之齊不得意而去復以大師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十八

卷之十一

伐北鄙報追鄰之師

衛人伐齊衛告

衛以齊侵伐魯討洮向之盟知其必將伐衛故先伐齊〻方伐我衛己伐齊顯是救魯之兵則亦內詞之屬也齊有衛師故即還不盡繇展禽之命

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師畀礼小國所行于大國者也遣大夫則史書之如遣微者即不書。公子遂莊公少子始見經僖公末年獨見仁佰疑是同母弟子婦父孫嬰齊魯救媚楚故得乞師以齊之愚致僖之忿無

故而召外兵齊宋之間騷然多事寔傳之所為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楚告。夔子不名楚不告

夔楚之同姓其祖熊摯別封于夔遂以摯為始祖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以為詞滅之楚自滅其細亦來告慶故得見經〻于外事曾不加之筆削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楚宋皆得告于時史遠主宋〻告急故并告圍

晉文公之過宋也宋襄公已敗于泓贈馬二十乘襄公卒其子成公朝于楚及晉文公入

春

秋傳注　僖公三　十九

卷之十一

而勢漸張以其故有恩于晉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伐宋圍緡晉楚之爭自此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楚之欲圖中國也亟矣既已厚宋亦將有事于齊乘魯之來乞師也急以兵屬魯侯為之伐齊齊魯自為閧而楚得因之以為利是其謀也已而晉文攘楚楚使申叔去穀魯亦仍事晉踐土後始平于齊

戊子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

晉文三齊孝十卒衛成二蔡莊廿三鄭文十卒曹共二十陳穆十五杞桓四宋成四秦穆二十七楚成三十九

春杞子來朝

成公弟桓公也。成公之卒也，國小力薄，降爵以赴；今復以降爵朝，冀免咎也。魯人不諒，卒使公子遂帥師以討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弟潘立，是為昭公。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有齊喪不廢喪紀，禮也。

史記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

卷之十一

立是為昭公左無其事貽諸亦四公子之一也殺孝公子而自立事宜有之十年之間諸復何在豈嘗奔衛而衛開方〻任用遂得因之以為亂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小國来朝且又甥也不加憫恤反治以兵自桓二年以来已有其事矣以此益知莊二十七年杞伯来朝獲免于討伯姬之力也

冬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宋皆得告史主宋故楚

仍稱人。許之從楚疑在敗泓之後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宋方見圍盟在宋城之下自然宋非與盟

宋成公朝于楚已而即晉楚怒寔甚又以魯乞楚師知中國之方自閒也遂帥四國以圍宋公方附楚因急往盟當此之時楚之党幾半天下晉之勃興非所料也

卷之十一

僖公三終 起十八年至二十七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二

僖公四

己丑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晉文四齊昭公潘元年衛成三蔡莊十四鄭文四十一曹共二十一陳穆十六卒杞桓五宋成五秦穆二十八楚成四十

春晉侯文侵曹晉侯伐衛曹衛各告故各書是時魯方向楚曹衛皆楚黨故皆得告○晉侯始見經○據傳晉始作三軍以郤穀將中軍上中下各有將佐遂成六卿之名矣礼惟天子有卿諸侯惟大夫故經止稱大夫晉在獻公惠公時但有中大夫嬖大夫自文作三軍傳殆言卿而復有中軍大夫上下軍大夫之說是軍之借自文公始官之借亦自文公始也然但將中軍末專國政自趙盾將中軍專國政而郤缺継之即曰郤缺為政：始專

春秋傳注　僖公四　一

卷之十二

自中軍出則又用卿之一變

也○齊晉盟斂盂不告故不書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言于晉侯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後曹遂伐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謗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是時楚之党半天下晉以亡公子返國無幾晉若畏楚宋之解不解豈晉責哉以二十乘之惠君臣

間終不忘宋昌險圖篆以解宋危一戰而伯非獨服其強亦正服其義耳義足以服天下而後成伯功論事者何可遽忘其所自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戍本不書以刺買挈書之。不直言刺公子買蓋以不卒戍猶國中

晉既伐衛楚戍見致于晉而救衛、侯已出救衛不克戍人逃歸魯知晉已得策生狐疑之心作此狡謀以覯事變懼于晉則殺買以說告于楚仍曰不卒戍首鼠之術也救在刺

卷之十二

前今經先刺者救告在後史先内詞魯國疑他國之皆貳心可知已

楚人救衛 衛告

此楚成之見致于晋也狐偃之謀曰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楚聞晋侵之伐衛也果往救衛〻已出居于襄牛國人從晋救衛無功成乃悔其見責不復向宋即入居中而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晋師則二月以後圍宋者蓋子玉救衛者蓋楚成以是衛告而魯

書故仍謂之曰楚人也晉之得策在伐衛以致楚〻之失策在見致于晉而救衛使楚不救衛專事一宋則雖失一衛猶復得宋〻得而其勢益張晉人之謀及紲天下諸侯猶未棄楚也失此一策楚謀始紲楚兵始労勝敗之故豈待城濮而後見哉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曹吉。于時郤穀已卒超拜先軫將中軍

初晉之出師以伐曹衛也已急遣人約兵于

卷之十二

齊秦晉侯在曹宋使門尹般告急公曰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已而齊秦果皆戰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昭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乃告勝于諸侯楚雖告敗魯已主晉故楚稱人。秦始與中國之兵

楚子已不欲戰子玉志在必戰乃解宋圍從晉師齊秦宋之師皆會城濮大敗楚師楚自是不敢北向者復十有五年夫齊之盛也鄭即逃盟一傳而伯業盡隳晉自城濮以後遂主夏盟天下諸侯之望晉者一百二十有七年是則攘楚之功視齊為大世言二伯輒短晉文真耳食之見哉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雖敗赴告猶通亦復告敗故并告殺踐土後始不告

楚之敗在得臣得臣之敗以剛而無禮王欲

卷之十二

去宋子玉不可曹衛告絶怒從晉師所謂剛而無禮也以蔿賈之幼尚能知之而子文不知顧使之為令尹以喪其師豈理也哉蓋音子文曾言之矣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于文不去得臣必將無禮于子文而楚成之意已在得臣亦當早去以成其意故子文者知進知退知存知亡子玉之殺身早已入其目中而不悟也成氏鬭氏同出若敖莊二十八年傳見子元為令尹楚成殺子元鬭穀於菟為令尹即子文子文讓得臣為令尹得臣既殺傳

見蔿呂臣為令尹未幾子上為令尹穆王譖殺子上文五年傳見成大心帥師滅六時已為令尹大孫伯即大心也十二年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即子孔大心得臣子成嘉即大心之弟宣四年傳見鬬般為令尹蔿賈譖殺之般即子文子也鬬椒為令尹叛誅宣十一年傳見蔿艾獵為令尹即孫叔敖

衛侯出奔楚 衛告。出奔不名必史闕文

衛侯聞楚師敗懼自襄牛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魯前附楚今因戰勝始從晉。序先晉、始伯也。天王久于

得此一段于此真足確見

卷之十二

鄭地鄭與有旁先盟鄭伯于衡雍蓋議納王非為其附楚也。秦與于戰而不與于盟前傳錯簡所謂辭秦師者疑正在此。叔武拼居故借稱于。蔡始從于晉

晉侯既勝楚諸侯皆懼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晉侯乃逆王于汜天王自汜下勞晉侯命晉侯為侯伯王子虎臨之諸侯盟于踐土是則踐土之盟雖群戴晉亦繇王之下勞也或曰二十五年王已入于王城矣何言自汜勞晉侯曰踐土臺在

今滎澤縣之西北緜洛陽王城經偃師鞏縣汜水滎澤三百餘里以是下勞不亦難乎蓋太叔擁狄之勢尚據在溫鄭能扈王而不能抗狄今乘晉之勝而謀之汜水滎澤道里咫尺晉亦假王之寵以令諸侯因議納王蓋其便也冬會于溫則殺太叔而爲會天王狩于河陽則先行狩禮後返主都事之本末確有可尋者如此而左氏錯簡致疑復辟之事終不見經于是臨踐土狩河陽皆謂自王城而

下失其本矣然則下勞晉侯何以不書曰河陽之狩公先温在温從行之史得因所見而備書踐土之盟王先下勞公朝王所而已既不煩告史又安得而書之哉故說經者可以事言不可遽以筆削言也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此王所即踐土也是時朝王凡九國蓋入春秋來王與諸侯相見者始此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成告歸。其言自楚告之寔詞如言楚有秦爲則此時之楚安能奉衛侯而歸之。歸與復歸史無異議前之代衛謀致救宋不得不然本非有憾于衛也既而許復會衛則衛不須弃其弃楚徒自懼耳今故歸之以寔前議

衛元咺出奔晉衛成告。殺叔武與公子瑕一也瑕書而叔武不書者殺叔武衛成所悔之故諱之瑕則成所致殺故偏告。書大夫出奔自此始武謂自此以前大夫未横故不書不知自此以前乃不告

衛侯先期入公子歂犬前驅叔武將沐聞君

卷之十二

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歛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訟于晋

陳侯欵卒子朔立是為共公不書葬疑不服會

秋杞伯姬来

謝不共也若歸寧則法不當書

公子遂如齊

魯伐齊取穀遂為仇讐今齊易君又從晋勝楚魯懼服晋急與齊平公子遂如齊始往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廿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前辭秦師故踐土無秦今討太叔秦復使人預與于會○蔡從晉

夏既盟于踐土矣冬復合十國之君大夫為會于溫非有大事何故而數興此役哉蓋太叔在溫所恃者狄今討太叔當會于溫殺太叔不書王不欲以殺弟著也溫即河陽罪人既得始議迴鑾狩于河陽使天下復知有天子當日之情形固如是耳左傳第曰會于溫討不服也而杜氏復云討衛與許衛許細故

卷之十二

何煩十國之君大夫而會之哉

天王狩于河陽公先在温而王始至與踐土王先下勞而公始至者不同故此得書而彼不得書

温即今河南之温縣其驛即為河陽驛温主邑言河陽主方言大天子之狩故言方而不指其邑其寔河陽即温也王與諸侯既殺太叔旋議還都而晉文之意以為五年播越王室將卑不大為巡狩以張之無以戢人心一覲聽也于是請王狩于河陽請王之狩寔出

晉意而史氏書之必曰天王狩于河陽亦如公以事出必以公出為文也左氏食齊東之言乃曰以臣召君不可為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則史氏之舊文豈故嘗以召為說乎史必不言召則夫子必無不可為訓之言左氏去聖未遠而所訛言者若此筆削之說安得不淆于今日哉

壬申公朝于王所

此王所即河陽也狩是晉侯之議則朝亦晉

卷之十二

侯之議重耳之尊王為獨至也王入于王城宜見于此其不書何也凡書必本告凡告必遣使人今王在河陽諸侯親受成于王所咫尺天顏何事于告況手叔帶既殺王室晏然言入言歸總非其義安得更以敬王之書入疑此日之不書也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公時在會晉亦得告行從之史亦復得書

○六月衛侯歸叔武見殺元咺郎奔晉〻不自聽而使聽于會溫之時犹假王以斷其曲直訟時王犹在溫追執衛侯則王已復辟因遂歸之于京師

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叔武之死誠可憫也為臣執君而使元咺復傲然而歸國豈理也哉于是晉侯之舉偵矣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咺以訟勝伸于諸侯明是自會歸而言自晉者咺以晉為重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諸侯遂圍許即會溫之諸侯魯亦與圍許

許從楚圍宋及晉戰勝不從踐土之盟又不

與溫之會是終事楚也故圍之圍猶不服明年乃罷兵至三十三年襄復伐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曹告

曹伯于三月畀宋至是始歸復曹衞晉之本懷不必盡繇筮史也。通計此年所書共二十一條外詞之煩至此而極蓋晉方有事于諸侯楚與曹衞皆得以赴告及魯城濮後則晉之行事又皆徧告故史無不書詳略所繇非獨聖人不能為亦非時史所能為也

庚寅 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晉文五 齊昭二 衛成四 蔡莊十五 鄭文四十二 曹共二十二 陳共公朔元年 杞桓六 宋成六 秦穆二十九 楚成四十一

春介葛盧来

介東夷國葛盧其名無故而来當必有事不書朝夷狄不行中國禮也時公圍許未還不見公

公至自圍許 是年公不朝正于廟

不言至自會而言至自圍許當日之人心不復知以朝王為重矣

卷之十二

夏六月會王人虎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列國皆大夫魯亦不須君出然無徵者與盟之理蓋必公也不書公蓋闕文公羊有公字○文公既伯晉牘衆詳故列國大夫傳每見其名左氏見後盟會或書名國以卿不書為貶不知外大夫會盟書名自文二年垂隴之盟始此以前解不稱人且王室甫定而復盟之所以固王室又天王之意也卿復何罪而致貶之○

翟泉即狄泉洛陽城内太倉西南池水也翟泉何以盟王室甫定諸國大夫各奉其君命以寧王居王使王子虎要言以固之鄭人不至故亦微有伐鄭之言不為伐鄭盟也謀伐

鄭則何取乎翟泉左氏于襄王復辟事迄無定據好為影響之論以當之而又雜以不根之書法為可歎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以未得見復來其有求于我魯明矣

三十年

辛卯 襄王二十二年 晉文六 齊昭三 衛成五 蔡莊十六 鄭文四十三 曹共二十 陳共二 杞桓七 宋成七 秦穆三十 楚成四十二

春王正月

卷之十二

夏狄侵齊齊告

狄自侵齊未必聞晉之侵鄭也晉欲討鄭何難一舉圍鄭而頓先侵以試之乎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殺而後歸衛成并告○不言歸自京師不以自言京師告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乃釋衛侯衛侯之釋本王意也故晉亦不能違衛侯歸殺元咺及公子瑕而後入

晉人秦人圍鄭

晉鄭皆得告史據鄭告故秦晉稱人

晉文公以翟泉之盟鄭人不至疑其貳楚而驟圍之所以伐謀非實治其貳楚也秦即不去亦自當解已而鄭逆公子蘭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本不甚疑故易釋若寔治鄭則引繩披根勢非中止即解圍且再伐烏能一旦而釋然哉以是益知翟泉之云謀伐與狄侵齊之間有鄭虞皆左氏之謾言不足信也

介人侵蕭介告

前年介兩来魯今告侵蕭必蕭介有隙介欲
侵之虞宋之見責亦藉魯人以相釋也経于
外事不加筆削故雖極瑣事亦得附書此義
不明則有疑大事也而反不書細事也而反
書斷爛之譏百喙無能自解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宰周公名閱疑即宰孔子

王始奠居徧聘列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遣使如京自此始聘晉亦自此始

如京師拜王聘也因使聘晉宣十年季孫行
父如齊初聘也公孫歸父如齊邾故也以一
齊之大尚不敢以二事行況天子爭魯國雖
小豈伊無人而攝官承之以慢朝廷僖之罪
不可解矣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 晉文七齊昭四衛成六蔡莊十七鄭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陳共三杞桓八宋成八秦穆三十一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

會之侵戎濟西田不可稽也以不繫國知是

卷之十二

我田以前四年晉分曹衛之田曹界魯知是曹侵我田也殘土以還尋盟討貳曰不暇給今始須田左氏曰自曹以南東傳於濟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每歲皆郊猶史宜存其事而經惟九書則疑經之有削矣

春秋書郊者九此年及宣三年成七年十年十七年襄七年十一年定十五年哀元年是

也其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者何也天子十月郊迎長日之至孟春祈穀于上帝亦曰郊魯借郊禘用孟春而不用長至孟春建寅之月經之所謂三月是也天子不卜魯郊則卜之初卜上辛上辛不吉卜中辛中辛不吉卜下辛下辛不吉則不郊矣今于四月卜是四卜也四卜非禮故書之其曰不從乃免牲或曰不從乃不郊者何也免牲亦有卜牛必卜吉而後成牲牲上帝之所享也郊雖不從牲

卷之十二

猶可庀卜免吉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送之南郊以縱之不吉則繫之以俟庀明年再卜猶可庀也史文省直言免牲不贅言卜免牲則不郊亦不贅言不郊也成十年襄十一年之不從乃不郊不復卜免牲直不郊也其曰猶三望何也天子方望魯三望泰山河海也魯宜祀泰山河在魯北海在魯東非諸侯所得望况其不郊不望可也猶三望過也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不言傷之者何也傷自牛

作也全曰牲傷曰牛凡牲必蓄二牛一以祀
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傷改卜稷牛稷牛死
乃不郊也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何也鼷鼠
小鼠也牛大畜而為小鼠所傷牛角繭栗臨
祭之犧又繫于牢設楅衡以制之鼠雖食之
牛不能禦且有傷而致死者也正月食角五
月而後不郊何也蓋猶得郊也改卜牛在滌
三月又傷乃不郊已五月也十年五卜郊強
也十七年九月用郊何也用其禮以祈福不為

襄也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何也既耕而卜失其時也定十五年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何也改卜吉猶得郊也魯之郊盡于此乎曰每歲孟春必行之書之則有不勝書故因其變而後書聖人曰此魯之僭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桓公姑容杞成公之弟也僖二十七年來朝

秋公子遂入杞二十八年伯姬來以謝過矣今復求婦是又為桓自託于魯也以一婦人勤勞國事者垂四十年于是聖人之憫生矣

狄

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衛告。帝丘即今東昌府濮州

帝丘在曹縣東二百里衛之楚丘即曹縣也自楚丘復遷帝丘經涉二百餘里尚易為力故遷之要之非長策矣明年狄有亂衛人侵之狄求成于衛而後衛無狄患者十有四年豈遷之效哉故遷之說為予與氏所不取也

卷之十二

然則楚丘何以不書帝丘告而楚丘不告故

不書言有朝歆往者誤也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三十有二年晉文八卒齊昭五衛成七蔡莊十八鄭文四十五卒曹共二十五陳共四杞桓九宋成九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子蘭立是為穆公○不書葬者時有公子瑕奔楚之變不能以禮會諸侯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衛告

自邢狄伐衛以來衛之甘心于狄久矣獨所

畏者強耳今乘其亂而侵之是也衛之力不足以難秋求盟則盟：之亦是其進與退皆強弱之宜豈其時寗俞已用夫子所謂其智可及者抑亦即此之類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子驩立是為襄公文子是年年七十

甲襄王二午十一年

三十有三年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衛成八蔡莊十九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十六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秦穆二十二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秦之赴告尚求通魯且沿師以來必不稱告當是滑

春秋傳注　僖公四十八

告。滑在今河南偃師縣南鄭衛間小國

初秦穆公與晉文圍鄭而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而還也豈真為鄭計慮晉人之後至哉以為鄭一旦有爭我之戍人從中起晉不及料則殽函以東且為秦有分晉之勢而收中國之權此秦之詭計而亦伯天下之雄圖也今晉文甫卒杞子自鄭果告于秦使潛師以來秦伯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出師以襲鄭鄭商人弦高遇之遽告于鄭鄭人覺之杞

子逢孫揚孫皆弃孟明曰鄭有備矣入滑而
還襲鄭則何以入滑凡兵之出也甲兵敝糧
食絶人民罷病苟不得鄭猶取償于利入滑
取償之計也殽者晉地秦歸之所必歷也自
滑至殽僅三百里輜車累之經兩月始至晉
以輕兵先伏于殽要秦師而擊之匹馬隻輪
無返者世言秦穆專用孟明終以成伯而不
知成鄭襲鄭本秦穆之謀故三敗秦師而不
以明為罪也

卷之十二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公子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襄及姜戎敗秦于殽晉告○殽在陝州之東澠池縣之西今為峽石關函谷關又在陝州之西也言殽函舉重險也杜謂即函谷關誤是時函谷關東西皆屬晉地故文十三年傳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即泥關也潼關又在函谷關之西○晉不稱子而稱人說者以為罪襄之詞不知在喪不稱子盟會則然不以施于兵革成三年甚有直書其爵者矣○秦舉號水據告之○姜戎可不書告文及則亦書○自是秦晉之戰恐告

秦以晉方有喪必不能出師以相截也緩師

驅之晉出不意敗秦師于殽獲三帥世書秦襲鄭于晉何預況其不得何故而生之釁比兒童之見也晉文雖伯未久即殁襄初立天下諸侯有輕晉之心秦不假道而襲鄭苟得鄭志豈徒在鄭晉若不怒是無人也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晉焉得而不為殽之戰自此勝秦旋敗狄于箕又帥陳鄭以伐許諸侯畏之鄭人服之楚亦忌之自是晉之伯至于十世襄之功殽之力也是何可以輕議乎哉惟是殽

卷之十二

之後秦即成于楚秦楚之交不絕至入郢時楚猶得秦力晉不睦秦以至于是而抑豈今日所及料哉故褒之事當以敗殺為正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齊告

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秋晉人敗狄于箕 晉告。不言狄侵晉箕晉地書敗狄于箕則侵晉可知。

先軫死于狄起拜其子且居將中軍

齊桓之興也未嘗以狄為事即有出師避之而已晉文公之四年即作三行以禦狄其七年又作五軍將有專司兵有專設是以狄為事也以故今年狄犯晉即能敗之于箕有此敗之後狄之患始稍殺于昔焉

冬十月公如齊

齊國歸父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

禮君其朝焉冬公如齊朝按公于齊桓之世蓋兩朝齊孝公時齊魯相惡諸侯亦不宗齊今齊昭立臧文仲復脩齊好勸公朝齊不知晋已成伯當朝而晋而不當朝齊朝于晋則文元年之見辱宜可得免而昭之庸下魯屈朝之亦獲何當于禮哉服于有禮社稷之衛文仲于斯為不智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僖朝齊桓尚不告廟比以齊為有禮而朝之

故亦告廟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是今之亥月也隕霜宜殺而不殺李梅又寔

洪範庶徵曰豫恒燠若魯人異之故書

晉人陳人鄭人　移　伐許　晉告

自二十八年圍許以來許堅事楚今復伐許

討不服也文九年同救鄭十四年同盟于新

城十五年盟于扈傳亦有許則許之服晉必

卷之十二

在此伐之後矣○許自此服晉至宣十二年
敗邲後復事楚

僖公四終起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三

文公一

公名興僖公子夫人聲姜生妻出姜以子惡見弑故大歸在位十八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乙未襄王二十六年晉襄二年齊昭七年衛成九年蔡莊二十年鄭穆二年曹共二十七年陳共六年杞桓十一年宋成十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襄王以首止之事僖從齊桓有功叔帶再作

卷之十三

雖又從晉文于踐土故其生也使宰周公來聘以報其朝其殁也又使叔服來會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賵葬成風以厚其親襄王之于我僖若此文公視之蔑如襄王崩敖如京師不至又不別遣以脩禮致使毛伯來求金臣子之道至文而絕觀其事而義可知不待聖人之貶絕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禮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之黻冕圭璧然後為諸侯十二公無終喪入見者故事不見經今公不入見王使錫之是為特恩蓋亦難推僖公之義以及其子也

君行

晉侯伐衛晉告○先且居寔伐衛宜書晉人而曰晉侯者晉告于諸侯而伐衛本告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聞王在溫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

卷之十三

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伐衛夫晉所以伯以其強也強而無禮何以治人襄繼文之業既用其強又行之以禮天下諸侯將順文之業而以晉為歸蓋即位之初年其所可紀者如此

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孫公孫茲之子

王室會葬僖公又錫文公之命得臣如京拜王賜也

衛人伐晉晉告○自此見伐後至襄二十三年朝歌以前七十七年之間諸侯無敢

加兵于晋者

晋伐衛圍戚取之衛人使告陳共公以求成于晋陳侯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晋

秋公孫敖會諸侯于戚

晋伐衛取戚至是晋侯彊戚曰故使致禮大夫致禮于諸侯亦曰會猶言如晋非會禮也不得為大夫會諸侯之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僖二十三年楚使鬬

卷之十三

章平于晉故其赴告仍得及魯是時亂賊之人猶不知楚告雖弒父仍以寔聞未似後人之偽赴也○商臣自立是為穆王

初楚成王欲以商臣為太子令尹子上諫不聽商臣譖殺子上不告故不書既又欲立王子職而廢世子商臣商臣聞之以宮甲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不許自縊而死聖人作經誅亂臣討賊子賊子之變其變尤甚苟書其事有目者即不忍見有耳者即不忍聞無取乎筆削舊文以為之說也胡氏于其文則史

之言初不甚會而好就經文以隸之見他條之或不稱公子或不稱公孫因謂世子之文經之特筆強為說以當之則曰顧以不仁處其身以不孝處其子故稱世子夫誅亂討賊專治臣子所以全君父君父縱有失不當並論于見弒之時令以責楚成故稱世子則是聖人作經半以責臣子半以責君父而使被弒之君反為亂賊分過也則是史在當時本未嘗以世子稱而聖人特以責楚成故添書

卷之十三

世子以明其義也則是成與商臣當弒而使文定為之理必將責楚成以不仁處其身以不孝處其子之罪而後徐議商臣之辟也則是許悼公不幸而服世子止之藥卒遂與弒而不父之蔡景廢長立愛之楚成同類而並譏之也則是後之為君父者兢兢乎惟見弒之虞而後不敢以不仁處其身以不孝處其子也則是後之為人子者睊睊以伺君父之動苟一或以不仁處其身以不孝處其子即

可進以潘崇之術而無害也嗚呼尚可為論乎哉夫作傳者之情期于持世立教而止耳苟期于持世立教則必將使萬世之為臣者終不忍有加于其君萬世之為子者終不忍有加于其父而不意文定之為傳乃至于是則亦孰若尊竊取之義于舊史之中使後世之讀世子弑其君者戚然而以為萬〻不忍之為得耶是則聖人之教意也

公孫敖如齊

卷之十三

即位始聘也

丙申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晉襄三齊昭八衛成十蔡莊二十一鄭穆三曹共二十八陳共七杞桓十二宋成十二秦穆三十五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續　晉告戰勝不告伐故不言伐○彭衙即今陝西同州之白水縣在澄閬內三百餘里晉惠公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即此澄閬以西地時正屬晉至梁惠王喪地于秦七百里始屬秦林註謂秦地者誤

秦伯猶用孟明師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說者曰秦

固忿兵晉寔已甚二者交譏在晉為大嗟乎
此何日也而猶為是曲直之論哉夫論事者
觀其夫與人者審其情楚身弒親天地崩裂
三光不明秦當捐忿以痛告于晉晉當謝罪
以痛請于秦大合齊魯宋衛陳鄭之衆縞素而
抵郢郊彼楚之民為父者必將示戒于其子
為子者必將痛心于其父反戈以討罪人以
楚之人孰楚之賊竊其法而誅之聖人復生
當無以易乎此而秦猶報晉晉猶勝秦相尚

卷之十三

以力相抗以忿坐使弒親之賊傲然雄視于天地之間不可獨晋之罪不可解也秦亦當任其咎我獨恠夫說春秋者往往徒深言於秦晋之間而不察乎聖人之所痛至取商臣之事而別言之嗚呼是舉天下而為無父之人也而可乎哉故說春秋者不可以不辨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常事也不書其書之必有失也何氏曰禮作練主當於十二月今復踰一月故書小

祥則易練冠故曰練祭練祭用栗主而後祔于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公朝于晉始此朝而即盟亦始此專以大夫盟諸侯亦始此處父方寵用事即此可徵○不書至公恥不告廟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于晉魯與衛皆不朝晉告于諸侯而伐衛令公即位又不朝晉人来討公始如晉〻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盟五年一朝之制也觀下公孫敖出盟以公未至故則公之在晉確然可知不言如晉公諱

卷之十三
之弗令書也不言公使若微者然此有情實
非削可知齊桓之盛也魯侯未嘗朝于齊至
僖之十年為齊桓之三十六年公始如齊越
五年又如齊是為諸侯朝伯主之禮晉至季
年始脩之未幾而卒今襄即位復以伯主禮
責諸侯諸侯既服晉故當朝于晉然盟而恥
之則晉為迫魯自此日平宣有黑壤之辭成
有沙隨之拒至昭之世或止或復君以為常
而魯日以不振則今日之盟公實始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大夫會諸侯小國頒與則有之晉為盟主而使大夫出盟且以其名列在載書抑諸侯長大夫之大夫抗所謂文公以後政在大夫者晉啓之也若公孫敖以公在晉未返不得已而與盟且魯史內文故以內臣名冠其上其在載書必列晉大夫之下又不可以此責魯也〇士縠士為子晉氏始見經

衛孔達初伐晉以求成于晉陳共公為之請晉人不許盟於垂隴將討衛也陳侯復為衛請執孫達以說乃免于討衛亦自是服于晉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卷之十三

穀梁言歷時總書不憂雨也殆未必然文之時史徃、好為緐書如教如京師丙戌奔莒四不視朔遂得臣如齊之類皆是不必更以義求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魯之祫祭即用禘儀定祫也或曰禘或曰大事史有眉文非義所係〇僖之薨僅二十月即已入廟逆祀也閔僖雖兄弟分則君臣以親〻而害尊〻故君子謂之逆祀其逆祀奈何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而後世之說之最不可行者

無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之說假令遠主當祧自當以穆之第一主轉作昭之第一主以次轉移故新主將入則合食以更審之也如使祧去昭之第一主更安昭之第二主則合食之時子踞昭之第一位父處穆之第一位有是禮乎萬一兄弟相繼如齊之孝昭懿惠不異昭穆則兄弟四人及四夫人同聚一廟名雖四廟實祭七君與太祖而為八數反隆于天子矣有是禮乎今僖將入廟乃是祧去

隱公而以桓莊僖閔成四廟故國語夏父弗忌曰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蓋躋而易其昭穆故君子謂之逆祀也如曰但躋其位是僖閔同廟魯乃四廟而五君斯亦不根之甚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晉告。文公既伯晉讀景諱故大夫出師傳每見其名左氏見伐國書名因以稱人為異詞此云卿不書為穆公故尊之也胡氏別以為貶不知伐國大夫名自下陽處父救江始且亦不列名列名自鞍之戰始此以前鮮不稱人凡以稱人為異詞者皆譏

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公子遂如齊納幣六礼逆女為重納幣疑不當使卿經惟宋魯兩見之則他下使卿者多不聞大國以為罪也今卿納幣是為踰制納幣不書以卿行則書今年十二月始及大祥而圖婚則聖人之意又以圖婚為罪矣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三年晉襄四齊昭九衛成十蔡莊二十二鄭穆四曹共二十九陳共八杞桓十三宋成十三秦穆三十六楚穆二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卷之十三

人伐沈沈潰大夫將稱人文公以前之恒詞左氏于他處既以稱人為貶而胡氏于此復為非命卿之說以解之尤為杜撰○此行衛亦與伐則知垂隴之時已服于晉

伐沈沈以其服于楚也楚何以不當服非以其猾夏耶楚于是時未嘗有猾夏之狀而昧以服楚為言者必商臣之事議者曉曉晉無以塞衆人之口姑為伐沈以厭之伐而猶不厭故圍江之役不得已而又為出師也晉為於商臣事亦寔有所疚而智力俱盡故其事之首鼠者如此如曰漢然無所關于慮則是生

人而木石之也是豈人之性也哉

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告。公穀以王子虎為叔服誤叔服于十四年猶見傳

王子虎之可見者踐土翟泉兩盟而已何以特赴于諸侯哉蓋必艱難之際有保護之功一以為腹心一以為股肱故死而報功有異数也春秋時王官卒不赴諸侯叔帶之難見子虎之忠子朝之難見劉卷之忠故皆特赴此有情寔不得更以經意求之不告葬魯不會葬此則與劉文公異

卷之十三

秦人伐晉

據晉亨故秦稱人

秦人三敗忿極而出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乃作秦誓終伯西戎秦穆之伯西戎以晉人畏秦不出威加中夏而後可以益國二十開地千里否則損威失重戎不可得而服也孟明之將亦非有他伎能必其善撫西戎能得要領不使立功於中夏則孟明亦不可得而使也秦穆推心大志本欲外撫戎狄内取山東據殽

函之險驅晉陽之君臣而奔走之何圖晉文
既伯襄復克纘父功屢戰失利中原之局墮
矣圖王不成其獎猶足以伯退而偏安遺之
能者秦之兼并六合穆始基之左氏曰遂伯
西戎又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蓋左氏之知言
也史記言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
于軍君子聞之皆為垂涕作秦誓斷在此日
蓋親見殽尸暴骨山積不勝悲憤捲之而作
誓言自是不復東征世言敗殽還之作良甚

卷之三

誤也

秋楚人稱圍江楚告以威中国故先僕伐楚以救江不告

楚人之圍江也其志不在江商臣弑父而寘慮其下之人有不甘其上之心臣妾僕御皆可為難莫若樹威于國使知暴主之令必不可違而後可自託于民臣民之上此其計莫善於圍江江小圍國圍之易滅而又常與齊桓盟于貫若曰此先王之所執討也圍之有名國之人以為王之是舉差當人意姑往從

之從之而發令已布于國生殺之柄擅之日親商臣之位日固比亂賊之狡謀潘崇輩所為深計而行之者也已而晉不敢救及方城而還明年滅江楚乃大定晉一失計而使弒父之人遂其為賊嗚呼晉亦賊之教首也哉

雨螽于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如晉受盟因朝

晉不言地蓋盟于國都是亦衰之無禮也

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

卷之三

侯盟〻五年一朝之禮也如而及其君盟自此始嗣後襄尋卒靈公幼公遂不往朝至靈之七年始一如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晉告○外將兵書名自此始蓋晉尊處父故書名亦大夫專之驗

以沈之細尚思合五國以伐之豈有楚之大加江之危而不合一兵不挐一國貿然出一師以相抗而謂可紲楚而解圍者哉蓋心寔畏楚而無解于衆人之言故假救江之名以

始妖鏡

愚江而又假伐楚之名以愚天下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則頭尾盡露盖而彌章所謂不實之行天下笑之者也是時先且居將中軍不遣且居而遣處父者處父不見于文公之世盖襄所獨任躐官太傅反踞中軍將之上華而不實倡為此謀故其事之可笑者如此若大楚卒滅江賊子之威已立傲然復踞于江漢之間此有顯罪不更論

戊戌 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晋襄五 齊昭十 衛成十二 蔡莊二十三 鄭穆五 曹共十三 十陳共 文公一 十四

春秋傳注

九杞桓十四宋成十四
秦穆二十七楚穆三

春公至自晉是年公不朝正于廟○凡朝大國成禮而歸則必告廟疑亦有與故也

夏逆婦姜于齊婦者有姑之稱不言夫人不言氏疑皆簡略之詞

此出姜也君不親迎則當遣大夫〻人至則告廟而書至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叔孫僑如〻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今不遣大夫而遣微者行君而尊之立而廢之魯于是不敬其夫人矣蓋姜必孝公之遺女而今齊則昭其父不

在魯人得而輕之其至自齊亦不聞以告廟志百禮皆畢從可知也生子惡及視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倭審厥禍源蓋始諸此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楚告以戎中國

處父揚聲伐楚息公子朱禦之郎還圍江之師實未嘗解經年滅之是江寔嬰城晉實可救志滅江言不救也杜言子朱即伐江之師聞晉師起而解圍誤

卷之十三

晉侯伐秦 晉告

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君子曰嘻其甚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始聘魯甯俞速之子也

前孔達為政其舉事多不請令疑俞為政睦鄰事大國以又安以故終成之世最睦于晉夫子曰有道則智蓋其時也至宣十二年為衛殺之三年孔達復救陳以生釁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妾之不可為夫人以夫在且有適夫人在也

子之為君者三十有三年又不壓于適而令

其母不得享一日之尊豈情也哉然而執禮

之士終云適妾亂自此始者蓋以聖人之意

推而知之也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

六羽是隱為仲子别立一宫以祀之矣嗣子

之母王已尊之為夫人是不可以不祀而又

不可入惠公之廟使一廟而两夫人故别立

宫為得禮今書夫人風氏甍書葬我小君成

春

秋傳注　　文公一　　十六

風不為别立宫是入莊公之廟矣前已致哀姜今復致成風一廟而兩夫人使前之以媵妾至者居然而享八佾之隆有是禮乎然則妾之不可亂適義在君父終不為其子言為子言則情同無已也聖人作經即本魯史舊文而竊取之義已著于此如曰史可改則風氏嬴氏胡復得以夫人紀哉

己亥襄王三十年　五年　晉襄六齊昭十一衛成十三蔡莊二十四鄭穆六曹共三十一陳共十五杞桓十五宋成十秦穆三十八楚穆四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珠玉曰含

厚僖公也厚僖公而成其妾母為夫人信王之過然以王不稱天為貶文則未必然夫史有詳略有質文春王正月亦不稱天賜成公命忽稱天子豈得執之以求經求經者觀其事不在文之有稱不稱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聘

卷之十三

秦人入郡郡告○秦晋方惡明年秦伯任好卒亦不見經則非秦告可知

郡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僖二十五年郡降秦師今復貳楚秦人入之經于外事無筆削故亦得書如曰凡見于經者必有義則此豈得為之義哉以是知其果無筆削也

秋楚人滅六楚告以滅中国○傳言成大心師師此時蓋為令尹

甫滅江旋滅六穆自是莫可如何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子錫我立是為昭公

覌此来告則知僖三十三年晋伐許〻已成于晋

六年庚子襄王三十一年晉襄七年齊昭十二衛成十二蔡莊二十五鄭穆七曹共三十二陳共十一杞桓十六宋成十六秦穆三十九楚穆五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友之孫距季友卒已二十四年父無佚不見經

行父娶于陳非聘也告君而後行故亦書與

公孫茲如牟同

秋季孫行父如晉

晉平公有疾鄭使公孫僑如問疾齊景公亦

遂痁諸侯之賓問疾行父此行亦問疾也

一第/2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3 版反外

卷之十三

八月乙亥晉侯讙卒 嗣主未定趙盾未赴自此至明年夏皆趙盾專制

嗚呼此大夫之禍所自始而春秋之所以作也趙盾尫娀也陽處父易之而將中軍狐射姑為佐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趙盾不可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射姑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人殺諸郫已而射姑欲殺盾先殺處父盾亦欲殺射姑射姑奔其後復背先蔑立靈公靈公長而漸惡盾盾遂弑

霊公事之日新未可更僕數然自晉用趙盾
倫窮兇之智而假之以仁義之名攬權任數卒
使政歸于臣流極春秋之季魯有三家鄭有
三卿陳有二慶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聖人以
為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但有大夫弒諸侯不
聞諸侯弒天子今使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是
使弒君之人日搖其生殺之權以還制其上
而亂乃滋甚故不得已而作經子曰天下有
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經

卷之十三

為弑君作是為大夫作也夫有一鄭莊而政在諸侯其禍緩有一趙盾而政在大夫其禍急緩則作經之志猶緩急則作經之志斯急是則文公以前為一經之實文公以後為一經之主讀春秋者更於文公以後加之意焉可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塟事句此始昭三年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卿共塟嗣主未定誰為表主而塟先君趙盾之無君即此已証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趙盾主告故殺

狐鞠居不告。射姑即賈季狐偃子偃即舅犯也晉于是無狐氏

先是五年冬先且居趙衰皆卒明年襄公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為佐處父自衛還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為佐是即盾之計使也已而襄公卒諸大夫議立君盾欲立公子雍射姑欲立公子樂趙盾使人殺公子樂射姑之恨益甚九月射姑使狐鞠居殺陽處父趙盾曰是將殺我也即殺狐鞠居

卷之十三

射姑奔狄議者皆謂射姑殺處父始于易班而不知成于殺公子樂殺公子樂他自必將殺射姑此射姑之所以滋欲殺盾也射姑之奔也趙盾使臾駢送其帑臾駢常辱於射姑盾欲臾駢殺射姑之帑故使臾駢駢殺之必將還罪駢既而不殺盾亦不問故曰趙盾之殺机施于心而不施于面為仁為義卒以弒靈○晉制之沿革亦始于盾文公初以郤縠將中軍繼以先軫父子將中軍未常專制國政

政皆一決于君而又有太傅太師等官尊在中軍將之上傳曰陽處父爲太傅賈佗爲太師是也今殺處父遂廢太傅等官政皆一決于盾嗣後郤缺將中軍郤曰爲政而權始歸于一人雖有英君不能返矣盾既專政陰使列國之大夫皆得專政搽縱在手而君爲贅旒盾寔使然所謂有一趙盾而政在大夫凡皆以其意而成之者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卷之十三

古者歲終天子頒正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諸祖廟古之正朔今之曆日也以竹書之每月特羊告廟諸所藏朔懸諸闕門以前民用謂之告朔諸侯之大禮奉而當行合禮不書者也文公怠禮以閏月為餘而弗告時史書之聖人筆之迄于春秋之季告禮盡廢餼羊具存夫子曰吾愛其禮則所以書之之意蓋可知矣朝廟亦每月之常踵告朔而行之者也但朝廟不告朔故曰猶朝于廟告朔與君

親朝廟惟親以故先言告後言朝其實朝廟亦大禮已胡文定曰猶者幸其不已之詞。此閏月閏十二月也經書閏月者二皆在十二月但言閏月而不言閏其月春秋閏月率置歲終甚且每歲皆閏或閒數年而後閏左氏以閏三月為非禮而曰歸餘于終故以閏月為定名也閏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日三百六十五日三時以度析分共得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分每日得

卷之十三

九百四十分三十日得二萬八千二百分寒暑相仍準為二十四氣無不足亦無有餘諸之氣盈與月行自不相涉一歲循環之大數如此自月行嘗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終而復始至合朔之時大略二十九日有餘三十日不足每月止得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于三十日內尚餘四百四十一分日有餘而月不足謂之朔虛唐虞命官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法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

第一〇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頁反內

八分為一歲每歲餘一萬二百二十七分為
日十日有奇往〻二歲有餘三歲不足滋成
一月為置閏以處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
有九歲七閏七閏之後氣朔分齊是為一章
章者古曆法以章蔀紀元為宗一章之後乃
復始也在天斗柄所指必指其辰若宜閏則
指兩辰之間故閏月無中氣是則閏有自然
之位也夏正建寅躔唐虞之舊其法本善周
至幽王喪亂曆官失職餘月必置歲終秦以

卷之十三

十月為歲首置後九月亦是歲終漢踵秦弊閏法未明公羊以不告為禮朝廟為非而曰天無是月穀梁以閏為附月之餘所見皆漢時事唐一行始正曆法後世行之夫聖人常曰行夏之時豈獨建寅必已明于置閏之故矣使舊史可加筆削則當首從正閏始然而仍其舊止曰閏月終無改于舊史可知春王正月之書其非聖人之所改抑又明也

文公一終 起元年至六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四

文公二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

晉靈公夷皐元年齊昭十三衛成十五蔡莊二十六鄭穆八曹共二十三陳共十二杞桓十七宋成十七卒秦康公罃元年楚穆六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郚前為齊邊當已有其地今魯復城郚夏一是二揔不可攻

須句于何年復歸于邾傳既無攻然前取須句云及其君為禮也今取須句云寘文公子焉非禮也豈須句予終為邾邾滅今又寘其叛

卷之十四

子以間邾欤前傳既不可憑則此傳亦不足信

置之可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子杵臼立是為昭公

史記宋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
公孫固而自立宋人共殺禦而立成公少子
杵臼是為昭公此左氏所無也而差有可信
者昭公立而即欲去群公子夫豈無故而然
哉亦豈欲并六官而去之哉蓋亦監於殺太
子之事而窮治其党則穆襄之族與為公未

及殺而穆襄之族先師亂人以攻公然亦不
能害公公勝之而後即位此事之實所謂差
有可信者此也殺太子國亂無告故不書昭
公即位而塟成公不暇告故亦不書既即位
於是終治其党而殺穆襄之族凡幾人然後
告于諸侯而書曰宋人殺其大夫則此大夫
蓋昭公所殺非謂亂人殺之也左氏于宋昭
事都無所攷概序六官而繼之曰昭欲去群
公子是并去六官矣又曰穆襄之族殺公孫

固公孫鄭于公宮書曰宋人殺其大夫則此大夫似指公孫固公孫鄭而言而與不稱名所殺者衆之例違矣至謂樂豫舍司馬讓公子卬以和公室明年復殺公子卬事亦無緒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讀左氏者又當以經之斷

宋人殺其大夫 昭 不稱名衆也

戊子晉人 靈 及秦人 康 戰于令狐 肖告。傳言敗經言戰者肖諱潛師之詐以戰告

晉先蔑奔秦 先蔑先都先克先殺皆先軫之後先蔑時以下

軍將遺行故傳言先蔑將下軍其實潛師時蔑在秦軍不在者軍自外奔故不言出也

盾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廟則抱以適趙氏趙盾畏偪乃背先蔑立靈公公子雍之入也秦康公多與之衛徒衛趙盾曰我若受秦〻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訓卒厲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〻晉之爭遂復始

春秋傳注　文公二　三

卷之十四

○問公子雍文公之子也他國子弟任者多在朝其不仕者亦多在國衣租食稅皆享祖父之榮而晋之子弟多為羇人以傳言之公子雍出居秦公子樂出居陳成公黑臀悼公周皆自周至罷于介弟不得邀一命於君父之前而卿大夫皆自異姓起是何晋之親者陳而疎者親若是其遠于人情乎曰晋自文侯襲殺殤叔而自立封其少子成師于曲沃一傳為莊伯襲殺孝侯再傳為武公虜殺哀

侯誘殺小子侯滅翼賂王列為諸侯而晉人之視親子弟遂如仇讐矣獻公即位聚桓莊之族而盡殺之然重耳夷吾輩猶未遂也文公既伯始謀不拔之基詛無畜群公子後世遂以為法世世子孫無能望故絳為首丘者其後六卿擅權三分晉國子弟俱在他國無尺土之封求能振拔而救國家之餘燼者百不得一則以防患之甚精而裁抑之已過即欲有為不可得也齊之孝世陳鮑政專政其

卷之十四

以公族與事權者寥寥為亦惟二惠而已二惠亡而國乃卒歸于陳則其為癸正與晉之季世等夫斥遠公族而以異姓為腹心惟齊晉獨一有變端遂至易姓亦惟齊晉獨擇禍莫若輕何如專用同姓即有不測猶然祖父之苗裔哉有國家者鑒于往事而思自庇其本根則惟參錯用之無使至于極重然後可

狄侵我西鄙

狄越齊衛而至魯其患深矣十一年叔孫得

臣諓計而敗之于鹹然後終春秋之世不復侵魯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諸侯齊昭宋昭衛成陳共鄭穆許昭曹共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群不敏見後世乃以書諸侯罪後至以書大夫罪盾專強作斷情之離之甚

晉趙盾既立靈公而召諸侯為扈之盟以同其伯諸侯畏盾說而從之實以大夫盟諸侯使天下知有盾不知有靈耳于是盾以晉自處天下亦以晉目盾有盾則無晉盾不得以

臣鄭終矣終所誅盾即在直詞非別有文以見貶也

冬徐伐莒莒告○徐忽來號必是國文非義所係公孫敖如莒莅盟

徐何以伐莒莒傳不能言莒與魯則有兆向之盟疑莒求援以請盟而敖往莅之然傳亦不能究其事也

辛丑襄王三十三年崩八年晉靈二齊昭十四衛成十六蔡莊二十七鄭穆九曹共三十四陳共十二杞桓十八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子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晉始以士穀盟諸侯既而趙盾代君以盟諸侯今魯亦以大夫代盟大夫事以漸成非有意而為之故垂隴書士穀為專之始咎也。趙盾始見經盾衰之子晉有趙氏自衰始）

扈之盟公後至晉人來討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謝扈之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伊雒之戎謀欲伐魯公子遂不及報君而專

春秋傳注　文公二　矣

與之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其事與公子結盟齊宋同而盟之地不同故當别書再言公子則贅矣夫時史不嫺在文公世尤多累詞説經者執之以求經而曰此聖人之意豈不謬哉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內大夫奔惟不返書

如京師弔襄王之喪也初敖之如莒涖盟且為公子遂逆婦見莒女美而自取之遂欲攻敖〻反之今之奔莒從莒女也然此丙戌在

乙酉盟雒戎之明日則敖之如京師當在壬午盟衡雍之前今欲幷書而挈如京以書於後是為奔莒書不為如京書也天王崩來告于魯于今蓋四王矣從不使大夫如京今始特遣以襄王之有特恩也反以奔莒書而不以如京書豈輕重之當哉且敖違君命魯不加譴又不更使他大夫其罪為大淫奔一人之失其罪為小法當于襄王崩下即書公孫敖如京師于乙酉盟雒戎下別書公孫敖

春秋傳注　文公二　七

卷之十四

不至京師丙戌奔莒則諸義俱全而史不能然以此益知文公之世時史不嫺多有累詞說經者尤不可以詞說也

叅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公子卬不書名而書官者據司城之言而即書之大夫即司馬將史不嫺有此累詞如曰夫子筆之來司馬之所係則何不言殺其司馬公子卬乎後世義例雖通輒歸聖筆謬也○司城以其官奔因書司城亦容有之畧之亦時史之誤○宋以武公廢司空故改名，曰城

大夫司馬者公子卬也據傳卬黨于昭樂豫

舍司馬以讒公子卬所以和公室也甫一年
而即殺卬復何故哉如謂去昭公之党而使
華耦為司馬將以弑公昭公則殺卬之後即
可弑昭何復待于八年八年之間又有五諸
之策新城之盟諸大夫於昭不聞其日相惡
也而云殺卬以圖昭豈理也哉左氏言襄夫
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礼焉夫人因戴氏之
族以殺公子卬越八年又曰公子鮑美而艶
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其言荒恠斷不可信

蓋卬自獲罪于昭公、以法誅之據司城之言稱曰司馬時史不辨而即書從雖復告亦不復正千古之疑遂坐于此而傳又妄言滋後生其狂惑耳司城官相涉故以其官奔公意解始得復如曰衆所欲逐則終其身豈有復能歸國者哉

癸卯頃王元年

九年晋靈三齊昭十五衛成十七蔡莊二十八鄭穆十曹共三十五卆陳共十四杞桓十九宋昭二秦康三楚穆八

春毛伯来求金不稱使王在喪

求金以供塟事王室貧諸侯怠也

夫人姜氏如齊

十二公之夫人必有歸寧父母者矣其不書經所削也此非歸寧故特書蓋姜實孝公之遺女已為魯人所不礼今假歸寧以往訴之冀得見恤而昭竟衰如致啓敬嬴之譖昭蓋非人哉己而身死子弑妻亦見執而誣之以淫蓋所繇来者漸故曰父教子貳君賞臣奸未有不從自及者爾

卷之十四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塟襄王

以襄有特恩故遣得臣且亦嘗使公子遂塟晉襄也葬天王遣大夫自此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告先都之罪先都時為下軍佐梁益耳非卿不告）

夷之蒐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故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為佐先克又奪蒯得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乱殺先克趙盾為先克報仇遂殺先都梁益耳三

月又殺箕鄭父士穀蒯得盾于襄之末年猶在下大夫之列以先克之言驟佐中軍又以陽處父改蒐中軍將及射姑奔即以先克代之諸老臣俱不平失職怨望盾所為窮治其黨盡殺五人而後止也國之內亂皆起中軍而盾生殺之威益盛始以越次之謀脅衆卿之競終亦不能去其官蓋盾此時已成騎虎騎虎者不得下即欲不卒弑君不可得矣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來之十四

特書至必告廟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晉告士縠其鄭父之罪蒯得非卿不告

楚人伐鄭鄭告○楚從陵不告

商臣弒父以來滅江與六而未嘗以鄭為事
者猶慮晉之相拒也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
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
伐鄭于是有爭中圖之心矣也而晉不及救
鄭及楚平楚侵陳〻亦及楚平遂次于厥貉

將以伐宋〻鄭之間騷然多事天下復有楚

憂則襄之所養也夫弑父之賊一戒之為君

使其上踵成之強下啟莊之伯徽然為禍于

天下而莫可誰何即欲不追其所自焉可得哉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昭衛人許人昭救鄭左氏見晉

之伐國前已書大夫名今不書名疑是經斷故云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不知伐國列大夫名靠以前未嘗有之若此時從有不告不告即書人非經斷也許在晉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卷之十四

夏狄侵齊　齊告

秋八月曹伯襄卒　子壽立是為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君稱爵而大夫稱名者已以聘禮自同于中夏楚自是嘗以爵通魯方事晉不報聘○鬬椒伯比之孫苗賁皇之父公君子文從子莊王初一為令尹以叛誅○

楚方平陳與鄭今忍遣人聘于諸侯者既以威收陳鄭旋以礼收諸侯使諸侯有畏楚之心即可棄晉而事楚且以窺中國也諸侯不

慮于是乎有厥貉之師

秦人来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

秦交山東諸侯將以圖晉素無聘問先假歸襚以通之其曰僖公成風或兼襚或專成風史文妄不可詰也

葬曹共公

甲辰頃王二年十年晉靈四齊昭十六衛成十八蔡莊二十九穆十一曹文公壽元年陳共十五杞桓二十宋昭三秦康四楚穆九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莊二十八年已見經

卷之十四

臧氏世卿在三家之前國有大事未嘗不與謀議故其卒也史不廢書而數十年不任使豈僖公之始已稱老臣至是始以壽終歟予曰不仁三不智三則外此之為仁智者正多故曰其言立此之謂不朽更以此見文仲之賢可也

夏秦代晉此非是晉告

報令狐也秦稱國必闕文少梁北徵疑皆不告

楚殺其大夫宜申世告

宜申在成王時已為司馬將左軍城濮之敗宜申縊而赦之更使為王尹感恩思報謀殺穆王宜申所以見城王于地下也事雖不成已足奪商臣之魄矣商臣惡其事而以討罪告于諸侯故得見經要以聖人之意則曰申亦能為討罪者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即溫子僖十年奔衞不知更于何時復要之已失溫但為王官無采邑矣

卷之十四

傳曰頃王立故也頃王初〻無子頡叔帶之難何冤為此盟且為頃王而盟則當諸侯何獨盟一魯蓋必蘇子以己事盟魯〻遣微者行史乃直言及以紀之耳文公時傳多不詳而又好為懸揣以相誑其不可信類如此

冬狄侵宋 宋告

楚子蔡侯 莊 次于厥貉 此必楚告以成中國非宋告也以下伐麇亦告知之○蔡自僖二十九年翟泉以來傳無從楚之迹今次厥貉是始從楚也觀下十五年郤缺伐蔡則知此以前尚未顯矣晉遣老李以行并以告列國

楚得陳鄭又將北師次于厥貉謀伐宋也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於時三國之人畏楚如虎不得已而從之乃人之情非三國之罪也觀下新城之盟則知聽楚非本情

十有一年 乙巳頃王三年 晉靈五齊昭十七衛成十九蔡莊三十鄭穆十二曹文二陳共十六杞桓二十一宋昭四秦康五楚穆十

春楚子伐麇 楚告以威中國。麇國在今衡州府衡山縣觀此則洞庭以南祇從于楚者不知究何從以無事不見經傳耳

卷之十四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彭生叔牙之孫兹之次子得臣之弟字惠伯死子惡之難者。郤缺始見經芮之子敗箕時有功以一命為卿晉于是有郤氏

陳鄭宋皆已從楚楚盾使郤缺會魯于承筐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則未知其謀伐三國邪抑欲為盟以外楚也度盾之行事好以名而不好以實必為伐三國之說以聲之使魯為之諸而後已二年之內往復再四盾示必伐之意魯承請免之言故十三年公如晉衛來會

公盟晉侯歸鄭亦來會所以求免于討而顧為新城之盟也如曰公之言能得讀于晉則公何人盾又何人而得以其言見重于趙盾哉

秋曹伯文來朝自桓九年世子朝後三世不朝于魯今復來朝則曹文公也此即曹文之元年

即位而來見也諸侯即位及時來朝者則曰即位而來見晚則曰始朝

公子遂如宋

傳言襄仲聘于宋且言蕩意諸而復之因賀

卷之十四

楚師之不害三言皆失其實蓋承筐之會晉以伐宋為言魯為道其言于宋使宋來服晉所以致新城之盟皆盾之謀魯將其事也聘與賀所以為名復意諸惠及之耳意諸本無罪公意解則復之

狄侵齊　齊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因侵齊將侵魯：旋奇

復敗之于鹹北直隸開州東南兵有鹹城則故衛地杜言魯地非

狄自伐邢以來蓋十七犯中國矣一敗之于

箕而鋒少挫再敗之于鹹而胆始寒故敗鹹以後其以侵衛聞者惟十三年一見而已安得有所謂長狄者而傳乃鑿鑿然誰言之哉鹹之後獲長狄僑如因以名其子事或有之然自齊襄之二年至晉滅潞之年百有三年其兄尚在彼何人斯所據何地而遠至于鹹將此種人皆長且壽尚有多人得自成其國抑三人之外更無餘人三人亡即其國遂亡欤左氏好奇而牴牾至此直驚愚耳豈足以

卷之十四

証聖經哉至若身横九畝眉見于軾益後荒
怪尤不足信蓋所謂長狄者稍異常人且有
奇勇故得臣得以銘其功而齊東之野益為
大言以張之左氏浮夸讀者付之一笑可也

丙午頃王四年十有四年晉靈六齊昭十八衛成二十蔡莊三十一鄭穆十三曹文三陳共十七杞桓二十二宋昭五秦康六楚穆十一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出奔不名必史文闕

郕于莊八年降齊今復言爵是附庸也自此
來奔後不復見經傳疑漸以亡而左氏言郕

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狗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及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來奔則其說荒矣夫世豈有未成為伯而魯史得以伯稱者如曰公以諸侯逆之則莒展輿邾子益皆以名書朱儒既知其名何故不書然則伯之來奔必見迫于齊棄国而來国亦旋滅太子朱儒之說全屬齊東不足道也

杞伯桓來朝此即杞桓公也前。杞子今稱伯者能以伯禮見自此以後終春秋之

春秋傳注　文公二十七

春之十四
世嘗稱伯○杞桓于僖二十七年朝魯文公立
今始朝故傳曰始朝其及時來朝者則曰公即
位而
來朝

是時子叔姬將歸于杞而忽疾急魯為告絕
于杞故杞伯來朝請絕姬而無絕婚別請女
以為夫人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未及笄至是將歸則
公許故成五年後有
稱叔者周字積叔齊
三叔女也未嫁故杯子
云婦人笄而不為殤則
以成人之礼治之也

此子叔姬即僖三十一年
伯姬所求之婦早訂婚而
姬已疾急也桓請無絕婚
來婦之杞叔姬杞叔姬亦
舍母亦稱子叔姬是文有
子未嫁而書其卒喪服記
則

夏楚人圍巢巢告○是時成大心卒成嘉為令尹字子孔

群舒叛楚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巢吳楚間小國即今廬州府之巢縣春秋時吳欲入楚道必經巢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是也報舒子宗子皆不書而圍巢獨書則是巢告可知經于外事無筆削故亦得見經非有義以存之也

秋滕子來朝

滕自桓二年來朝至今始朝其赴告自隱七

年以来亦不通魯僖十九年執嬰齊傳見滕宣公此朝魯傳見滕昭公

秦伯使術来聘自是秦魯之使始通故十八年秦伯罃卒始告

傳言秦伯使西乞術来聘且言將伐晉言者何言令狐之役也令狐之役曲果在晉即昌言以告天下天下必曲晉而直秦苟直秦天下自不為晉用此来聘之情也如曰欲令東諸侯為圖晉之用秦之計豈迂於此哉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秦晉告告各欵

戰故不言及

秦為令狐之役故伐晉〻人禦之從秦助于
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
趙穿欲戰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乃皆
出戰夜秦人欲遁史駢請薄諸河晉甲趙穿
當軍門呼乃止夫盾之號令將如雷霆風雨
之不可犯何為欲戰即戰欲止即止惟趙穿
之為聽豈一襄公之壻襄夫人之所甚愛而
不可拂也哉蓋以有寵而驕好勇而狂一旦

綫急獨此人為可使不能不及法以從之使為我用而不辭耳故欲察桃園之事當從放胥甲父始欲察放甲父事當從河曲之戰始若夫晉不討秦秦忿不戒事之顯然各自有罪不待深求而後見爾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城邑帥師自此始

魯有二鄆西鄆成四年所城濟而鄆城縣是也東鄆在莒州沂水縣莒魯間小國季氏食邑在費鄆在莒西諸在莒東與費相望季氏

得而有之而慮莒之撓其事也故帥師以城人言季之強自城費始而不知實自行父始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無藏金玉無重器備以為惠于公室矣而於二邑則城之城之將誰為哉人曰行父非矯情吾不信也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諸故屬魯今得鄆因并城之自此當屬季

卷之十四

文公二終　起七年至十二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五

文公三

十有三年 丁未頃王五年晉靈七齊昭十九衛成二十一蔡莊三十二鄭穆十四曹文四陳共十八卒杞桓二十三宋昭六秦康七楚穆十二

春王正月 是年楚穆商臣卒不見于經子旅立是為莊王以莊幼弱國內亂令尹成嘉不能定故不及赴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子平國立是為靈公不書葬是時陳與蔡鄭皆従楚此年冬公如晉宜不得會

邾子蘧蒢卒 子貜且立是為定公邾文公卒魯使弔焉不敦來訃其不會葬可知

卷之十五

○傳言邾文公遷繹而卒然宣十四年代邾取繹豈遂取其國都乎傳好奇而時與經背多類此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大室大廟之室也惟公羊作世室而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世室世世不毀也夫諸侯五廟又加世室非廟非祧恐無此禮

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

傳言朝且尋盟非也盖欲致新城之盟而面盾以謀之故假朝禮以如晉耳

衛侯會公于沓

史家成法必言公會衛侯此獨言衛侯會公深中事情盖變文

之最善者

陳鄭宋皆從楚而非其本情顧藉曾為新城之盟衛則未聞其向楚也何亦與々為會公于沓乎蓋是時寗為政衛嘗伐晉々為之盟于垂隴以討衛矣以陳共之請成于晉也而免之令陳從楚荀討陳安知不病衛且陳于衛有恩陳共卒而其子平國不任事誼亦當報陳衛侯會公于棐一自為一報陳也

狄侵衛 衛告

卷之十五
狄失利于鹹ㄟ是衛地也故俟侵衛然自此侵後狄侵伐不復見經蓋亦胆落于中國矣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魯與晉不復須盟ㄟ使合新城之事也問晉靈既立文七年嘗盟于扈矣為魯討齊十五年又盟諸侯于扈矣以晉之命行之諸侯宜即合胡新城之盟必待魯而後致乎曰晉靈初立諸侯未貳十五年為魯討齊晉猶得以齊為名且諸侯已合也今陳鄭宋皆從楚萬

一召之不至勢不得不用兵用兵豈盾所及哉蓋盾之智以籌天下則不足以取便事則有餘苟可盟斯亦已爾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變文善

鄭會公言平楚之非得已也

戊頃王六年崩子班嗣位是
申為匡主春秋皆不書崩塟

十有四年 晉靈山 齊昭二
十辛衛成二十一蔡莊三十三鄭穆十五曹文
五陳靈公平國九年杞桓二十四宋昭七秦康
八楚莊王
旅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廟

春秋傳注 文公三 三

卷之十五

邾人伐我南鄙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然邾實修須句之怨因不敬而并發之

叔彭生帥師伐邾國仲字

報南鄙之伐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子舍立昭公卒在五月至七月舍即遇弑國亂不成喪故不言葬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霊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霣之世三盟一會惟此列序以公在會故益知

三不序雖因公不在會故史略之○因許在晉

從于楚者服趙盾代君而與諸侯無先後盟

盾無君也伯國之盟諸侯也討賊為上外楚

次之霣之世凡三盟惟新城之盟為正焉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晉皆得告史違主邾故捕晉人而不回

趙盾并告弗克納○捷菑奔晉不告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

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ゝ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ゝ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穀梁子曰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所以斷盾者已為至論而文定顧以弗克為善詞孰知弗克之言蓋寔本于邾人之告哉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大夫卒于外宜不得書告喪則書○敖之

出奔魯已立其子文伯穀為孟氏文伯疾請立其弟惠叔難穀先死及敖卒難不嗣職仍以穀之子仲孫蔑為孟氏是為孟獻子稱賢大夫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此稱公子乃齊告之詞蓋傳九月齊人定懿公而後來告必曰公子商人桓公之子也次宜為君則齊國稱之為公子衛州吁自不以公子告非經有筆削可知然鄭婦生亦以公子告又不可以商人例之舍未成爵不當稱其君然舍母魯女成全之為君以惡商人則是舍曰其君出魯人之意齊不成之為君故卒以無謚也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以重商人之罪又似歸之聖情則非矣

公子商人者齊桓宋姬之子故嘗爭立于桓卒之時而不得者也齊既立孝公孝公卒弟

潘立是為昭公十九年卒生子舍〻母魯女
子叔姬為昭夫人無寵舍無威商人驟施于
國而多聚士散以傾舍七月乙卯商人夜弒
舍而讓公子元〻不受元商人之兄也九月
齊人定商人而後來告是為懿公揆厥所繇
則以桓卒之時繼嗣不定而多寵夫人〻〻
有得立之心是以相爭以至于今甫四年齊
人又弒商人而立公子元國然後定是桓之
罪也

宋子哀来奔

宋子哀之為字吾不可得而知也縱令為字經之書名書字悉本舊文舊文無定情安見字之為貴乎然則子哀之奔當别有故適非左氏所能詳而於不義宋公之説為無涉矣左氏以昭公為無道又求其説以實之于是曰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来奔夫大夫非避禍不出奔哀之来魯止于避卿避卿何禍而乃遑遑焉逃死之不暇哉

冬單伯如齊

公子遂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其而罪之夫商人弒君此何事也而況所弒者舍抑又魯人之大痛乎魯宜奔控於晉以興諸侯之師而僅欵求昭姬而役之甚假王寵以求之卑已甚矣彼何忌而不相辱故執單伯與子叔姬商人固近死暑亦失智幾有亂臣賊子而尚可以情求者哉

齊人懿執單伯

王使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并執子叔姬情理並絕苟非經所載誰能信有其事哉嗚呼三綱淪滅日月倒行春秋之亂至此而極而原其故則本於趙盾之一人趙盾以前趙盾以後終不復有此事則以商人弑君趙盾之所養故也曾不二年而復有宋人弑其君之事以盾之罪當盾之刑吾亦烏能窮竟其獄哉

卷之十五

齊人執子叔姬本抑齊叔姬而以齊人執不可為詞故云子叔姬變文之當也叔姬文公女得稱子若十二年子叔姬則以未嫁而稱子彼正則此變云

問商人之罪弑舍重乎抑執單伯與子叔姬重乎曰弑舍重弑舍重則何以獨恠執單伯與子叔姬曰單伯主使也子叔姬昭夫人也王使可執則摧辱之事亦可加于王昭夫人可執則摧辱之事立可施于國母況誣之以罪抑又人世所不堪者乎以弑君之事之習以為常也而又有辱王臣辱国母之事苟有

人心誰不髮指吾意為趙盾者必且勃然與帥合天下諸侯以討商人之罪并其弒舍而窮治之則亂賊之縱橫勢當衰止而無柰盾之寔以弒罪為念也討商人何以行後事莫若陰蓄其人以長亂賊之氣亂賊長而盾得為所欲為則是商人者趙盾之前驅也而又烏敢稍拂抑之傷天下效尤之氣乎未幾而宋果弒其君杵臼矣又未幾而齊果弒其君商人矣魯果弒子惡莒果弒庶其矣然後盾

卷之十五

亦自弑其君鄭亦弑其君夷陳亦弑其君平國上自卿大夫下及僕御皆得刲刃君之腹中十五年間其事八見非趙盾其誰授之旨哉故曰趙盾弑其君此有成驗毋曰為法受惡使賊尚開生路也

己酉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晉靈九齊懿公商人元年衛成二十三蔡莊三十四卒鄭穆十六曹文六陳靈二杞桓二十五宋昭八秦康九楚莊二

春季孫行父如晉

告執單伯及子叔姬請于晉以釋之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既是華耦定書馬名令不書名又曰司聖定時史之誤後世學者舉謂書不信孟子之言致增此誤

凡來盟者必有其故傳不言其故而(但)舉其辭晏之言則事已不可考矣後之學者強為之說曰華孫鮑之黨將弒杵臼而結魯國以為援故來盟夫魯于是時弱且不能庇其甥與其女安能庇宋、欲弒君直弒之耳何藉于魯而來盟以結之據後人之論以為司馬主兵之官書司馬見其握兵以弒也然則華耦

卷之十五

賊臣正宜書各垂百世之戒而反以華孫稱舍其目前之大罪而志其祖父之遺殃聖人之為經豈若是其迂遠哉然則司馬華孫史氏之謬文所以来盟當别有故無容牽以相及矣

夏曹伯来朝

十一年甫来朝今復来朝似遵五年之令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子遂卒于外喪至不書疑不情命赦以奔出必有君命赦乃得還故猶書非義所係）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魯告晉：以言喻齊：釋之雖釋單伯猶不

釋子叔姬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晉以大夫之名告 大夫尊也自伐告

陽處父入告郤缺侵告 趙穿自是北從稱大夫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也為城下之盟而還

故下諸侯盟于扈傳有蔡侯

秋齊人侵我西鄙

以魯之告晉而孫之以釋單伯也然此一事

春秋傳注 文公三 十

末之十五

竊有可疑齊既聽晉而歸單伯矣茍侵魯即抗晉商人雖悖亦何利而出于此哉蓋其時魯之用事者二公子遂挾叔父之親而行父亦以世勳顯遂欲傾之久矣今使行父如晉得釋單伯以歸行父一見親遂將日見絀此遂之所深忌而必欲敗之者也今齊之侵我西鄙也遂寔召之召之而行父之行不足以見功反足以見罪則是行父者齊國之所惡也雖得晉亦復何取召齊有據乎曰無據無

據則何以知其召齊曰行父復如晉：為之
盟扈而歸子叔姬胡又有西鄙之侵也及齊
侯許十而會行父于陽穀也則既許魯以盟
矣胡忽然而不肯盟既而遂賂納賂則遂盟
行父之所不能得而獨遂能得之復何故也
公子遂既及齊侯盟于郪丘矣十七年又伐
西鄙齊公以盟胡使遂請盟則又盟則是公
子遂者齊國之所親也以晉事之日非而有
齊國以親之遂豈不為魯國重：而為所歆

卷之十五

為乃可得亦何憚而不結齊且遂之結齊則又有說當是時文夫人生子惡而無寵敬嬴獨嬖敬嬴之欲立其子而私事遂也非一日矣欲傾父必在易儲欲易儲必結內主欲結內主必假外勢以為招遂見功而然行父并以愚敬嬴敬嬴愚則其私事乃愈固遂之于齊厚幣甘言已非一日齊于遂如左右手而後可以殺齊之甥遂齊之女然則仲遂之結齊所以弑惡所以逐夫人所以立宣公所以

傾行父所以使魯國之柄獨歸一人而莫可誰何此西鄙之侵所以爲召齊之首事也

季孫行父如晋

行父復如晋告齊之不釋子叔姬且伐我西鄙也晋緜是爲之合諸侯然而遂之忌愈甚齊益起兵以侵之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晋靈宋昭衛成蔡文陳靈鄭穆許昭曹文也文七年史諱後至故不列序此以齊故不赴魯無可議而亦略書者晋期背而衆不赴在會諸侯晋不復告則史書不得列書宜矣左氏乃以無能為譏之洞史筆為經情已属無據胡

基之十五代又言八國略之年于夷狄無論此盟原為單伯子叔姬不為商人弒舍即為舍則襄二十五年夷儀之會亦以受賂不討齊諸侯仍序之何說乎

因魯之告晉而為之合諸侯將以討齊〻人賂晉侯不成討然亦請歸子叔姬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諸侯會扈將以伐齊齊伐雖以賂免亦不敢復留子叔姬然而齊之怨則益甚矣

齊侯懿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曹告〇書夏朝我又與於扈之盟遂怨及之因魯受伐史以內事故章書入郛可不書或疑郛鄭伐宋韓厥伐鄭入郛皆

不書此獨書之嘗必有意不知并告則并書史
無定文或略或詳不必皆有其義經之筆削亦不及此
怒我之再告致典屢之盟使歸子叔姬也夫
於晉則再聽於魯則再侵商人雖狂悖亦何
利而出于此哉苟非再召兵不致是矣

庚戌匡王二年十有六年晉靈十齊懿二衛成二十四蔡文公申元年鄭穆十七曹文七陳靈三杞桓二十六宋昭九弒秦康十楚莊三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弗及盟時史之滯若言不肯盟則婉然矣

以齊之再侵也不得已請平于齊齊侯許之

出會行父于陽穀則是公之疾宜所知也忽然而不肯盟曰請俟君間豈非仲遂之謀所以折辱行父而使之見輕于魯哉行父不得遂以賂請則得之蓋齊寔親賂而魯之人則曰遂之獨親於齊也云爾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此亦并書于後也傳書春正月公有疾則已不視朔至夏五月而并書之六月疾乃瘳也或言他公有疾宜亦不視朔而經不書此獨書則是非疾見晉無伯畏弱于齊然四不視朔餼寔疾法固當書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公使公子遂納賂于齊侯齊侯乃與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此聲姜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即部臺故全毀之與堙異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楚告以諸中國。秦結于楚自敗敵以來已然至是楚有乱信兵于秦：兵至而後滅庸申包胥辛以此救楚

當此之際天下蓋遂望一楚莊楚莊之伯難成于討徵舒之時而其戡定內乱則已見于初立之日楚大饑庸人帥群蠻以叛楚〻人謀從于阪高莊辛出師秦人巴人從楚師遂

巻之十五

滅庸其首事也史記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伍舉入諫曰有鳥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于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舉者數百人國人大悅是歲滅庸聖人曰莊寔楚之英所以能伯于中原者寔始基請此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弟鮑立是為文公

此一經之大惑也傳自王臣卒以下所言宋

事都無情實而昭公無道一語尤不可憑蓋無道則必有其實今攷昭　之生平曾有一事可指如齊襄晉靈蔡莊楚虔之為者乎如去歟去群公子去群公子亦不可云無道況八年之間事已相釋而忽焉發難于八年之後又非人情然則昭所以弒不可得而求其實也大略文公之世天下已以弒君為常小失意忽為師旬之所賊公子鮑素得國情衰夫人為之主眾遂援立鮑鮑非弒君宋亦不

卷之十五

以鮑弑告此事之實而左氏妄言之輙曰昭公無道鮑實弑君經乃不言鮑之弑遂于宣四年發例云凡弑君稱君〻無道耳夫弑稱君而弑者稱人三宋杵臼齊商人莒密州是也據傳之意以為但書君名不書弑者之名則當以君無道為斷不知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宋師甸齊邴歜顏職正宜稱人聖人作經誅亂臣討賊子不論有道無道總以臣子為斷不聞罪及君父也使如左氏之

說則君而無道即國人所宜弑乎左氏欲發例而先為昭公無道之言以實之求其實則終不可得此可深恨蕩意諸實死節而經不書必不告也如謂聖人削之便從君于昏之人反出蕩意諸之上抑又悖理之甚

十有七年辛亥匡王三年晉靈十一齊懿三衛成二十五蔡莊文二鄭穆十一曹文八陳靈四杞桓二十七宋文公鮑元年秦康十一楚莊四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晉告○大夫列名自宣始此時大夫名猶有不告不告即書人以為貶者誤

卷之十五

宋人弑其君已告于晉晉不出師將不成其為晉春晉人伐宋不得已也傳曰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此左氏之微言也而外傳復云宋人弑昭公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弑其君是及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命于

太廟召軍吏而戒禦正使旁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皇哉堂哉何兵之赫也赫而後盜便于取賂猶文公而還言取賂也然猶不足以知盾盾以陰謀禦天下所恃者一口耳口言天地而心懷弒君異日正以文其弒故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淺者必甚恕而盾獨巧言以受之曰我之懷矣自詒伊戚今日之巧言正不可測無曰未有弒君之意也

春也十五

夏四月埊栽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既與公子遂盟于郪丘又伐以脅公盟辱公之胆使無不從以為他日易儲地伐亦遂之教也公果懼使襄仲請盟六月乃復盟

諸侯會于扈傳言後合諸侯于扈則如十五年盟扈之諸侯可知又言公不與會齊難故也則知晉寔期魯因魯自不與〻會諸侯晉不後來赴告矣不告故不能列書左氏更以無功說之已房無據況此魯祇款乎宗何云無功胡氏又云不討賊故略則襄二十五年列序已明何得後言經畧

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于時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鄭子家執訊而與之書盖晉實失伯楚莊復起鄭已不忌晉而從楚矣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即此以覌遂之有謀審矣夫齊欲伐魯惟懼謀之或洩也魯使至而反知之非與謀曷至是

卷之十五

哉故曰兩侵一伐皆遂之教公不薨商人不死行且再伐魯叔我公靡惡而立宣以居命行事耳其公薨而商人復弑又事之變豈褒仲之所及料哉

壬子匡王四年十有八年晉靈十二齊懿四弑衛成二十六蔡文三鄭穆十九曹文九陳靈五杞桓二十八宋文二秦康十二卒楚莊王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此穆公子康公也子稻立是為共公自歸從衛聘從已通于魯故居卒始赴然自此至定九年五書秦伯卒皆不告月日疑辭處西陲終能夷禮成十四年後并不告

名曾至昭五年始往會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弑君稱君前已辨商臣本弑君之人而亦以君稱者已君四年齊以君告也○邴歜閻職含憤而行齊亦不追討當時子弑君之人使罰如此○兄元立是為惠公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五月公游于申池歜與職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是為惠公嗚呼商人之狂悖一邴歜閻職殺之

春秋傳注 文公三 十九

而有餘晉以八國諸侯討之而不足趙盾之蓄商人可知也是年也魯公子遂弑子惡亦弑其君庶其一年之中其事三見亂賊之禍至此亟矣是故聖人作經以誅趙盾爲首義爲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遂見宣公而請之則宣定同行可知

二卿並使一賀惠公一拜葬也文公之史好幷書非義所係獨此時文公已葬子惡之卽位已五月二卿所奉者惡之命也胡傳挈宣

以見于齊而更欲立宣而去惡哉當文公之
存也敬嬴之事襄仲有迹奪適之意當已著
于夫人母子之間子惡立而齮齕襄仲之端
已見于意遂不急為謀當聽死耳故仲遂之
欲立宣乃愈急然遂之所媚者商人也商人
死惠公立遂與惠無根柢之容苟有容謀非
面不可惠伯既有忠于子惡之心其所遣人
伯當與謀議魯國之大豈更無臣而必遣遂
遣遂而又使得挾宣以行胡舉朝之耳目皆

遂之耳目而惡與惠伯直貿貿然莫之覺哉嗚呼此惠伯之所以不足惜也讀春秋者夫亦論其心可也

冬十月子卒名惡公羊以為赤不知誰是視其母弟也子般子野名而子惡不名者惡乃夫人之子雖未嘗為世子然故宜君況文已葬惡已成君也成君則何以不曰公薨公子遂柄政史多不敢以禮書叔仲惠伯之不書亦諱也

秋公子遂扶宣以行十月子卒中間時日所聞已多形迹當已盡露以故遂君惠伯公冉務人止之弑立之謀舉國皆知而惡與惠伯

獨不知嗚呼是尚可以免難者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當時稱曰出姜出非諡

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行父初不與謀公子遂殺惠伯懼而從之自是十八年間趨命恐後矣

莒弑其君庶其莒與魯素亦有盟不知赴告何以不通至是始告成十四年莒子朱卒為渠丘公其嗣系亦不可攷終春秋無會莒之文

卷之十五

傳言莒世子僕因國人以弒莒公以其寶玉来奔豈有世子弒其君又来奔而魯史不書其名者又不書莒世子僕来奔是傳為妄言也大略莒之自憂　已入于夷故有號而無謚莒告因不詳魯亦不詳其弒之實不可詰也左氏之文蓋作于成公之世行父掩其行媢之迹若曰當襄仲時吾嘗多與之抗耳

文公三終　起十三年　至十八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六

宣公一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庶子敬嬴所生敬
嬴私事公子遂遂殺適子惡及母弟視
而立之在位十八年昭三十二年傳云
魯自東門代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
國則祿去公室室自比庶如妻據姜以婦
僞如銅東宮至襄九年甍謚法善問周
達曰
宣

癸：匡王
丑王五年

元年

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年衛成
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得二十
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
之公二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王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卷北者舍頓

之十六

即夫人據姜齊惠公之女宣所結之以自固

○遂夫一人事再見故但書名傳言稱族尊君命

族尊夫人說經之妄有至此者○

者有姑之稱姜不氏史文略也

公子遂將弒惡及視而立宣公見宣公于齊

惠而謀之因以請婚之說進惠利其女為夫

人而許之已有成言今即位而遂逆不忌喪

也夫人出姜于惠無骨月恩殺其子去其母

而以己之女急配宣嗚呼豈伊無夫亦何利

而出于此哉故弒逆之亂首無助成必不能

遂之與敬嬴勿論也惠亦不可以人數矣○

此與叔孫僑如々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初未嘗有異詞也而其事實異事異則義異所謂雖非弑君而事有關于弑君者亦皆經誅亂討賊即在史文之內者也如待詞以為義則公子遂如齊逆女事實篡弑也胡以無異詞如曰詞同則義同則公子遂如齊逆女寔無異詞也胡確然其為篡弑之事然則執文以索義而不察夫經之即在史文者終不違于聖人之意者也

卷之十六

夏季孫行父如齊

納賂以請會也春秋之時弑君篡國者一列于會則不復致討臣下殺之與弑君同故篡弑之君之欲固其位者必皇皇以得會為事宣弑子惡而立公子遂雖為請婚于齊而尚未得會未可以為磐石之安也行父欲媚于宣以黠行其苟免之計乃為獻濟西之賂于齊齊人曰可而後有平州之會而後公子遂往致田自是行父之生平一若未嘗無立宣

之意者而後可以免仲遂之忌可以保世卿之榮十八年間營〻于趙命之際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晉告。甲父胥臣子

初秦晉之戰于河曲也晉甲佐下軍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先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

卷之十六

于隂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後侵晉入瑕令放甲父討不用命也然則善乎曰不善何故不善呼軍門者尚有一趙穿盾庇穿故不善也是亦弒君之一証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經曰公會齊侯于平州此内詞也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則外事也齊惠公既利其女為夫人又利濟西之賂會于平州以定之自是宣之賊㣲然列于諸侯迄十八年無復議

其後者平州之故而已矣嗟乎世道之不明久矣弑君篡國之人一列于會則不復致討非謂一列于會即可以刷弑君之案也苟弑君苟篡國必不列之于會列之于會必非弑君篡國之人所以嚴諸侯之會以信人心以崇清議則道固莫嘉于此也已而篡弑之人即倚此言以自庇己而旁觀之國即倚此言以為媒利之計而亂賊之群熾然其不可遏矣以故州吁弑君即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

魯弑君即因許田以自結于鄭宋督弑君即賂四國以定莊鄭突簒兄五諸侯為之代忽衛朔簒兄齊襄公抗王命以納之公子宋弑兄即倚趙盾以自庇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而公子遂亦假齊惠公以定宣不復致討之一言其流禍一至于此假令取其義而思之必有討然而自恃其無謂者以故春秋之世貪獸其心而寔與于聾瞶之已甚也春秋作而亂賊懼豈真别有異術哉吁其聾瞶而起

之則固猶然一人而已矣人之足以為治也
久矣

公子遂如齊

致濟西之田于齊信前約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既致賂齊即取而疆理之

秋邾子来朝

邾本魯附庸桓十五年曾一朝于魯矣僖文
之世日尋于兵宣公立小國不至而邾獨来

卷之十六

朝者矍且齊出宣事齊邾其臭味也已而伐
邾取繹又不知為何故焉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陳宋皆得告鄭稱人疑非君
此楚莊侵中國之始事也傳曰宋人之弒昭
公也晉荀林父帥師伐宋宋文公受盟于晉
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亦受盟于
晉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此紀事之失實
者也陳宋新城以來久服在晉楚莊之立今
已六年內難既息必將有事于中原即與文

與靈之事楚固必侵陳宋其責陳與宋以為詞耳非侵之實也晉取齊宋之賂誠不足以服鄭然扈之會鄭子家執訊而與之書已散從楚而假晉不足與以為名是鄭之詐今侵陳宋逆從以來是時趙盾有內事不在諸侯晉楚之爭從始鄭亦因之以去就焉

晉趙盾帥師救陳盾以救陳告盾救陳楚已去宋不但不救宋并不救陳傳言救陳宋者誤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盾告伐鄭○上言盾下言師者史使文非義所係○棐林期會之地既告地必召魯兵而

春秋傳注　宣公一　六

卷之十六

是時魯方事齊類立異于晉故此代鄭齊魯不與終宣公之世晉凡出師魯未嘗一與焉

盾之無意于諸侯其本情也然身方柄晉不得不以救陳為言不得不以代鄭為說其約諸侯于棐林本曰代鄭已乃揚聲救陳宣往棐林會代鄭耳究竟代鄭亦名故蔿賈救鄭晉人即還蓋盾有內謀故以名禦楚而不以爭鄭為事者如此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告。穿趙夙庶孫晉襄公壻時已為卿文十七年為質于鄭不知何時還意鄭從楚時兩質已各還其國

晋方南禦楚不得不西平秦故有求成之議
而趙穿好勇而狂不任軍事欲侵崇以求成
盾弗敢逆而遂聽之反致秦師是亦聽穿之
一宗也嗟乎秦晋之不成豈徒一日之故哉
秦自敗殽　又来深結于楚秦晋相悪者數年
穆公作誓不復東征二國之兵稍息已而復
生釁于令狐戰伐無已其仇已深今方南禦
楚退而思求好于秦：晋之交合則秦楚之
好疎我無西顧之憂楚斷同仇之臂斯亦制

卷之十六

楚一大機也胡為曲狗寗謀使崇致怨自此一失明年即有圍焦之師至八年而晉師白狄伐秦十五年而秦人伐晉成九年而秦人白狄伐晉十三年而晉厲公合八國以伐秦悼公既伯秦數出師以撓之我化愈深彼交愈固至于吳師入郢秦哀公為之賦無衣楚真得力于秦矣楚得秦盾驅之矣盾一失計而為害乃在百有三年之後開國成家小人弗用盾之罪其可數哉

晉人宋人伐鄭盾以名惡天下故每役伐鄭必告諸侯

棐林之役楚蔿賈因晉解揚晉人即還今侵

伐鄭以報棐林之役蓋楚歸而後敢出也

二年甲匡王　公晉靈十四弒齊惠二衛成二十寅年崩八蔡文五鄭穆二十一曹文十一陳靈七杞桓三十宋文四秦共二楚莊七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宋告。鄭寔伐宋而不言

伐者宋告戰不告伐。大夫主戰于是始王筆

之戰而乃列書其名此繫大夫日專赴告策書

日士其故因史文可以現

世變非絕有所掌削也

春秋傳注　宣公一　八

卷之十六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以報棐林之役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秦師伐晉秦告晉曲故不告圍焦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晉告○四國稱人違不告大夫名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次于鄭以待晉師晉師復還蓋至是而弒君之謀旦暮以之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叔黑臀立是為成公黑臀

文公子也○不成喪魯不會葬

晉靈公立于今十四年矣令狐之事長而漸明日以殺盾為殺事盾亦知靈之日欲殺己也日畜死士以待靈而又日假忠敬之名以自蓋其行欲弒君之事左氏食晉國之言所傳多不實然有可得而求者靈欲殺盾而使鉏麑往賊之是矣豈有盛服將朝坐而假寐即能使拳勇之士一旦慕義而觸槐乎蓋靈之舉動盾無不知當遣麑時盾已探之而早

春秋傳注　宣公一　九

為倚遂得殺麑而以觸槐告耳提彌明盾之車右當此勇士以倚非常意何為乎翳桑之餓人感其簞食之恩願以死報亦使與于公介以待之一朝有事內外皆足以相救盾之虞公蓋可知也虞公者即救公之意趙穿者盾之子弟有勇而狂可以愚使未嘗告以救公之意蓄之以恩而已矣且與公為肺腑親得日狎于公而公之必不虞穿也見公欲救盾以為此可得當以報盾為之弒公于桃園

假令宣子還而責穿曰爾何故弑君穿必咋舌而無以應故終其身未嘗委罪于人曰實盾之使自是晉之人終不曰趙盾弑君而又為之辭曰董狐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嗚呼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竊一時之口耳假令亡而越境反而討賊烏足以刷弑君之案哉若夫養天下之亂賊于前復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後事之顯跡無諱者故曰大夫之惡莫惡于趙盾聖人所

卷之十六

討亦莫逃於趙盾夫子曰政不在大夫則庶人
不議文公以從所以為一經之主者此之謂
也趙穿弒靈公于桃園而春秋書曰趙盾弒
其君此即聖人之直筆乎曰否此董狐之直
筆非聖人之直筆也太史既書于國必以此
告于諸侯經據舊史々據告文則見于經者
亦曰趙盾弒其君耳其有告不以實如鄭公
子宋實弒君而赴以歸生鄭公子騑楚公子
圍寔弒君而赴以疾晉欒書寔弒君而赴不

以名蔡公孫翩實弒君而赴以盜殺經皆不著其名豈即謂　非直筆乎春秋誅亂討賊凡皆決以寔不決以名文盾寔弒君不在乎詞之直與不直也假令太史不書晉人不告魯史不著其文春秋不載之筆此案亦終不可逃後世說經之家好以趙盾弒君之一詞為春秋討賊之筆正是夏虫之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弟定王立

三年乙卯定王元年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成二十九蔡文六鄭穆二十二卒曹文十一

卷之十六

十一　陳靈八　杞桓三十一

宋文五　秦共三　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口傷：自牛作也未卜日牛不稱牲改卜牛改卜稷牛也

葬匡王四月而葬遠魯復不使大夫行

楚子伐陸渾之戎楚告以震諸侯○陸渾戎允姓初在秦晉西北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伊川遂號陸渾戎至昭十七年晉滅之

觀聖人之意者觀其事之大端而已周自東遷以來以楚之强何所不蹂躪然終不敢向周疆一步者折柳樊圃狂夫瞿：彼猶有所

忌而不敢為也楚莊立而志乃奮倜然而生問鼎之意為之伐陸渾以嘗之伐陸渾意不在陸渾在周疆意不在周疆在九鼎夫九鼎何物而豈莊之所宜問哉聖人之為書也本乎魯史之舊文而已彼以是告此以是書固不能於伐陸渾外別言其問鼎之罪也而問鼎則已著于此故以莊之賢能討夏徵舒之乱而終不免為聖人之所擯者則以王室之震驚為斷也舍此大故而曰戎夏雜處族類

卷之十六

之不分區區陸渾之見烏足以盡此條之義哉

夏楚人侵鄭　鄭告

鄭自文十七年會扈以來已明告于晉以從楚矣今楚何以侵鄭鄭從晉也晉成公立而伐鄭及迎鄭及晉平則鄭已從于晉也晉伐鄭何以不書魯宣公立而棄晉當趙盾時盾嘗怯于內事有取婚于諸侯之心故其行事必來告魯今成公立怒魯而不與通絕其赴告之使故五年冬荀林父救鄭伐陳亦不告六

年春盾免侵陳自是衛告至七年而晉遂止
公于黑壤焉則伐鄭之不見經闕其宜矣楚
為問呂来因而侵鄭兵加其境而即去之則
此行之不為代鄭愈可知也鄭亦但告侵

秋

赤狄侵齊 寺告

赤狄：之别種潞氏甲氏留吁廧咎如皆其
族也是時狄稍弱而赤狄驟强傳曰衆狄疾
赤狄之後是也今兩侵齊：告故書六年七
年兩侵晉：不告則不書要之實侵晉矣蓋

晉方絶魯不告可知經于外事豈能於告文之外敢為損益其一事哉

宋師圍曹 宋告

文公十八年為宋文公即位之三年宋武穆之族道昭公子奉母弟須以作亂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穆之族盡逐之武穆以曹師伐宋不書于經者不告也今報武氏之亂来告則書如云經有筆削則曹伐宋何以當削宋圍曹何以當書雖强為

為之說竟何益哉于此益知經于外事果不
可以筆削求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子夷立是為靈公○穆公十三子其二子為君十一子皆卿惟公子嘉誅子然士子孔之子駟以嘉故出亡其餘七子各自為氏謂之七穆○去疾字子良為良氏喜字子罕為罕氏騑字子駟為駟氏發字子國為國氏子產即子國之子偃字子游為游氏子豐為豐氏子印印為氏是為七穆又有子羽為羽氏不在七穆數

葬鄭穆公

丙辰定王二年四年晉成二齊惠四衛成三十蔡文七鄭靈公夷元年弒曹文十三陳靈九杞桓三十二宋文六秦共四卒楚莊九

卷之十六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上書平莒及郯下書伐莒取向則莒之不肯可知直言莒人不肯太詳則繁不似策書語矣是知史有遺文有稚語經纘筆削未嘗文其詞○向莒魯間小國杜十六年城向似已屬魯不知何年又屬莒

郯莒相惡其故不可知郯魯婚姻國故公欲平之卒于取向則其心有不平者矣內事詳非義所係

秦伯稻卒秦伯名椎康公書罃六公書稻此以下皆下赴以名子桓公立魯不會葢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公子宗當國不以寔

告。弟堅立是為襄公
。不成喪魯不會葬

食黿細故也而至于弑君左氏之言似不可信。然趙盾以來天下之人已視其君如草芥然畜老憚殺之言既已擬非其類矣弑一君何足恠哉故曰天下之人有一人之或弑其君皆趙盾之罪公子宋實首惡而曰歸生者是時人心愈險見晉以盾告謂此事直可巧移：獄歸生以避其咎歸生愚不能明死而見討宋則倚晉以自安此告之變非聖人所

春秋傳注　宣公一　十五

卷之十六

書所謂文公以後弑君之文轉增幻惑者是也左氏不明其故而謂經移獄于婦主則有權不足也仁而不武之説而世之惑乃益甚孰知此告以後遂有不以名赴如晉欒書之于厲公矯以疾赴如鄭公子騑之于僖公楚公子圍之于郟敖者告愈變而史之所志愈失其真世皆以為此聖人之筆也嗚呼誠亦烏能起古人而共証之哉

赤狄侵齊　齊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凡朝大國歸以告廟一經皆然惟僖公朝齊不書至以以私原于大國心有不甘故不告廟而記者以為聖人之所削因以宣之必至為聖人之所書轉報消記全先史文之舊

始朝齊也

冬楚子伐鄭鄭告

始爭鄭也鄭自宣三年晉成立而服晉楚雖侵鄭猶未出師令鄭易居巽其改圖或可得也故伐鄭然鄭於是特已主公子宋之謀託于盾以自庇得堅事晉

卷之十六

丁定王五年晉成三齊惠五衛成三十一蔡文
巳三年八鄭襄公堅元年曹文十四陳靈
十杞桓三十三宋文七
秦桓公座元年楚莊十

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甫朝後朝迫齊命也春往夏歸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以自為婚也然則惠之於宣亦不親之以禮矣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不稱女嬀為君逆也○春秋諸侯每省逆夫人未娶而子女先已成人者

大夫逆女宜不書以公自為之之故書自為

之主者迫于齊侯之意也

叔孫得臣卒 于僑如弱。不書日史遺佚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来

反馬也反馬不書以高固来則書之内詞詳

非義所係

楚人伐鄭 鄭言

再爭鄭也四年冬楚伐鄭〻不服故復伐鄭

傳言楚子而經言楚人者陳與鄭為一也楚

兵加鄭陳不待伐而逆請為平楚受陳平不

嚴咎鄭甫伐而即去之鄭所為不以楚君告
也陳平楚自不告荀林父救鄭伐陳晉絕魯
亦不告故皆衣見經

戊午定王四年
六年
晉成四齊惠六衛成三十二蔡之九鄭襄二曹文十五陳靈十一
杞桓三十四宋文八
秦桓二楚莊十一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此是衛告以晉必不來告也衛告故援趙盾例并告孫免已○八年傳云陳及晉平疑即此時事

陳即楚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晉爭陳也然
盾何以復見經盾復相也弒君則何以復相

春秋之時弒一君更立一君見立之君感其更立之功不復論其弒君之罪蓋自宋華督來已習之以為故然矣況乎宣孟之忠尤晉之人所共為推服者乎為法受惡蓋曰但使存其書見忠臣之至耳於盾何損乎此盾之復相君謂宜國人謂宜即盾亦自以為宜也嗟乎邪說之惑民久矣以趙盾之窮宄也而假之以仁義之名萬世而下猶有代稱其無辜者何況晉國乎　獨怪夫世之

卷之十六

讀春秋者一惑於左氏之言再惑于穀梁之論至舉葬操懿溫所畀倫之身而與謚不容粒之孝子同類而並稱之也故因其復見而更為之論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宣公一終 起元年至六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七

宣公二

己未定王五年　七年　晋成五齊惠七衛成三十三蔡文十鄭襄三曹文十六陳灵十二杞桓三十五宋文九秦桓三楚莊十二

春衛侯使孫良夫来盟

衛自垂隴以来服晋不倦而魯宣獨事齊晋成公立怒魯而絶赴告魯因高固事見辱于齊亦欲事晋而無繇今鄭服晋〻將合諸侯為黒壤之盟衛為晋致魯故使孫良夫来

卷之十七

盟以訂之也來盟者前定之盟信使往來已非一日比以大夫來故志之冬公會晉侯于黑壤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者近齊之小夷齊所欲滅故每伐之齊召公伐萊不敢不伐、萊非魯情也內詞詳非義所係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六年冬傳

有楚人伐鄭取成而還独不見經諸公子宋為政本欲從晋故不來告以泯其迹今自來盟即其驗也

晋為盟主成公立已五年宣有盟趙盾帰政已得以其意自為君亦宜有盟且鄭方成楚今復逃帰而來平尤宜有盟此黒壤之盟列国之史之所必載也而魯史独不言盟者何魯既絶晋而事齊晋侯立不朝又不聘晋人立公于會以賂免公不與盟此魯史所以不書也平丘之盟公亦不與猶書盟于平丘此

卷之十七

独不書者昭不諱則直書宣欲諱則不書無定法也然則此盟善乎曰不善何故不善趙盾弑灵而立成公成公以援立功善趙盾而復相之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是也鄭公子宋知盾犹相晉為可倚之以自安挾其平晉之功以自結于盾盾遂以其平晉而許之使相鄭君遂相鄭伯以聽黒壤之盟故曰盾養天下之賊以自庇弑君後又見于此盟

庚申定王六年

八年晉成六、齊惠八衛成三十四蔡文十一鄭襄四曹文十七陳靈十三

杞桓三十六宋文十
秦桓四楚莊十三

春公至會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子帰父嗣

遂如齊謝會晉且告見止也史所當記者公子遂如齊卒于垂而已其他乃以相値書非事之要檀弓記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論禮則反之作春秋非義所係

卷之十七

戊子夫人嬴氏薨

此有篡弑謀又不當與風氏同論矣

晉師白狄伐秦晉告。白狄狄之別種晉挈之以伐秦。告亦并及。黑壤後會賂晉以故復適赴告

晉以侵崇致秦秦伐今復伐秦以報之秦康共晉襄灵以來秦晉之用兵又始于此是則晉成之不怒也

楚人滅舒蓼楚告。舒蓼衆舒之一種舒庸舒鳩皆舒也而各自為國即今舒城縣地是也傳言楚子彊之而稱楚人者既滅後莊始彊之滅時非楚子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滅江漢間小国多不来告舒近中国則告之有威中国之心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內事詳非義所係

城平陽

楚師伐陳 陳告

盾免侵陳〻及晋平令伐陳楚争陳也明年晋

卷之十七

伐陳晉成公卒不能得陳〻自此折入于楚者三十有二年按陳自殘土如會文九年與楚平不見經新城之盟復從于晉宣六年厲之役又與楚平不見經盾免侵陳〻從晉今楚伐陳入與楚平至雞澤之盟始使袁僑如會爲

九年 辛酉 定王七年 晉成七卒齊惠九衛成三十五卒蔡文十二鄭襄五曹文十八陳靈十四杞桓三十七宋文十一秦桓五楚莊十四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第一二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

公為晉辱故益堅事齊自四年及此凡三朝
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慶父之曾孫敖之孫文伯穀之子是為孟獻子○

徵聘不書疑徵者

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

齊侯伐萊 齊告

秋取根牟 国名在魯東境昭八年蒐紅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衛

八月滕子卒 傳見滕昭公子寿主是為文公○魯不會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

卷之十七

父師伐陳晉告○林父荀首同出荀息裔二十八年晉文作三行以梁狄使林父將中行遂稱中行氏而荀首別為知氏文十一年戰河曲林父已佐中軍至是始見經陳服于楚晉成公為之合諸侯亦將討陳、侯不會荀林父師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子孺立是為景公○魯以黑壤故不會葬晉侯卒于扈不能定陳而還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子速立是為穆公○衛為欲為晉致晉使孫良夫來盟而黑壤之盟公卒見辱故亦不會葬焉、

宋人圍滕滕告

滕恃晋而不事宋今乘其喪而圍之經于外
事無筆削故亦得書

楚人伐鄭鄭告。六年傳楚人伐鄭為三爭鄭

四爭鄭也鄭以公子宋之謀堅事晋而傳言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者厲之役鄭伯逃歸蓋
在六年傳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之日堅事晋
故逃歸也逃歸則雖成楚亦必不告故楚人
伐鄭亦不見經七年冬黑壤之盟鄭即在會
則逃歸可知黑壤後兩年有奇鄭常在晋

卷之十七

晉郤缺帥師救鄭 晉告。敗楚師于柳棼鄭不告

郤缺將中軍晉景初立救鄭晉之宣也然晉宜救鄭鄭不宜因晉之救而敗楚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是則鄭之所以平楚矣

陳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告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徵舒之母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告二子二子

請殺之逆殺洩冶是則冶以直諫殺身所謂從閔龍逢比干游于地下者也而左氏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此豈聖人之言乎且凡告殺者必告具罪史家職在記事不置褒貶于其間稱国稱名記之常体而杜氏胡氏復因傳而曲為之説必貶諫臣而後快又豈平情之論乎左氏于記事為詳至其説經多所謬戾誰為此言動云孔子讀春秋者固當急辨其訛矣

卷之十七

十年 壬戌 定王八年 晉景公孺元年 齊惠十卒 衛穆公遫元年 蔡文十三 鄭襄六 曹文十九 陳靈十五 杞桓三十八 宋文十二 秦桓六 楚莊十五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于此四朝齊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田言我者近齊者為齊濟近魯者為魯濟齊蓋割其近魯者以還我也

魯之媚齊至矣齊人悅其意而以濟西田歸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子無野立是為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齊告。經言氏傳言告以族不以名恐皆有悞蓋無舉族皆逆之理也如云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則杼于襄二十五年弑莊公距此五十一年今尚在童祖也安有寵而能偪乎九若此者付之存疑可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奔惠公之喪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子午立是為成公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今按婦生弑君、

以來告者多不以實而微舒弒君猶以寔告者微舒非當國不能禁告者不以寔聞也既而楚書當国即不告子駟當国則以瘧疾赴諸侯崔杼當国太史以直筆書則三殺之以滅口此皆世變之日新告文之日幻而不可據之以求經

六月宋師伐滕 滕告

滕人恃晉而終不事宋故宋復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公子遂之子以父寵為世卿

責卿會葬如差晉襄之禮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晉告。列国大夫雖間以名赴犹以不名赴為常不得謂稱人為貶

前年冬晉郤缺救鄭〻伯敗楚師于柳棼子良曰是国之灾也吾死無日矣鄭故復與楚平諸侯之師伐鄭晉争鄭也取成而還當此之時楚来則成楚晉来則成晉犧牲玉帛待于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豈待子駟之日哉賢者生其後国苟不亡當必出于自強之一

卷之十七

策蓋未有兩事二強而可為終日之計者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報仲孫蔑之聘自是以還王室不復下聘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今鄒縣地前言邾還于繹今言取繹不言取邾則知還繹之說妄

邾魯之所以隙傳不能言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頃公即位而初聘

冬公孫歸父如齊

饗且齊出也魯伐邾取繹故往謝罪于齊

齊侯使国佐来聘 国佐国歸父之子

報行父之聘

饑

楚子伐鄭 鄭告。晋救鄭不書士會不以一有功告戍鄭不書令不及魯也

五争鄭也楚莊所以復伐鄭者以此年六月

四国伐鄭〻〻復從晋也今楚伐鄭〻何以不

服楚晋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

卷之十七

戍鄭晉之勤鄭唯此為實士會之功也而又不告功士會之賢也已而楚伐鄭及櫟晉救不至區區之戍卒不足以敵楚莊因是以有辰陵之盟

癸亥定王九年

十有一年晉景二齊景公無野元年衛穆二蔡文十四鄭襄七曹文二十陳成公午元年杞桓三十九宋文十三秦桓七楚莊十六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以陳鄭受盟布告諸侯見已絕晉非聖人特書此盟以與楚伯也

諸侯之師戍鄭則鄭何以盟辰陵當是時子良為政主兩事之謀見楚伐鄭及櫟而晉救不至區區之戍卒不足以當楚莊不得已而盟辰陵子良之智慮如是而止豈好為是反覆哉楚伐鄭及櫟為六爭鄭不告則不書盟辰陵必非鄭告蓋方欲邀事于晉必不以盟楚事播于諸侯也陳成公方立當国者不知何人陳故服楚故亦盟。晉楚爭鄭之所以難挾者以宣三年以来晉之加兵者一楚之

卷之十七

加兵者五而又有晉伐鄭及郔不見經屬之役楚人伐鄭十一年楚伐鄭及櫟皆不見經是晉之加兵者二楚之加兵者七也晉兵少而楚兵多者鄭之在晉久而在楚蹔一從晉于伐鄭及郔之時而楚則有三年之侵四年之伐五年之伐六年不見經之伐矣七年鄭又自與晉平因從晉于黑壤之盟則有九年之伐及四國伐鄭及晉平則又有十年之伐十一年及櫟之伐是晉之不待伐而得鄭

者多楚之伐而猶不得鄭者多也楚伐猶不得鄭而終于得鄭得失之數存乎勝負之間耳豈復當以難易論哉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齊何以伐莒傳不能言十三年齊復伐莒傳云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則今日之伐亦以此歟魯奉齊故會伐內詞詳非義所係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晉告狄服

狄之會晉之所以收狄也先是狄甚強敗鹹

卷之十七

後勢乃漸弱而赤狄遂強後使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求成于晉〻侯會狄于攢函以迹言之則甚屈以謀言之則甚長蓋此會以後狄不復為中国患也且衆狄既服赤狄亦不能存一舉而兩狄俱衰晉豈無謀而出此哉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陳告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国門以事言之則所殺者一人而已然一言而振萬世

之綱發人心之懼使二十五年之乱賊不敢
復加刃于其君者則討于少西氏之一言為
足起聾瞶而中机宜也夫乱臣賊子本人々
之所欲討也而独患夫討之情不正々矣而又
患夫討之威不張不正不張猶弗討也蔡人
殺陳佗以争禽故齊襄殺魯桓以文姜故雍
廪殺無知以行虐故晋惠殺里克以忌克故
非私乎私則不正宋人殺宋萬實惟行賂李
友殺叔牙實惟置酖齊桓殺慶父實惟自縊

卷之十七

公則公矣非能名正言順聲其罪而誅之也聲其罪而誅之在內惟石碏在外惟楚莊石碏以臣而討君其勢難々則人有所不忌楚莊以大而討小其勢易々則人々有所畏而不敢為以故二十五年間海內寂然無復弒君之事較之齊桓殺哀姜而海內十年不敢弒其君者功猶烈焉故以一趙盾為政于晉則自商人迄徵舒十五年間其事八見以一楚莊稱伯于楚則自徵舒迄欒書中行偃更

二十五年寂然無所聞相提而論罪百倍則功亦百倍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必其心有聖賢之心哉要以合于聖賢之事斯已矣楚莊之殺徵舒真無愧于聖賢之事也

丁亥楚子入陳 楚告

楚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入而後殺不言可知而經先書殺後書入又殺徵舒則稱楚人入陳則稱楚子此皆世之所據以説經百變其説而未有自安之義者也而不知其皆

春秋傳注 宣公二十四

非義所係殺徵舒乃陳告陳告則言楚人入陳則楚告楚告則言楚子告詞異則書異又陳先告殺楚後告入先告則先書後告則後書乃史之情於經無涉也楚本縣陳而僅以入言者楚告必在復封之後故沒其縣陳之迹而以入陳聞於諸侯殺徵舒楚亦必告而先據陳書則不復贅書楚告者抑又史家所必至也惟是楚之入陳未知陳侯之在晉也已殺徵舒而後知陳成公之復徼事于晉

怒而縣之縣之非本情故申叔一言而即復封陳觸其討賊之初心也是則楚莊之真有意于討賊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陳告。陳不欲此二人來故以納告

二人陳賊也而楚納之是莊之過二人既脫罪于楚因挾楚之勢以復仕于陳楚亦以此終得陳疑又莊之謀不知討其罪而以德綏之則陳必終服不在二人之德楚也是又楚莊之過也

春秋傳注　宣公二　十五

2062290
21101000488011
212.5
15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

卷之十七

宣公二終

起七年至十一年